

# 攀枝花文学

(双月刊)

2023 NO.4 (总第363期)

2023.4



创刊五十周年 1973—2023





**杨向宇** 1978年出生于河南林州，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攀枝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漫画代表作品《有一天》获得第八届子恺杯中国漫画大展金猴奖，《爱》获得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画种漫画类铜奖。



▲ 爱 漫画 70 x 100cm / 杨向宇

七月，山峦叠嶂的攀西大地一派葱茏。这时的一滴水、一缕风、一片叶子、一豆浅吟低唱的蝉鸣，旷荡了万物的缱绻与丰盈，还有，还有置于天地之间的——美。

是的，美。这是自然之美，攀西特有的天然之美，亦是美中之大美。由此想起文学艺术之美，一如自然之美，既要来源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又要超拔于自然。换言之，文学之美，不是用来“养眼”的“物”，而是乍现的一束灵光，直抵灵魂深处。

小说《山那边》是本期的亮点。作者大胆地摒弃以往老套、顺手的写作惯性或模式，继续在他熟悉的场域和语境里“深耕”，用近乎呓语般的叙述腔调，把结实的生活、荒诞的现实、不古的人心、复杂的人性，拼接、击碎、又搅和于一体，魔幻而逼真地“复活”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山那边》，无疑是作者的一次“逆向”行走，正如“编辑札记”所言：是作者对小说的一次“冒犯”，也是一次“冒险”。好在，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正是我们一向倡导和鼓励的。自然，张龙和他的小说《山那边》，就有了置顶本期“头条作家”的本钱。

本期推出的《门板》《撼葬》《普通话》《康哥》四个短篇，其作者虽出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层，却以多维度的审美笔触，勾勒了百态人生的各式际遇，为我们呈现出当下人的精神图景，是对生活抑或灵魂的观照。

薪火相传，是接续，是传承，是引领，更是一种精神烛照。作为一名甘为人梯的文学编辑，《薪火相传——我与〈攀枝花文学〉的十年》一文，作了最好的诠释。在从事文学编辑之前，作者黄薇是名“在钢铁中生活”多年的女工。因了心中的文学梦想，她孜孜不倦地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硬是凭借散文《在钢铁中生活》（荣获首届四川散文一等奖）、散文集《梦着的蝴蝶》等优秀作品，蝶变为《攀枝花文学》副主编；回望十年的编辑生涯和心路历程，无不彰显她对文学编辑这份职业的敬畏之心和挚爱之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编辑。一泻千里的时间之水，总是以泥沙俱下、势不可挡的气势，不知冲走了多少不堪回首的过往和感伤，物是也好，人非也罢，但，《攀枝花文学》——这张“大三线”城市的文化名片，理应一代一代编辑用心去擦亮；《攀枝花文学》——这团广大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圣火，理应一代一代编辑用情去燃烧。



## 攀枝花文学

2023年第4期

(总第363期)

### 编委会

顾问：阿来  
主任：王猛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猛 刘成东 吕文秀  
沙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强 徐肇焕 黄薇  
普光泉

主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主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攀枝花文学》杂志社  
准印证：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本刊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编：617000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印刷：攀枝花日报社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 目 录

## Contents

### 卷首语

#### 头条作家

|               |     |    |
|---------------|-----|----|
| 山那边           | 张 龙 | 04 |
| 创作谈：从容的姿态     | 张 龙 | 13 |
| 编辑札记：“山那边”是什么 | 召 唤 | 14 |

### 小说看台

|     |     |    |
|-----|-----|----|
| 门 板 | 袁胜敏 | 15 |
| 撼 葬 | 何存中 | 23 |
| 普通话 | 杨胜应 | 31 |
| 康 哥 | 马 潞 | 38 |

### 《攀枝花文学》创刊五十周年征文选登

|                    |     |    |
|--------------------|-----|----|
| 薪火相传——我与《攀枝花文学》的十年 | 黄 薇 | 44 |
| 从《攀枝花文学》起航         | 叶青松 | 48 |

### 散文天地

|           |     |    |
|-----------|-----|----|
| 风是一条透明的河  | 陈苑辉 | 50 |
| 大地的馈赠     | 北 走 | 56 |
| 火红年华(外一篇) | 张鑫吉 | 61 |
| 家在矿山      | 李刚花 | 65 |

### 镜与灯

|         |     |    |
|---------|-----|----|
| 麦浪漾起悠悠情 | 杨锡奎 | 68 |
|---------|-----|----|

## 诗歌展台

### · 诗人频道 ·

雨水前的几个章节(组诗) 余文飞 71

秋雨(外四章) 凡 羊 75

### · 诗海拾贝 ·

把脚步种植在晨曦里的人(组诗) 黄明山 77

今天的风有点甜(外三首) 周爱玲 78

## 古韵新声

### · 诗四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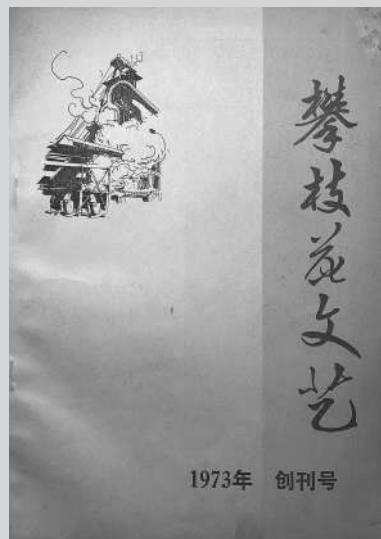
夏至所见 起万斌 80

采 莲 张牛生 80

观万亩梯田 姜先惠 80

黄昏吟 范甲增 80

封面设计:朱建荣  
刊头题字:何应辉



《攀枝花文艺》创刊号封面

## 编辑部

主 编:周 强  
副 主 编:黄 薇 召 唤  
执行主编:召 唤  
编 辑:黄 薇 召 唤 管夏平  
沙梦成  
总 校 对:管夏平  
编 务:马 丹

## 投稿邮箱

小 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 歌: pzhwx\_shige@163.com  
散 文: pzhwx\_sanwen@163.com  
评 论: pzhwx\_jingyudeng@163.com  
刊授学堂: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 ZHANG LONG

〔作者简介〕：张龙，男，彝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攀枝花市作家协会会员，仁和区作家协会主席。1996年开始写作，先后在《四川文学网》、《西南作家》、《时代作家》、《南方周末》、《四川日报》、《攀枝花文学》等发表小说、杂文、散文100余篇。擅长乡土文学创作。



## 山那边

张 龙

一路上，杨家富老犯迷糊，眼前抑或脑海，老是闪现出山那边的板栗树，那些或高或矮或大或小的板栗树们，隐隐约约，袅袅婷婷……真好。这种亦真亦幻的感觉真好哩。

走着走着，杨家富不觉来到田冲街农业银行。他从胸口处，小心翼翼地摸出一张银行卡递给营业员，同志，请帮我查一下，这张卡里有多少钱。

营业员拿起银行卡一刷，哇，一百万。

一百万！杨家富是知道的。村书记早交代过他。

他又从胸口处，摸出一个存折本，郑重其事地递进窗口，同志，请把卡上的钱给我取出来，再存到这个存折本上。

营业员愕然，不知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一

拐个弯，再上一个陡坎。杨家富又来到山

那边的板栗园。

杨家富在板栗地里转来转去。他走不快，也慢不下来，更停不下来。

摸摸这棵树，拍拍那棵树。却一直不敢靠近那棵树龄三百年的老板栗树。这棵他称为“老头”的树。

他远远地躲着，就连拿眼角瞄一下，也不敢。

整整一个上午，他把其它的板栗树，都一一摸了个遍。

哦，“火烧山”，你应该有十五岁了！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山火。我铲出防火带，累得吐血。

哦哦，“天干年”，三十岁了吧！栽下你那年，天特干，我从山脚河沟里，挑水上来给你喝。

哈哈，伙计，“包产到户”，也四十啦！那一年，刚包产到户，我承包了这片板栗园，种下的

第一棵树,就是你哩。

哟!“老虎跳院”,该六十了吧!栽下你那一年,伙食团下放,一只老虎跳进院里。

他有个习惯,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栽下一两棵树,让树帮他记忆,那些零碎的、有意义的岁月。他每次走进板栗园,看见某棵树,想起某件事,就像在翻一个笔记本。一本记载着他无数似乎光明正大的,又不怎么光明正大的,其实一点也不光明正大的事情。

他有一个爱好,或者怪癖。就是遇到特别重要的事情,除了栽一棵树,还要在树脚下放一块或者几块石头。有几件事,就放几块石头。他一见这块石头,就会想起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摸到那块石头,就想起那件事情的藤藤蔓蔓,经经脉脉。

他拽拽那棵叫倒台树的枝桠,好像同老朋友握手,也像在跟自己握手。

哈哈,栽下你那年,我连得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表彰。我的发言得到领导的肯定,只因为里面有那么两句话。

一句是:我们田冲村的老南瓜,长得那个大呀,要八个人抬。另一句是:我们田冲村的包谷杆,要用锯子才能锯得倒。

那两句话,一下惊动了县长,就把我当成全县的典型,报到了省上。

很快,省里有了反应。他们在调查我的身世,夸我是难得的人才。唉唉,那天,公社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如果你再多读点书,如果你再小那么几岁。我敢保证,你准能成为某个大领导的秘书。

那次会议开了七天。会一开完,大家把会上宣讲的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唯有我的那两句话,像一剂催笑药,但凡有人的地方,都会哈哈大笑。老南瓜,八个人抬?到底有好大?锯子才能锯倒的包谷杆,到底有多粗?

唉唉,他抱住“倒台树”,踢踢树根,踢出两块石头。一块代表四级政府表彰,一块代表他倒台。那年,得了表彰不久,就被公社主任臭骂一顿,说他是瞎胡闹。随后,就倒台了。成也是

那两句话,败也是那两句话。

嘻嘻!他久久地摸着一棵板栗树的一片树叶,咽着口水,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想起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这棵树,他取名为“阿浇”。阿浇是高德海老婆的小名,是彝族名,喝水的意思。

那一年,我是叫花子走桃花运,睡了高得海的老婆。阿浇来找我,诉说高德海打她,一喝醉就无缘无故打她。我教训了高德海,在一次酒桌上,罚他站了两个半小时。从此他再也不敢打老婆了。

阿浇用身子报答了他。那是一个夜晚,杨家富来板栗园浇水。她跟着来了,直至天快亮才离开。他枕着一块石头,回味了一夜。第二天,他种下一棵板栗树,把那块石头埋在树下。

他以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可是没有,从那次后,再也没有。后来,高德海醉死了,他的老婆也没了,他托媒去找阿浇,却没有结果。

他慢慢地挪动步子,来到这棵三百年的老板栗树下。他喊了一声:老头。

从兜里掏出一个搪瓷缸,里面是冷饭。他点上一撮干草,给饭加热。空气里马上飘荡起一股米饭锅巴的香味。他扯下一截树棍,掰成两节,当成筷子,坐在乱草丛中,扒拉着,慢慢吃完。

然后抽闷烟。

他抬起头,手搭凉棚,仰望一下树梢,再仰望一下树梢。阳光从树丛漏下来,撒在地上,盈盈泛光。

他早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像家里的院坝一样。

“老头”呀,你儿孙满堂唷!我舍不得你吆!

他流下了一颗清泪。

这棵“老头”,从他记事起,就这模样,古老,高大,挺拔。好像一直没有再长高。

他问过爷爷,爷爷说,从他记事起,就是这个样子。

树杆间,桠叉上,有一个空洞。人老颠东,

树老心空。每年的春雨过后,就开始积水,整整一个夏天,外加一个秋天,都是盈盈的一灌水,常常流淌出洞外。

新落进的雨水,清清亮亮,时间一长,显出了木质的棕色。洗一次手,相当于消一次毒。生疮、癞子,来这里一洗,就好了。

时间一长,有水蜘蛛,水板凳,火烧老板在里面游动。

水蜘蛛,游呀游,你莫要飞上天,莫要去很远;就在咱家乡,游在田里边,游在娘身边……他哼着外婆常唱的歌谣。

杨家富照例像牛一样,把头伸进树洞,呱呱喝一饱水,再洗一把脸。

## 二

那一年,老婆死了,他干脆搬到这里,搭一个草棚,住下了。有时候,懒得下河取水,就舀树洞里的水,洗菜做饭。天气热,干脆脱光了,跳进去洗澡,一边搓背,一边哼哼,神仙也不过如此。有人过往,掰些枝叶拦住。只留一双眼睛,笑嘻嘻的看别人走过。

过路人却压根儿不会发现,树洞里会有人。

这样一汪水,是板栗树自带的储水罐。使这棵老树,秋天叶落,冬天枯萎。北风呼呼,看似已经死了好久。但春风一吹,又像醒过来的老人,精神焕发。

别看发芽慢,开花慢,结果慢,成熟却非常快。结下的板栗,不下千斤,足足占了这园板栗一半的产量。颗粒饱满,金黑油亮,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正楷货。

大集体时,实行果园承包制。承包户都知道,成与败,全凭这棵树。树下,挨挨挤挤,重重叠叠,新新旧旧,插满了香棍。

这棵树,是全村人心目中的神树。

谁要是获得了板栗园的承包权,一进地,先要到这里拜三拜,烧炷香。村里谁家有什么大事相求,也是到这里。袅袅的香烟,飘上天

界,凡人与神仙的沟通就开始了。

对不起,命中注定,你的大限已到。我为你争取了,上访了,哭了,闹了。还是没能保住你。

听说人有鬼魂。好人死了变成魂,上天堂。恶人死了变成鬼,下地狱。

既然人都有鬼魂,那么,树也应该有鬼魂,至少,你是有的。他望着树,默默地说。你养育了我们田冲村多少人呀,你当然是一棵好树,当然要变成魂,上天堂。

几百年来,你结的板栗,如果积攒下来,比方山都高。火车,要拉多少趟;汽车,要跑坏多少辆;要是牛拉马驮,累死的牛马,能堆成山。

唉唉,我早就想好了,等到哪一年,你真的老了,不会返春了,不会结果了,不会吸收营养和水份了,我就给你挑水送料,给你养老送终。

可是,我都老了,你还没有老。

你还没有老,就被卖断了。

他一只手,扶着老树,一只手,摸摸藏在胸口的存折本,感觉自己是个不孝之子。甚至就是一个人贩子,把爹给卖了。

他觉得自己,比人贩子还可恶。人贩子再可恶,也不会卖爹。

## 三

杨家富问营业员,一百万是多少?

营业员是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脖子上围着碎花领。她脸颊绯红地同他比划。

她摊开两只手,站在桌子面前说,杨大爷,如果你的钱全部取出来,而且都是百元大钞,捆好,扎紧,一万一沓。竖起码,天花板都要顶穿。横起码,从这一边,她弓下腰,左手碰一下这角边,平举着双手,走过三张桌子,右手碰一下那边的角。看清了没有,要一直码到这,这边。

从卡里把钱转出来,再存到存折本上,好麻烦哦,姑娘热情解释道,你还可以办成卡,办成手机银行,刷个脸卡,再设一个密码。以后,

只有你本人,来按密码,刷脸,才取得出来。

嗯嗯,这个好,刷脸。唉唉,现代科技就是好,这几天,他一直纠结这个问题,没想到,科学家早替他想好了。

不过,他还是固执地,要求把钱办到存折本上。他觉得,要有个本本,捏在手里,看得到里面的数字,才踏实。直到看到存折本上“1”后面,有六个零圈圈,才放心。

他按了密码。按密码时,银行姑娘又告诉他,密码不能太简单,比如1234567,不能是自己的生日和身份证尾号。这样容易被破译。

这个他早想好了。他按下的,是阿浇的生日。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神仙也别想解开。他给自己留了一手,万一哪天想不起来,就跑去问她。

一出银行大门,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阿浇,向她报喜。

在村口,他果然找到了阿浇。她背着背篋,正要去河边砍猪草。他捂着胸口,乐颠颠向她奔去。当她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后,也是心潮起伏了好一会,随后才平静地说,我不要你的钱,你的这些钱跟我没啥相干,估计跟你也没啥相干。说罢一扭头走了。

怎么会没啥相干呢!这明明白白就是我的钱嘛!杨家富搞不懂,阿浇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又怎么会一扭头走人!

失望至极的杨家富,悻悻地回到老宅。

这间老宅,几十年没有什么变化。在被征用之前,儿女们觉得就是一堆废物,要是哪天被一把火烧了,被雨淋倒了,看也不会看一眼的。

一进家,只见院坝里,堂屋里,到处挤满了人。他的三个儿子,四个嫁出去的女儿,还有媳妇、女婿、侄儿、侄女、孙子、孙女,重孙,都回来了,一个不少。当然还有来看热闹的邻居。

他们看见他,便潮水般涌过来,呈众星捧月状。爷爷好,外公好,老祖好。

弄得杨家富诚惶诚恐,本能地躲避着,退让着,到厨房舀一瓢冷水喝。

大儿媳难得地柔声喊道,爹,茶都给你泡好了,放在堂屋里的。

二儿媳也跟着进来,爹爹,冷水不要喝,对身体不好。

大儿子杨懒把头从窗户伸进来,爹,你出门办事,还是吱个声吧,家里派个人跟着。现在外面治安不好,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怎么得了?说到这里,脖子一梗,竟然带了哭腔。

大儿媳从一个精致的提包里,掏出一双白色的内有黑毛的皮鞋。

她弓下腰,拉过一根凳子,坐在杨家富的对面,脱去他的鞋,把臭烘烘的脚,搭在自己的膝盖上,准备换新靴。

二儿媳提了一件领上带黄毛的黑色大衣。

在外打工的小孙子,递给他一根拐棍。

杨家富披上皮大衣,戴上黑皮帽,拴上鳄鱼牌皮带,拢上蓝色青丹布裤子,脚蹬亮铮铮的新皮鞋,手拄光亮亮的拐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说不出的别扭,脸上却是憋不住的笑。

院坝里,还有一张残疾人助力车。

他对残疾人三个字很反感。我还活蹦乱跳,健步如飞,白天能干活,晚上时不时还做回春梦,跟残疾有啥关系,这不是在咒我吗?

不是,你老用用就知道了,非常简单,便捷。二儿子杨罚款手把手教他如何使用。现在,乡村振兴搞到家门口,环村健身步道,巷港走廊,四通八达。你如果不想走路,就开着这张老爷车,村头巷尾,河边,到处逛,没有任何障碍。

你如果不想住在村里,要住到田冲街上,那就更简单了。

#### 四

面对突然而至的一屋子人,杨家富心里直发毛。就说,你们怎么都回来了,有什么事情?

屋里人都笑了,嘴上说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只是回来看看你。

心里却在说,你太好看了,太会唱戏了,太会表演了,你身揣百万,却若无其事。嗨,姜是

老的辣,你装吧,就这么继续装吧你!

又闲扯了一会儿,杨家富打着哈欠,说没事,都回吧。我也要睡了,明天,还要各理其事。

一屋子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想走。

二儿子杨罚款到底憋不住,霍地站起来,一家人不好说,我帮他们说了。没有什么别的事,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字:钱。

大家这才都喔的一声,表示赞同。

杨家富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继续装糊涂,什么钱呀钱的?

一屋子的人,齐声回答,赔偿款呀,一百万哪!

杨罚款把脸一歪,严肃地说,爹,你不要绕弯子,装糊涂,直接说吧,这一百万的赔偿款,你打算怎么分?

爹坐在椅子上,耷拉下脑袋,不吭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俩爷子之间游来游去。

杨罚款见爹装怂,就说,爹,钱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

今晚,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也是八十岁的人了,关键时刻,怎能糊涂?怎能掉链子?我们虽然都是一家人,现在看起来客客气气,亲亲热热。但在金钱方面,人性都是一样的,都是自私的!你敢保证,谁不会为这笔钱,大打出手,头破血流吗?

更何况,你已经是耄耋之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忍心在天堂看着我们这一大家人,手足相残?

这种例子不是没有。村里的王二狗家,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例吗?弟兄俩,还只是为争一块南瓜地,各不相让,闹到乡政府、派出所、法院,都解决不下来!王二狗一锄头,把哥的背挖穿,去坐牢,现在还没有放出来。王二狗的哥,今天还瘫在床上,起不来。

还有,大哥帮你领取的,那三十万,怎么办?他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怂,就是因为这个。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是的,是的。

有的还啪啪啪鼓起掌来。

就是这个理呀!二哥哥,二叔叔,二舅舅,二爷爷,二舅公,你你你,说得太在理,说到了我们心里头。大实话,不丢人,这个问题,不容回避。

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分配方案。

一直扯到凌晨鸡叫,没有什么结果。

都准备散场了,先出去的,都车门关得砰砰响,踩燃油门,轰轰响。

杨家富也耷拉着准备睡觉,去关门时,这才发现,门背后,怎么还有一个人,黑漆漆看不清。

杨家富紧紧捏着胸口的存折本,厉声问,谁?

杨罚款这才想起,今晚同来的,还有工程老板高通。

真是日怪了,一家人都很疑惑。这个人不是高音大嗓吗?哪次来家里,不是人未到,先闻声,今天怎么哑了?

高通这才从门背后站起来说,我今天,是来给杨罚款发工资的,顺便看看老爷子。

## 五

窗外,一直有小虫子浅浅吟唱。偶尔,伴一两声鸡鸣狗吠。杨家富睡在新铺的床单上,盖着新毛毯,却一夜无眠。

这就日怪了,按理,我怀揣巨款,盖着这么好的被褥,又睡在自己家的老床上,不存在认不认床的事,应该呼呼大睡,鼾声震天才对,怎么会一夜到亮,清醒白醒。

第二天,他红着眼睛,迷迷瞪瞪,脑袋里像有一座工厂,嚤嚤嗡嗡,脚下像踩着棉花,飘飘闪闪,来到板栗园。

他大吃一惊。辛辛苦苦经营了大半辈子的板栗园,一个上午就被毁得面目全非。风火轮般的圆锯,抵着树根,吱吱几声,一棵水桶般粗壮的板栗树轰然倒下,立刻又像豆腐般被肢解成数节,丢在一边。就连那一棵六人合围的三百年的老板栗树,也只是半支烟的功夫,就躺

平了，一眨眼，成一堆零碎。

挖掘机抵着地面，一铲下去，底下新鲜的泥土被翻上来。两铲下去，一个天坑。三下五除二，板栗园只剩下一点边角。

阿莫莫，我的园呀。

杨家富踉跄着，冲过去阻拦。但一想起胸口上的存折本，摸摸，还在，就犹豫了。

政府是给了钱的呀！给了钱，就不是你的了。就卖断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就连你站着脚下，也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杨家福还是忍不住，落下了泪水。

趁施工人员不注意，他绕过“施工重地，闲人莫入”的牌子，从蓝色的栅栏缝隙，钻进了园子。伸手去摸包产到户，去拉老头，去抱被肢解了的“阿浇”……就像触到它们刚刚死去的尸体。

他磕磕绊绊，嘴唇哆嗦，脸颊抽搐，泪水哗哗，一不小心，栽下了沟坎。

等杨家富醒过来，他已经在田冲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十天。

四周是白色一片，屋里飘荡着浓浓的来苏味。身上插满了管子，床边的监测仪器，吱吱呜呜呜呜叫，电脑银屏像无边的大海，几条颜色不同的线条，像飞船，忽高忽低，闪闪烁烁，快速地游向深渊。

这几天，发生了几件事。一是杨家富的房屋，和田冲村被征用的二十多间房屋被铲平，一条笔直的毛坯路，从板栗园那边过来，穿村而过。

二是杨家富的一百万存款，被工程老板高通，借走了九十万。剩下的十万，也挤牙膏似的，被挤了个一干二净。

只是取款时，出了点小插曲，不过问题不大。

杨罚款去银行提款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必须要本人来。幸好高通与信用社主任是铁哥们。杨罚款出示了户口本、身份证，与杨家富的父子关系证明，还有当事人杨家富的入院证，病危通知，不能到现场取款的情况说明书。还

哄骗带要挟，是取去救爹的命，人命关天。

高通还怂恿杨罚款，动员村里得了拆迁款的有钱人家，也来公司入股分红。

杨罚款动员大哥杨懒，大哥却整死不干。

村里人家，个个都是一毛不拔。

到了年底，杨罚款估摸着，高通应该还给他的本金，加分红，加工资，和这几个月垫付的工人伙食费，差不多是一百二十万元时，却发现，高通不见了。

电话也打不通。

工地上的机器也瞬间蒸发了，只剩下几辆破车，和一堆旧轮胎。

这才慌了神，连忙报警。

## 六

当然，这些事，杨家富一概不知。

杨家富出院时，医生告诫，他得的是脑溢血，中度偏瘫。要力所能及，加强锻炼，保持良好心态，避免刺激。前三个月，是最佳的恢复阶段。三个月后，基本定型。是怎么样，就一直是这个样。手抬不起来，就永远抬不起来；脚迈不开，就永远迈不开。

家里人哪敢告诉他，他兜里的一百万，已被清零。

更不敢让他回田冲村。如果回去，看见老房子被推成大道，连具体位置也辨别不出，只能以断垣残壁，和村里的那棵皂角树作参照，知道个大概，说不定立马又倒下了。

杨家富在田冲街上，几姊妹家轮流住。杨罚款怕爹出事，联哄带吓几姊妹。全家老少，统一口径，共同欺骗，说他存折本上的钱，一直分文未动。

幸好他的眼睛不怎么好使，看不清上面细细密密的数字。

他还记得，营业员告诉过，这个钱，只有他本人才取得出。

杨家富整天揣着空空如也的存折本。在大街上一颠一跛，摇摇晃晃。在社区门口的健身

器材旁,不停活动锻炼。按照康复医师教的方法,随时掏出一根一头有钩,一头有套环的绳子,呼的挂在高枝上,拉一阵手臂,呼地甩过栏杆,吊一会脚。

到底身体的底子好,又有毅力,三个月下来,恢复了不少。手能够抬起来,掌住碗,抓饭吃。走起路来,不再前仰后合。

杨家富对自己非常满意,感激不尽,天神爷爷有眼啊!

但住在街上,嫌车来人往,吵闹,始终不习惯,好像生活在别处,没有家的感觉。于是,悄悄只身回到田冲村。他看到,村子已经变得很陌生了。村的下方,一条高速公路穿过,车辆来来往往,已经面目全非,他的老房子已经没了踪影,村子上方,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新洋房。洋房与洋房之间,修了宽阔的水泥路,路的两边,种满了花草,还有气派的村公所,村史馆,体育场。

他走过一条新修的大桥,来到村背后的坟山,老婆的坟前,告诉老婆,他从医院的鬼门关回来啦,现在活得很好。

最后,他来到山的那一边,几年前,自己修的生基墓旁,搭了一个草棚,权当歇脚。随后,在旁边种下一棵板栗树苗。放上三块石头,算是记下了这一年发生的三件事情:住院,老房子消失,板栗园消失。

期间,被儿子杨罚款安排到滴水岩隧道旁的工地上,守厂。

他很认真地守着那几台破机器。

杨家富整天看着这些像螳螂、螃蟹、奥特曼一样的怪物。知道它们确实厉害,干起活来,个个都是一把好手,一个怪物,抵一百个人。比自己当年出民工时,使用的手推车,石碾,强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交代,没有他的指令,任何人不准搬走里面的任何东西。

儿子,极有可能,摊上什么大事了?

到底是什么事儿,他不知道,也不便多问。

偶尔,听到一两句,儿子被骗的风言风语,

听得不太清楚,也不当回事。

他想,是又怎么样呢?

他一个从鬼门关闯回来的人,活的每一天,都是捡的,赚的。

他应该心存感激,感谢阎王爷的不请之恩,让他还能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

却到底,还是忍不住,偷偷掏出存折本,对着阳光,眯着眼睛,细细地打量。

看得多了,就看出一点门道。

这根本就是一个空本本。

他拿着空本本,来到老婆坟前,哭了一场,让她“知道”。

几个月前,当他拿到存有一百万的这个存折本,也来到这里,合不拢嘴地让她“知道”了的。

但是,谁又想得到呢,才几个月的时间,他又不得不过来,让她“知道”,存折本上,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这些个败家子。

他没有办法。

老婆默默不语,让他悟出了一个通天大道理:除了这条命,其他都是浮云。

如果没有重症监护室这一难,没有老婆的通天大道理。他极有可能,会为此而暴毙。

在回去的半道上,又遇见了阿尧。

她背着竹篮,拿着镰刀,要去田埂上割羊草。

他喊她。她答应着,却不停下脚步。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他看着她的脸,竟有些陌生。

他犹豫着,还是摸出存折本,说我的眼睛不好使,你帮我看看,本子上的一百万还在不在。

这对于阿尧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只是瞒着他一个人。

不过,她还是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他,说是的,还在。

他从她脸上的表情再次证实,这纯粹就是一个空本本。

她是哄骗他的。

她为什么也要这样哄骗他？

他抖着本本，鼓足勇气说，你拿去，帮我取一些钱回来花吧。

她笑了，我怎么取得出来，你不是设了密码吗？本子上明明白白写着：凭密。

是设了密码，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这正是他想要说的话。他想，今天不说，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这个秘密，应该让她知道。

她终于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不过，她很快镇静下来。还是你自己留着吧。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终归不是你的。

这让他，又悟出了另一个通天大道理：这本来就不是我的。

他突然想起那天，从银行出来，在村口找到她，她说的那句话，这笔钱跟她没啥相干，跟他也没啥相干。

今天，他让两个女人开导了。一个活着的女人，一个死去了的女人。

对这两个女人，他都表示感谢。

现在，他不想了。或者说，他已经想通了。

甚至连问一问，也觉得没有必要了。就这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吧。只要吃得下，睡得着。只要明天还能睁开眼睛，能到山的那一边，走走看看，就比什么都强。

前些天，揣着货真价实的一百万，不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吗？他在心里叨念着。

这一久，揣个空本本，耳根多清静呀，日子多舒服呀，出入多自在呀！

这，不就是我杨家富要的，神仙日子嘛！

## 七

杨家富记着陈医生的嘱咐，把这些怪机器，当成了健身器材，天天锻炼身体。高兴了，就一个人，热热闹闹地唱《东方红》，唱《赶马调》。见儿孙们来，只管要吃要喝。酒要好，鸡蛋

牛奶不能断。

在田冲村村史馆里，杨家富捐赠的石头最引人注目，成了镇馆之宝。游客总是站在这里，驻足不前，问个不停。有人说像枕头，有人说像一块柔软的面团，有人说像女人的乳房，有人说像男人的卵袋，有人说像屁股，有人说像骆驼的背，有人说像一棵放大的板栗，有人说像田冲村背后的笔架山。

这是一块两头微翘，中间凹的光滑的石头，主体翠绿，夹杂着雪白、赤红、乌黑的面页。看起来不规则，说像什么，还真就像什么。

石头旁边，贴着图片说明：阿浇。这是杨家富提供的石头的名字。有人问，有什么渊源？杨家富说，这是彝族语，喝水的意思，引意为有水的地方。这块石头放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水。导游小姐也鹦鹉学舌，给游客这般解释。剩下的，让游客去回味，去想象。

放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水！这也太促人想象了。

有游客想以一万元的高价买走。杨家富怒不可遏，要把石头抱回家去。还是村书记拍了胸脯，作了不会丢了石头的保证。杨家富这才消了气。

从此，再没人敢提买卖石头的事。背底下，村里人说，杨家富是把这块石头当他爹了！

只有杨家富最清楚。阿浇，其实就是高得海老婆的小名。这块石头里，埋藏着他很多很多的记忆。他一看到这块石头，就会想起他的板栗园，想起他当队长的时光，想起包产到户，想起老头——那棵三百年的板栗树。

然而，想得最多的，却是阿浇。

这块石头，就像阿浇。越看越会勾起他对她的思念。自从板栗园被征用后，他把这块石头抬回家，每天枕着石头睡觉。有事无事，就跟石头唠嗑。跟石头唠嗑，就等于跟阿浇唠嗑。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会让它知道。

但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秘密告知于人呢！

虽然，他经受不住村书记的软泡硬磨，只好把它交给村史馆。

但是,他每天都要到村史馆里瞧瞧阿浇,又渴望在村头遇到阿浇。

他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个是村史馆里的阿浇,哪个是村口的阿浇,哪个是当年为她种下的,已经被砍了的“阿浇”。

他愿意为她去死,又一百个愿意为她活着。

他天天都要到村史馆报到,天天在村口张望,只要有一天看不到阿浇,心里就落空空的难受,猜测阿浇到底朝哪里去了,是不是病了。

他还吃到了产自新疆的若羌灰枣。孙女小倩告诉他,是从网上购买的。只需两天,就到货。他问孙女,田冲村的板栗,是不是也可以网销到新疆?当然可以,全国各地都可以。

这当然是一件大事。这一天,他又来到山的那一边,一连种下了三棵板栗树。

第一棵就叫“网销”吧,代表板栗可以网销了,这是多好的事。第二棵就叫“清零”吧,代表我杨家富,几个月前的杨百万,现在已经被清零了,什么也没有了,但在山的那一边,我还有一块地,我还想做点什么。第三棵还是叫“阿浇”吧。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阿浇果然来到他身边。她穿着绿色的衣服,火红的裙子,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在灿烂的阳光下,她是那么的美丽,灵动,让他心颤。

他眨巴着干涩的眼睛,想不明白,我现在身无分文,还带残疾,你要来就从梦中来吧,你活生生的,来干什么?

阿浇在第三棵板栗树杆上缠了一条红布带。难道她心有灵犀,知道这棵树代表她?他上下打量她,恍惚觉得,眼前的她,和面前的这棵板栗树一模一样。她穿着的绿衣服,就像树梢上的绿叶子。树杆上的红布袋,就像她的红裤子。

他忍不住摸了她的脸蛋。

她骂道,正经点!

他听得出来,是骂,却不是怒骂。

要不,晚上给我留个门?他耸耸肩,想像年轻人一样浪漫一下,想像当年他当队长一样精

神抖擞一下。他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这么浪漫了,没有这么精神抖擞了。他的心都快成一潭死水了。

要得,叫你孙子搀扶着来吧!孙孙扶着爷爷,去揣寡妇门,哈哈,田冲村的特大新闻嘞!

她看着他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果然看到了他年轻时的风流倜傥。

他也笑了。也看出了她还没有消失完的曾经的迷人。

她弯下腰,舀了一瓢水,去浇板栗树。边浇边说,你要是不嫌弃,我以后会经常来,帮你给板栗树浇水,薅草。

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有了这样的约定,他又兴冲冲地找来一棵板栗树,不,是两棵。他把两棵板栗树苗缠在一起。他俩一起栽下这两棵板栗树。

该取个什么名字呢?他仰起头,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看山下高速路上穿梭不息的车辆,突然一拍脑门,高叫着说,有了,就叫“夫妻树”!

她也笑了,又掏出一根红布带,缠在树腰上。

他对她说,八年后,他八十八岁,她八十三岁。到那时候,他俩的板栗就挂果了,可以网销到全国各地了。

那天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杨家富又梦见了板栗园。他躺在床上,分明看见眼前茂盛的板栗树,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绿叶在春风里飘荡。

这些板栗树,有些是新栽的,有些分明就是被征用了的。在无边无际的板栗园林里,他还看见了“火烧山”,看见了“天干年”,看见了“包产到户”,看见了“老头”,看见了他的“阿浇”……

他长长地伸出双手,不停比划。迷迷糊糊说,在的嘛,全都在的嘛!阿莫莫,我就说了嘛,这些板栗树,都在,一棵也没有少哩。

他喊,阿浇,我们的板栗挂果了!又喊小倩,快来帮我网销板栗。

责任编辑 召唤

【创作谈】

## 从容的姿态

张 龙

一有空,我总喜欢往乡下跑,在村头巷尾,老树河边,每每遇到一些老人,总得过去攀谈几句——尽量用接地气的土里土气的话。这一招很灵。在唠嗑中,常常能听到一些还保留在他们心里的,过去的事情。那些历历在目的陈年往事,让他们激动不已,讲起来滔滔不绝。

我也常常看到,他们背着竹篮,手握镰刀,步履蹒跚,去田间地头割草,吃力地牵着一头牛,或两只羊。一张张大车、小车、农用车、摩托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田间也已经不是原来的田间,而是机耕道,是滴灌,是大棚。地头也不是原来的地头,是沟渠,是果树,是花卉。

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很大,劳作方式与生产经营销售模式日新月异。这些老年人割十背篋的草,也装不满一张农用车,还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拉到家门口。他们手中磨得只剩半截的镰刀也早就被割草机代替。挖路交给了挖掘机,盖房交给了施工队,吃水交给了水管公司,施肥交给了灌车,打药甚至交给了无人机。牲畜的圈养方式,早就替代了放养方式。可他们总是固执地背着竹篮,握着镰刀,走在大公路上,与年轻人的劳动方式格格不入。他们辛勤劳作大半辈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躲过岔道,躲过早涝,为儿女,为下一代保住了一份产业。比如说,一间老瓦房,一口井,一座水坝,一条沟渠,几块老田,几棵老树……

我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自卑与落寞,相反是一脸的从容。这让我十分感动。

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贯的勤劳,看到了曾经的智慧与辉煌,欢乐与痛苦。他们就像村里的一部老档案,岁月在他们身上刻下了

无数的刀痕,连同村里的老瓦房,村边的老古树,村对面的叠叠高山。

在他们的身上,连同他们的村庄,和撒在高山上的阳光,吹过垭口的风,总会透露出一种浩瀚的气度,一种不同寻常的姿态,一种从容与安然,一种美。

我想以小说的形式,把这种美表现出来。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

我出生在农村,在乡下长大。小时候,伙伴们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当孙悟空,我的理想是逃离这个小山村。如今客居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郊区县城,有时候回趟老家,总会有村里人笑呵呵地说,瞧,那个当年看见谷子黄了也害怕的家伙回来了!我无言以对。

攀枝花是一座移民城,三人行,常常有两个腔调。每次到农贸市场,都能听到老家人的方言。一问,还是邻村,甚至是亲戚。我喜欢买他们的山货,特别是那些不论斤,只论捆、论堆、论杯的新鲜蔬菜和干果。他们没有电子秤,没有微信,他们依然收纸钞,而后慢慢找补。有时因翻破了口袋也找不出两角三分,又给顾客加一两棵菜,绝不让你吃亏。我好心相劝,还是买个电子秤吧,弄个微信牌吧,现在的城里人,出门只带手机,多不带现金的。但是没有用,下次见到,依然故我,从容淡定,不会因为失了一桩生意而懊恼。我为此每每搁不下笔。

同《攀枝花文学》编辑老师几次面对面“碰撞”,终于在我心头“撞”出了“火花”——小说《山那边》从标题、语感到情节的起承转合,大到布局谋篇,小到错别字,越来越像我心中最初希望的样子,在此深表感谢。

【编辑札记】

## “山那边”是什么

召 唤

认识《山那边》的作者张龙,是先接触其小说开始的。说起来,有些遥远了——十多年前,我在众多自然来稿中,打捞出一篇极为“抢眼”的小说《远山的笛声》。作者正是从未谋面的张龙。记得《远山的笛声》在当年的《攀枝花文学》头条推出后,反响甚好。

不觉间,岁月磋砣,我们不再年轻,世间也一下变得物是人非。可谁知,张龙没有随波逐流地“变”,确切地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在我们几乎处于“失联”的这些年,他仍“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地坚持小说创作。去年,我又编发了他的短篇小说《一地狗血》(载《攀枝花文学》2022年第1期头条),这足以说明,老张从未放弃且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如今,身为仁和区作协主席的他,除了自己不断写作、靠“压秤”的作品做“示范”外,还得为全区文学爱好者营造一个宽松良好的创作环境,比如组织小说改稿会、作品研讨会、读书分享会、创作采风……作协的这些“常规动作”,被他闹腾得风生水起,使得全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成为全市风景这边独好的文学“重镇”。

还是说说《山那边》吧。起初,小说的标题叫《杨百万的板栗园》——一看标题,我心头未免犯嘀咕,单就标题而言,觉着呆板、浅显、老实,担忧小说写得太“实”。何况,小说就是在“实”与“虚”之间腾挪、游弋的尤物。

好在读完小说后,除了标题及内容“实”有余“虚”不足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学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的今天,文本自带的差异性和陌生感令我刮目相看。也就是说,小说有一粒质地饱满,且沾了鲜活十足的地气的“核”,这

粒原本来自大地的“核”,只要适时保墒培植、精心打理,是能生根、开花、结果的。如果用数字换算一下,小说文本已过了65分线,只需在此基础上加码20分,是相对容易的;反之,如文本只20分垫底,莫说达到85分,即便60分及格线,也难以企及。于是,我与作者就文本如何“虚化”“空灵”“诗性”,以及如何提升整个小说品质,作了深度探讨与碰撞。经作者修改,便有了这篇植根现实土壤又超拔现实的《山那边》。

这足以看出作者已然朝前跨了一大步。

“……哦,你叫火烧山。应该有十五岁了!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山火。我铲出防火带,累得吐血。哦哦,你叫天干年。三十岁了!栽下你那年,天特干,我从山脚河沟里,挑水上来给你喝。你叫老虎跳院,应该六十了吧!栽下你那一年,伙食团下放,一只老虎跳进院里……”“他拽拽那棵叫倒台树的枝,好像在跟老朋友握手,也像在跟自己握手”——这是小说的叙事腔调和语境。这种奇异近乎魔幻的句式和描写,弄不好,就是在建构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然而,作者却用扎实的写实笔触,独特生动的细节,赋予了主人公杨家富们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百万的各种“花式”表演。

“山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山那边》带给我们的好奇和想象,也是我们不禁要叩问抑或审视的维度——“山那边”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是连山不知、天不知、地也不知的世间茫然。

显然,《山那边》是作者对小说的一次“冒犯”,也是一次“冒险”。好在,无限风光在险峰。

# 门板

袁胜敏

迷迷糊糊中，冯兰珍被一阵声响惊醒。开始她以为是老鼠啃木柜，就没在意，接着睡自己的。可讨厌的声响并没有停止，仔细一分辨，咋地不像老鼠闹出的动静呢？

冯兰珍害怕，把头缩到了被子里。一会儿又把一只耳朵露在被子外，她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来自哪儿。她的耳朵像村里的电工员检查线路一样，一路检查过去。经过反复甄别，她终于发现这种奇怪的声音来自门口。从沉稳而有规律的咯吱咯吱声中，冯兰珍体察到一般动物无法达到的力量和智慧。该死的程光财，他要是不出门打工，我现在至于这么害怕么？弄清了声音的方向，她开始埋怨自己的男人。转而想想，可是这又有啥办法呢，男人不打工，光指望守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那还不穷死？何况，村里和她一样的留守妇女很多，人家能熬过，她也能熬过。

结婚半年后，程光财出了远门，丢下她和聋子婆婆。以前，在半夜里，冯兰珍也听到过两次骇人的声响，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来自窗户，像这种直接来源于门户的，还属于第一次。那些声音是啥样子的呢？她一直记忆犹新。第一次听到那种奇怪的声音，是在男人走后的一个月。当时被咚咚咚的声音惊

醒，仔细一听，声音来自窗户。因为窗户紧挨床的那一头，她听得很真切。她以为是啄木鸟之类的动物在窗棂上找食吃，就“去去，去去”地吓唬它，但那声音在经过短暂的停顿后，仍然顽固地持续。冯兰珍大惊失色，悄悄地跑到隔壁婆婆屋里，摇醒婆婆。聋子嗓门都大，婆婆一咋呼起来，那声音果真消失了。没想到的是，隔了一夜，那种声音又在窗户响起来。冯兰珍如法炮制，连床也没下，直接喊她婆婆。婆婆没有答应，肯定是没有听到，但那声音却没有。实际上，她并不想让她婆婆知道这事，婆婆如果咋呼起来，左邻右舍还不晓得是咋地想呢。自那以后，那种骇人的声响再没有出现过。

这一次情况不一样，必须叫醒婆婆。她拉亮了灯。

哐地一声巨响，把正准备往厢房去的冯兰珍吓傻了。

门板像轰然坍塌的墙，扎扎实实地横在地上。冯兰珍看到她的男人程光财瘸着腿走过来。

冯兰珍既惊又喜，但更多的是怨愤。她嚷着，程光财，你是啥时候回来的？你这是做啥，做啥呢你？

程光财没理她女人，径直瘸着腿走向衣

柜，打开柜门，像寻找什么东西一样，迅速瞅了几瞅。可能是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又瘸着腿往厢房方向去。

厢房的灯被程光财拉亮了。他的聋子老娘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拉灭了房间里的灯，他转身出来。

程光财坐在门板上，用手轻抚着脚背，嘴里噓噓地向脚吹着气。

冯兰珍气鼓鼓地走过来。接着出现这样的对话：

冯兰珍：找到了没？

程光财：哎哟，我的脚。

冯兰珍：提前也不打招呼，你像妖怪一样从天而降，还卸掉了自家门板，你到底要做啥？咋不砸死你？

程光财：砸死我？这才是你的真心话！砸死了我，你就可以跟人家在一起了。

冯兰珍：哦，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你心里脏，你把人家想的都跟你一样脏。那既然这样，拿贼拿脏，捉奸捉双，你找到你的证据没？今儿你要不给我一个说法，以后你就睡你的门板，永远不要指望上我的床！

程光财：一定是在我刚才进里屋时跑掉了。不要以为我不晓得是哪个人，我晓得！

冯兰珍：你应该死在外面！咋不砸死你？咋不砸死你？

兰珍，你咋地这样咒你男人？是冯兰珍大伯子程光旺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门口站着几个人。除了程光旺两口子，还有程光财的堂兄弟程光明两口子。

冯兰珍心里窝着火，她想争辩，但不知从何说起。她的大伯子、小叔子、妯娌们看到的事实是：程光财的脚背已经红肿，还遭到她女人的咒骂。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觉得程光财在外面累死累活维持这个家，还遭到女人的咒骂，这样的女人确实算不上一个好女人，至少不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关于程光财为什么从千里之外悄无声息地摸回家，还卸掉了自

家门板，他们都心知肚明。他们断定，程光财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地回来抓现行的。

冯兰珍的大伯子、小叔子、妯娌们都不愿意把那些难以启齿的话挑明，他们分别说了几句偏离主题不咸不淡的话。程光旺最后说现在是半夜了，今天就这样了，有啥事等到了明天再说吧。然后他和程光财耳语了几句，大家都分别回家睡觉去了。

程光财想上床睡觉，但女人有言在先，他不好意思去，仍坐在门板上抚着自己的脚。过了半个时辰，冯兰珍在床上吭吭地发暗号，程光财知道有戏了，涎着脸皮歪到床上。冯兰珍搂着被子，程光财从中揭开一个口子，拱了进去。

天刚亮，程光旺过来了。来的时候，程光财搂着冯兰珍睡得正香。程光旺在门口吭吭地咳嗽，然后喊程光财的小名。程光财穿了衣服，瘸着腿下床。

程光旺把程光财拉到门外说，这件事你打算咋办？

程光财似乎感到有些突兀，他说，太困了，没来得及想。

程光旺说，你的脚严重不严重？

程光财掂了掂脚说，肿了，大问题没有，但至少一两个月干不了重活儿了。

程光旺说，损失不小啊，我再问你，你昨晚到底看到了啥没？

程光财顿了一下说，没看到啥。

程光旺说，就你这脚，现在是连一头猪你也追不上了。没看到并不等于没有。程光旺又说，我们程家是大户，这口气还得出。

自从昨晚跟冯兰珍温存了以后，程光财的气已消了一大半，现在有些不愿提及此事。他说，脚是我自己砸的，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门板装上去，不然不好看。

程光旺说，门板暂时还不能装，还有用场。他有些埋怨地说，你在外面不清楚情况……

程光财打断程光旺的话说，哥你不用说了，情况我都清楚。

程光旺说，那既然这样，你就得听我的，你等我一下。

程光旺走出晒场，一溜烟的功夫又回来了，后面跟着他们的堂兄弟程光明。程光旺让程光财躺到门板上。程光财已经估计到他哥想干什么，他从小就听他哥的话，刚好他的一只脚站得有些累了，就顺势躺下了。

冯兰珍已经起床了。她站在门里，不知道程家兄弟要干什么，也不好插言。她看到她的男人躺在门板上，半闭着眼睛。程光旺和程光明抬着他的男人，像抬着一头猪，又像抬着一个急诊病人，往山上去，一会儿消失在晨雾里。

聋子婆婆早起的时候，看到大门像山洞一样敞着，路上来去的人贼一样向这里膘一眼又迅疾扭头走自己的路。婆婆就问冯兰珍自家门板到哪里去了。冯兰珍兀自坐在里屋发呆，没有回答婆婆的话。婆婆问第二遍的时候，冯兰珍大声说，你小儿子回来了你不晓得？婆婆哦了一声，看看路上的人，再看看儿媳妇萎靡的样子，就猜出家里发生了事。

婆婆走到里屋，歪着脑袋，把耳朵朝向冯兰珍的脸。这样，婆婆一是听得清楚些了，二是可以防外人听到。冯兰珍就小声把昨晚到刚才发生的事，跟婆婆说了一遍。

婆婆说，难怪我昨晚听到一声闷响，我以为是做梦呢。婆婆又说，你当真不晓得他们干啥去了？

冯兰珍说，我哪儿晓得？

婆婆看到冯兰珍的脸好像有些红了。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几个混账东西，就是真的那样，也不能这么招摇啊！那你就在屋里，我去找他们。婆婆说完，一阵风样地出去了。

婆婆比冯兰珍的娘家妈大一岁，都是五十刚出头，身体却比她娘家妈结实。才开始嫁过来的时候，冯兰珍觉得自己摊上这样一个聋子婆婆，真是命苦，后来，她逐渐改变

了这个看法。别看婆婆耳朵不好使，心里可清楚得很呢。人情世故，家长里短，一样没落在别个婆婆后面。有时候，冯兰珍就想，有这样的婆婆，真是她的福气。但是现在，婆婆说出这样模棱两可的话，冯兰珍听着觉得有些别扭，有些怨愤婆婆了。她一边嚓嚓地剥猪草，一边胡思乱想，有一下，还差点伤了手指。

对于眼前的阵势，沈明根还是第一次碰到。准确地说，是第一次看到。担架抬人他见过，以前呢，他看到村人得了急症或者是女人生娃时，会被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在用被单子缠着竹竿的临时担架上。门板抬猪，他见过。门板抬猪，那是因为猪不听话，故而还要五花大绑。人呢，就不用绳子了。所以，老远看到用门板抬着一个人，他觉得是个稀奇事。就像是看一台好戏，他眯着眼歪着脑袋看对面山坡上的景致，甚至忘记了往嘴里扒饭。但是，戏台搭在别人家门前好看，搭在自己家门前就不一定好看了。很快呢，沈明根觉得这件稀奇事是与自己有关的麻烦，就觉得很不好看很不好玩了。

到跟前了，沈明根认出担架上的人是程光财。程光财装假没看到他，半闭着眼睛，头歪在另一个方向。抬门板的程光旺程光明两堂兄弟，把沈明根视若空气，径直把人抬着进屋。沈明根一时有些发懵，但他很快明白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应该阻止他们。他把碗放在大柴桌上，拽住门板说，你们这是做啥呢做啥呢？

程光旺说，你说做啥，你自个做了亏心事，还卖屁股打鼾假装迷糊？

沈明根说，我不晓得你说的是啥。

程光旺说，你先把手拿开。

沈明根说，你们不说清楚，我就不拿开。

程光旺说，你不再拿开，老子一脚踹烂你的卵蛋！

沈明根有些懵了，他松了手。

门板放下，程光财坐起了身。程光旺指

着程光财说，你看我兄弟的脚，你看看！

沈明根说，他的脚咋了与我啥关系？

程光旺指着沈明根的鼻子说，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今天真是邪气了，一大早就莫名其妙地遭到讹诈和谩骂，沈明根的火气被挑起来了：他的脚关我球关系？不要仗着你们人多，人多也要讲理！

程光旺说：你还敢跟老子发脾气，那你来说说，你昨天晚上八点至十点在哪儿做啥？

非要回答吗，你们也不是公安局的？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就直说了，你跟冯兰珍到底是咋球回事？

哦，原来是这回事，沈明根明白了，怔了一下，他说，我跟她哪有啥事？

沈明根头脑里正把跟冯兰珍的交往与躺在门板上的程光财的脚联系起来时，屋里咚的一声响把他的思绪拽到现实。

是程光旺把大柴桌上的热水瓶掼到了地上。接着，程光明把洗脸架上的两个塑料盆掬起来扔到了地上，跳起来踩。眼见踩碎了，程光明说，大哥，还有电视。

电视暂时给他留着，先就这样，我们把光财放在这里，让他们好好摆理，程光旺扭头对正在发怔的沈明根说，我兄弟的脚是因为你被砸的，这脚，你要负责治好，治好后再谈精神损失费。

沈明根气不打一处来，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了，他说，你们不能走，要走也要带走门板和人。

堂兄弟俩没理沈明根，瞥了一眼程光财，兀自扬长而去。

沈明根问坐在门板上的程光财：到底是咋回事？程光财就把昨晚的情况跟沈明根说了个大概。沈明根听完，感到可气又可笑，他说哪有自个给自个泼脏水的？你们这样不讲证据地乱来，我要告你们！

程光财本来不想被程光旺他们抬着来的，但现在看来，沈明根这狗日的很横，横

的人胆子都大，胆大的人啥事干不出来？也就进一步证实了他一直以来的猜测。所以程光财听了这话很恼火，他说你还敢告我们？那好，告状是你的自由，只要你告得响！反正我的脚你必须给我治好，不治好我就不走。

沈明根说，那好，我一个光棍，家里除了一个小电视，也没啥值钱东西了，你愿意呆你就呆。说完，也兀自扬长而去。

听到敲门的声音，村主任程洪洋正在村委会办公室呷着新茶吐着烟圈。

看是沈明根，程洪洋觉得很稀奇，因为他对沈明根印象很好，这人很勤快也很老实，但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反而说不到女人，三十出头了还打光棍。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开村民代表大会，平时是很少来村委会的。

你个狗日的倒是稀客，坐，程洪洋对沈明根努努嘴说。

沈明根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上，说，程主任，我找你有事。

程洪洋说，我就晓得你狗日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看，啥事？

我，我要向你告状。

啥？告状？程洪洋觉得稀奇，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有啥皮扯？

告程光旺、程光财还有程光明弟兄仨。按照路上事先想好的说辞，沈明根把刚才发生的情况跟程洪洋汇报了一遍，当然，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中间还夹杂着作为叙述者的议论。

程洪洋边听边忍住笑，听完，他说，哦——是这样，那你现在想咋样？

我要让他们给我道歉，还要赔偿我的损失。

程洪洋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扔掉说，明根啊，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呢？再说，你和冯兰珍的事，别说他们，连我也有所耳闻啊。

主任的立场和他提前预料的大相径庭，

沈明根顿时急了，他连连说，不是的，这都是谣言，再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说我和人家有事，那也要有证据啊？

你们把门一关就把好事做了，哪个还能找到证据啊？程洪洋话一出口，觉得不是很合适，又补充说，这事是说不清的，你还没结婚，结过婚有过女人你就晓得了。依我看，道歉就算了，人家女人的名誉不比你重要？至于那几个盆子热水瓶又能值几个钱，也算了吧。

沈明根很失望，他说，那程光财还躺在我家里撒赖呢？

程洪洋想了想说，他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要搞个结果出来，现在有些不甘心，心里不好受，撒赖很正常。这样，要是明天下午他还没走，你再来找我。

沈明根觉得就不应该找程洪洋告状，程洪洋和程光财虽然只是远房叔侄关系，但毕竟是一个家族的，他不袒护本家人难道会照顾外姓人？早知这样，还不如直接去乡上找派出所。

程洪洋就是这个村的人精，好像通过别人的脸色就能看出别人的心思，他看着苦着脸站起来的沈明根说，还有，明根啊，不要想着到乡上甚至县上告状，他们是不会管你这样的小事的，即使管最后还不是要打到原地解决？到那时，就不是这个解决法了。

沈明根一惊，他连说，我咋会呢？

程洪洋又说，话又说回来，把影响搞大，人家女人娃子照样有，日子照样幸福美满和和美美，而你呢，你一个单身汉名誉搞坏了，哪个瞎眼的女人还跟你啊，是不？

程洪洋还说，明根啊，这事吧，别人不好说，包括我们干部都不好张口，最好是你们自己和平解决。这样最好。

程洪洋旁征博引言之凿凿还夹棍带棒，沈明根唯唯诺诺连声答复：就按主任说的做，就按主任说的做……

出了村委会，沈明根不知道要到哪里

去。他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就地坐在路边的一块大青石上。心里觉得今天的事太憋屈了，自己只跟冯兰珍有过几次交往，咋地就遭此横祸呢？

他们的第一次交往是在他家对面的山坡上。当时正是收麦子的时节。天气变阴了，沈明根要赶在下雨前把麦子收回家。中午的时候，他感到疲惫不堪。他站直身子扭扭腰，发现坡地上抢收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冯兰珍，她正撅起屁股捆麦个。

忽然落起了雨点。冯兰珍挑着麦子迎面走过来。被雨水濡湿的乳白色衬衣紧贴她的身子，还原了她的秀美身材。走近时，沈明根看到她胸前的尤物像鸟雀一样跳跃。冯兰珍也看到了他，但她与他不是很熟，没有打招呼，径直走自己的路。走近时，她胸前颤动的两颗黑豆让沈明根一阵眩晕。他正在发愣，她已经过去了。他忽然喊：嘿，雨越大，麦子打湿了会越来越重的，你挑得了吗？她头也没回地答道：我家不远。他说：好像也不近吧。她没做声。他赶上去说，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路，我来。女人没做声，停下了脚步。沈明根躬下身子，把肩膀挪到杆担上。离她家不远时，她让他停下，她说她自己挑到家。他也要忙着收自己家的麦子，就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两个月后，冯兰珍的聋子婆婆上门请沈明根帮她们家收包谷，他爽快地答应了。上午，开始的时候，婆媳俩都拱到包谷林里扳包谷，沈明根负责挑运。快到中午的时候，聋子婆婆回家做饭，沈明根帮着冯兰珍扳包谷。在并排的包谷垄，沈明根没话找话，问，咋地没请你大伯子程光旺帮忙？冯兰珍说，他们两口子都在乡上做太阳能生意，只有晚上才回来，没空。沈明根说，不还有叔伯小叔子程光明吗，他不也是单身么？冯兰珍说，程光明在乡上给人搞装修，也没空。沈明根感叹，不是没空，是他们都看不上农活了。冯兰珍附和说，这些人都变修了。一

时无话，沈明根连续挑了两担包谷，就回家吃饭。下午的情况，基本也是这样，开始是沈明根只负责挑运，然后是聋子婆婆回家做晚饭，沈明根既扳又挑。

想来想去，就这两次正面交往，沈明根实在想不出自己究竟做错什么了，竟然遭此厄运。

有人大声寡气地喊沈明根的名字，把他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是冯兰珍的聋子婆婆。聋子婆婆说，我儿子在你屋里，你咋地跑出来了？沈明根没好气地说，他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关我啥事？聋子婆婆说，我不跟你说，我找说理的地方去。说完，扭头走了。

沈明根猜测冯兰珍的聋子婆婆也是找村主任去了。他想好男不跟女斗，主任又跟他们是本家，如果跟上去，自己讨不着便宜。就想着接下来怎么办。主任的话还在耳畔回荡，派出所肯定是去不得的。毫无战果，回家也不对。思来想去，觉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思路是错的。必须要变换思路。他想起了一个人。

在沈明根家对面的山坡上，他碰到了冯兰珍。

冯兰珍既惊讶又害羞，她说，我正要找

你，你这是要到哪儿去？沈明根心里焦躁，没注意冯兰珍的脸色，以为她是要到他家里找麻烦，因此没好气地说，我还能到哪儿去？事情都是你引起的，我要找你摆个道理！

冯兰珍正色说，我晓得你受了委屈，对不起，老程家的人都有些神经过敏，我替他们给你道歉。

听这话，沈明根的态度缓和了，他说他们乱来都不是你的意思？

冯兰珍说，我咋会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呢？你好好想想，是不？再说，出了这样的事，我比你压力还大，晓得不？

沈明根想起了他那次帮冯兰珍挑麦子的情景，心里又泛起一丝波澜，他说我觉得今

天的事有些莫名其妙，我就帮你干过两次活路，咋就引来是非？

冯兰珍说，开始我也想不通，现在我想明白了，那些谣言表面上都还有点道理。

沈明根说，我不明白那些无球聊的人还有啥道理？

冯兰珍说，就说帮我挑麦子那次，挑又没挑到家里，你前脚刚走，我就看到程光明从门前晒场过去。他肯定是看到我们换肩膀，心里胡思乱想了。

沈明根说，这都他妈的啥人？难怪他砸我家家具比你大伯子还积极！

冯兰珍说，这件事都怪我，我要让你挑到家里，光明正大地跟婆婆说，可能他们反而不会乱猜了。再说第二次……

第二次就不要说了，沈明根打断她的话：这些人心里都脏，男女都不能在一起干活儿？那些大男人自个不愿意干农活，把土地都甩给女人，女人不请工匠，还不累死？

冯兰珍说，你还没结婚，有些事你还不很明白。

沈明根一惊，他说今天我是第二次听到别人对我说这样的话。

冯兰珍脸一红，还有个说过这样的话？

算了，不说了，沈明根说，我看不能再跟你说啥话了，让人看见，就是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说了这么半天，你还没有说找我啥事呢？

我是来接程光财回去的。

沈明根想着自己受到的侮辱还没得到解决，但想着程光财赖在家里确实不像回事，弄走总归是好事，因此他吧唧了一下嘴巴，想说什么，结果还是什么也没说。

看沈明根的神情，冯兰珍又说，其实，我们这地方哪个留守妇女没个绯闻？所以，有一会儿我又想，发生这样的事没啥稀奇的，我无所谓。

听了这话，沈明根感到很震惊，但又觉得有些道理。

冯兰珍好像看出了沈明根的心思，她说，不用把我的话像翻烙饼样地想，等你有了自个的女人，你就明白了，你先回去，我到我家地里看看。

看到冯兰珍进屋，程光财在门板上翻了个身，扭过头去。

冯兰珍说，你好大面子啊，还害得我亲自来接你！

程光财噙声噙气地说，我不回去！

冯兰珍说，不要再丢人现眼了，你是打算在人家屋里过年咋的？

程光财骨子里是怕老婆的。他最终还是被冯兰珍撵着回家了。临走时，程光财还对沈明根扬言：你娃子记着，门板留下，这事还没完！

聋子婆婆、程光旺都在家。

看了程光财一眼，程光旺说，妈亲自跑了一趟村委会，侄儿洪洋已经给我打了电话，对于这件事，他总的思路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让我们自个处理这件事。现在，没有旁人，连程光明都没让他参加，有啥话可以直说。

众人都不做声。程光旺看着冯兰珍说，兰珍到厨房去做晚饭吧，我们商量点事。

看到冯兰珍离开，程光旺接着说，洪洋不会害我们，至少不会包庇沈明根那狗日的，他的话我们还是要听的，再说他的话也有道理，这样的事，就是你百分之百猜对了，没抓住现行还是不行，连法律都不支持。

程光财说，那还需要啥证据，刚才，她和那狗日的一前一后回屋，我看像是在一起商量好的。

程光财的话刚说完，众人就听到嘭地一声，只见冯兰珍甩开厨房门，手里拿着水瓢，直奔这边而来。程光旺赶忙说，妈，快拦住她！

冯兰珍嘴里骂着程光财，大意是说程光财没用，就会鸡巴瞎猜疑，如有本事就不要出门打工，好好守着自个女人等等。

如此污言秽语竟然出自平时斯斯文文的冯兰珍之口，众人皆大惊。程光旺让他妈把冯兰珍撵到厨房。

程光旺小声对程光财说，长话短说，但是，这件事就不能这样算了，接下来，要当紧解决几个问题：原先说的精神损失费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狗日的沈明根也要精神损失费呢！这样的事哪个算得清楚？那就先说第一个问题，关于你的脚……

程光财插话说，我的脚没问题，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程光旺说，这样也好，那脚的问题就不用再讨论了。二是门板问题，门板不但对房屋起着安全防护的作用，也是一个人家的门面，这不，你瞅瞅，现在房屋少扇门板，多难看？

程光财说，门板还在狗日的沈明根家里，咋办？

程光旺说，我们自个把门板扛回来肯定没面子。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去几个人让那狗日的把门板扛回来。他要不扛的话，我们就把他的两扇门板都卸了，扛回来改装，这样面子就挣回来了。第三，对于兰珍，要加以约束。

程光财说，咋个约束法？

程光旺说，我晓得以前你挣的钱都由你女人管理，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你们又没娃儿，万一她跟那个狗日的卷钱跑了，你找哪个说理去？所以，为了防止人财两空，我看还是你把财政大权揽过来为好。

程光财说，哥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她不一定听我的，工作难做啊。

程光旺说，你可以哄可以套可以蒙，就看你的本事了。

本来复杂的家庭会议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程光财要留程光旺吃完饭，程光旺不肯，径直走了。

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程光财感到肚子饿了。来到厨房，没有看到冯兰珍。

程光财问他妈冯兰珍到哪儿去了，他妈说回娘屋去了。他打开厨房后门，看到外面黑洞洞的。他妈大声寡气地说，不用看，走有一会儿了，就是追也追不上，何况你的脚也不方便。程光财又拿起手机翻开电话簿，搜出他老丈母的代码，想打过去问下情况，又怕老丈母收拾他，只好作罢。

听到像啄木鸟找食样的敲门声，正在看电视的沈明根感到很奇怪。打开门，沈明根吓了一跳，急忙说，躲都躲不过来，你还敢到我这里来？

冯兰珍身子一侧，进了屋，她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是不是也这样敲过我家的窗子？

沈明根一愣，苦笑：我啥时候敲过你家窗子？再说，村里单身汉多了去了，包括你的小叔子程光明敲没敲过都说不定。

冯兰珍一脸坏笑：别人你不要管，你要是没敲可划不来，人家都说你敲过的。

沈明根说，都哪些人家说过啊？

冯兰珍说，都没明着说，都是旁敲侧击地说。

沈明根佯装气愤地说，他们这是毁我、冤枉我！

你冤枉，我不冤枉？我为他们老程家累死累活，他们是咋样对我的？就在这个时

候，他们还在一起商量着咋地整我。我心里有冲天怨气，向哪个发泄去？

他们都疯了！沈明根说。

顿了一下，冯兰珍说，我现在只想问你，老实说，你以前是不是喜欢过我？

那次帮冯兰珍挑麦子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沈明根的心里又泛起一丝波澜。他说，说不喜欢是假，但喜欢没有罪啊。贼偷东西有罪，贼惦记东西有罪没？

没想到你还油嘴滑舌，以前咋地没发现呢？

挑包谷又累又热，哪个还顾得说玩笑话啊？

那既然喜欢，你现在就去把门插上。

沈明根感到自己的心砰砰在跳，他说，这样对我们不好吧？

冯兰珍佯装生气地说，那我现在就走！

沈明根的腿好像不听他的嘴使唤似的，自顾冲到门口，向门外瞅了瞅，看看没人，迅速插上门栓。回过头时，冯兰珍已经睡在她家的门板上了。她张开腿，头枕着双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大的“人”字。

责任编辑 召唤

# 撼 葬

何存中

## 一

如今只要是开发区,工地就热闹。塔吊如林,机器轰鸣。吊臂和挖臂像大鸟的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闪烁着太阳的光芒。

吴磊是开着大型挖掘机,在城东三台河景区作业时,接到启儿爷报丧电话的。启儿爷问:“是吴磊吗?”吴磊说:“是的。启儿爷,您有什么事?”启儿爷说:“孩子,赶紧回家吧!你奶奶过世了!昨日天黑鸡唤鸡进埭时,她还好好的,今天早晨我看见你家大门没打开,是我将大门撬开后,发现她睡在床上走了。”启儿爷叹了一口气,在启儿爷眼里十八岁的吴磊尽管瘦长,但还是个孩子哩。苦命的孩子,哪里经得起如此的打击?吴磊听后眼前一黑,知道头上的天塌下来了,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吴磊腾手抹一把脸上的泪水,没有哭出声来。理智告诉他事到临头需要镇静,需要赶紧回家料理奶奶的丧事。奶奶七十多岁了,迟早要走的,家里除了他,没有别的亲人。于是吴磊停了挖拙机,坐在驾驶室里,用手机向老板告假。工程是老板承包的,他是老板雇用的员工,有事必须请假,得到允许后,才能离开。工地正在赶工期,日夜加班,停人不停机。

老板接到电话后,愣了会儿。在老板的眼

里,吴磊同样是个孩子,知道吴磊的家庭情况,格外同情他。老板说:“孩子,你赶紧回去吧!我派人换你的班。你需要钱吗?”吴磊在电话里不作声。老板说:“我给你打一千元,不在工资之内,算我帮你的。”吴磊说:“谢谢老板!发工资时,我会还您。”老板说:“孩子,你说哪里话?你将奶奶送上山,入土为安,料理清楚,再来上班。”

换班的人来了。苦命的孩子停了挖掘机,从驾驶室下来,在路边拦了一辆的,叫司机朝神山脚下睡虎地开。神山是大别山的余脉,山与水相连,云与雾绕结,通村公路像脐带一样贯穿着,牵不扯不断。

吴磊知道神山脚下的睡虎地,并不是他的家。他的家在哪里?奶奶没有告诉他。他知道奶奶并不是他的奶奶,是他的外婆。他落下地四个月,他的母亲和父亲,由于性格不合,穷人的气多,稻草的烟多,打得不可开交离婚了,是外婆将他抱到睡虎地养大成人的。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各奔东西,说是到外边打工,不知浪到哪里去了,音信全无,死活不知。吴磊记得他有个舅舅,舅舅是个弱智人,没有找到媳妇。外婆就同外公商量,让他过继给舅舅做儿子,外孙当作孙子养,让他喊她奶奶,继承两家的香火。奶奶说他命硬,用三个石字叠起来,作他的名字。后来外公和舅舅先后得病去世了,得

的都是癌症,用了不少钱,借了不少债,还是没有能救活他们。他和奶奶相依为命省吃俭用过日子,刚把债还清,奶奶接着走了。

这是苦命孩子,日子里的一本苦账,在外人面前他不愿意轻易翻开。日子里他就是阳光少年,把苦难藏在心里,见人一脸笑,彬彬有礼。只有启儿爷将他从小看大,知道他的心劲。这孩子外圆内方,为人处事有主见,与众不同。

## 二

城东开发区离睡虎地并不远,吴磊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家乡。

腊月的天,太阳稀白,树叶稀疏,只有竹丛还是团着绿。吴磊的家就在睡虎地岗头的大路边,与启儿爷家隔壁。启儿爷家住的是两层楼房,高处的玻璃窗子,闪着东边的太阳光。他家住的还是老屋,起脊架树的一层,老门老窗,盖着鱼鳞般的黑瓦。这样的黑瓦再也没人烧,绝迹了。这样老屋,垆中只有他一家,成了古董,显得格外寒酸。有什么办法?他家刚刚脱离贫困,渴望着致富哩。

寒风中,吴磊看到他家大门敞着,高大的启儿爷,头戴老人帽,袖着手,站在大门前,那是望他回来。垆中的几个婆婆,手里夹着烘笼聚在一起,正在流着眼泪说话儿。吴磊知道启儿爷等他回来,是给奶奶下榻的。鄂东山里的风俗,老人过世后,要见到亲人才能下榻。吴磊一身寒气进屋后,双手抱着头,朝椅子上一坐,闭着眼睛不敢望奶奶。启儿爷就招呼两个婆婆进房,给躺在床上的奶奶换冥装。两个婆婆掩上房门,给奶奶净身后开始换。

两个婆婆打开房门后,吴磊缓过神来,睁开眼睛看。吴磊看到奶奶穿的衣裳是七层,有单有双,单的是内衣,双的是夹袄和棉衣。头上戴的帽子,是黑色的,后面有飘带儿。脚上穿的鞋,鞋面上绣的是红花牡丹,白色的千层底。吴磊知道这些都是奶奶为了替他省钱,在生前的日子里,种棉花纺棉线织棉布,亲手为自己缝

制的,穿着到天堂享福的。两个婆婆将奶奶穿戴整齐后,启儿爷就过来帮手,将奶奶搬到地上准备好的门板上躺着,将两只脚牵伸摆齐,将两只手牵到胸前抱着。吴磊知道这叫放手放脚,让奶奶从此没有俗世的忧虑。

启儿爷将一个瓦碟,置在奶奶的头边,安上捻子,注上菜油点亮了。吴磊知道这灯叫长明灯,是照着奶奶上路的。启儿爷在奶奶脚头,摆上一个瓦盆和一只香炉。吴磊知道这瓦盆和香炉,是化钱和敬香的。亲人敬的香烟随风飘散,化作云雾,让奶奶的灵魂腾着走。亲人化钱的纸灰,在风中就像黑色的蝴蝶漫天飞,是给奶奶去天堂路上用的。

启儿爷到门外放了一挂鞭,进屋后打开柜子,提出一个装纸钱的袋子。那袋子很大,装的钱很多。吴磊知道那是奶奶生前穷怕了,担心死后没钱用,为自己印制的。启儿爷对吴磊说:“孙子,给奶奶磕头,敬香烧钱吧。”吴磊咽一口,流着眼泪,点燃三支寿香,双手作揖,插在香炉里,然后双膝在奶奶灵前跪着,点着纸钱,放在瓦盆里烧。吴磊心里说:“奶奶,孙子给您烧,您有钱用了。”启儿爷说:“吴磊,你哭出声来!”吴磊哽咽着,没有哭出声来。吴磊跪在地上看睡在榻上的奶奶,心如刀绞,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这就是安静慈祥的奶奶啊!我是您从四个月起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怕我饿着了,吃让我先吃。怕我冻着了,穿让我先穿。是您省吃俭用,从我五岁起供我读书进学,教导我成才成人。您是会说谚语的人。您对我说,跟好人学好人,跟着燕子学飞行。您会唱黄梅戏哩。您编着词儿,对我唱,有志哪怕年纪小,穷人孩子早当家。罗成十八征西作统帅,花木兰替父从军闯天下。日子里您是个欢乐人哩。我是在您说唱中长大的。我在您的教导下,初中毕业后,十二岁时读中专,学的是机械专业。两年中专毕业,从师学艺开大型挖掘机。我今年十八岁,通过岗位考试,拿到营业执照,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挖掘机司机。奶奶呀!孙子没有辜负您对我

的希望,我现在可以赚钱了,您的心可以放下了!苦命的孩子像过电影一样,想到这些,抽咽着眼泪止不住地流。垆中的婆婆们陪着吴磊叹着气儿流眼泪。

启儿爷上前对吴磊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苦。有你想的,留着慢慢想。老话说人死不能复活,入土为安才好。现在是不是把树林垆开天堂福的熊老板请来,商量安葬的事?”垆中的人不多,只有婆婆、老汉和孩子。出了这样的事,启儿爷就是垆中主事人。吴磊含着眼泪点头。

启儿爷就拿出手机与开天堂福的熊老板联系。一会儿熊老板骑着摩托,戴着头盔,顺着大路,一阵风地赶来了。

有生意召唤,熊老板闻风而动。

路边觅食的鸡们惊着了,一片乱叫,张着翅膀飞上了天。

### 三

启儿爷和吴磊是在大门前的霜坪上,同开天堂福的熊老板,商量安葬之事的。天上的太阳游着云朵走。

启儿爷叫吴磊从屋里搬出三张椅子,两张高的,一张矮的。熊老板和启儿爷坐高的,吴磊坐矮的。吴磊是懂事的孩子,知道这是求人的事,要坐低位。吴磊不抽烟,忘记带烟回。启儿爷就拿出自己的烟,给熊老板抽。启儿爷抽的是七元一包的。熊老板心里就不悦,拿在手上盘。启儿爷给他点火,他也不肯抽。

熊老板是什么人呢?他原来是杀猪卖肉的,现在是开天堂福的老板哩。天堂福是什么组织呢?专门从事乡村丧葬事业的。如今山里农村留守的人不多,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山里的风俗老人去世后,讲究棺葬,说是火化后不能继续托人生。熊老板见有利可图,就出面将四乡八堡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组织起来,建了一个群,专门承揽这件事情,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天堂福。雇人对外贴广告,广而

告之。那广告词儿是花钱请诗人写的。上面的词儿编得好:我们是天堂引路人,只要你相信我们,负责将你的亲人送到天堂。这个组织提供一条龙服务,包含棺葬过程中的全部礼仪。方圆十里,独此一家,垄断着乡村的棺葬市场。只要有人打电话联系,熊老板就出面上门联系服务棺葬业务,投标,揽标,相当于公司的负责人。山里人管他叫熊老板。他只要去了,主家就必须先给他两包好烟,起码是四十五元一包的。一支劣烟,还不是主家敬的,他怎么会放在眼里?于是他就坐在高椅子上,面带微笑。那微笑总脱不了身上的肉腥味,叫人闻着不舒服。

启儿爷对熊老板说:“你看到了。死人枕着头,入土为安。找你来就是商量此事的。你也知道这孩子苦,与奶奶相依为命,前些年家里因病用钱借了不少钱,刚把债还清,需要你高抬贵手。”熊老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好烟,在面前放着,丢一支给启儿爷,点火抽,然后拉开皮包,拿出一张价格表。那价格表像城里酒店的菜单,过了塑的,怎么折也不坏。

熊老板说:“上面有各项收费的牌价,随你们选。”启儿爷接过单子,对吴磊说:“孩子,我来念。你来选。”启儿爷是识字的人,就从头开始念:“第一项:哭娘。每个五百元。你要几个?”吴磊说:“一个不要,我自己哭。”启儿爷说:“孩子,你哭不出声来,又不会编哭词,惹不出旁人的眼泪。恐怕不合适。”启儿爷问熊老板:“能不能便宜点?”熊老板就笑:“这不能便宜。你不晓得哭娘是最累的活?她们又要编词儿,又要哭,哭得比死了亲娘还要惨。我手里只有两个哩。多了还找不合适的人。你以为这碗好吃?”吴磊说:“我喊着哭不行吗?”启儿爷对熊老板说:“这一项就算了。”熊老板说:“我随主家。”

启儿爷念:“第二项:道士。师傅一个,徒儿两个。负责念经,超度亡魂。三人收费一千五百元。孩子,这要不要?”吴磊说:“不要。奶奶生前对我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启儿爷对熊老板说:“孩子说得对。这一项也算了。”熊老板说:“客随主便。其实我请的真道士,经念得真

好,不是半路出家的。”吴磊问:“念得出钱来吗?”熊老板收了笑说:“哪能这样说话哩?看你还是个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启儿爷说:“这一项也免了。”

启儿爷念:“第三项:乐队。乐队由八人组成。中西结合,打击乐,洋鼓洋号,唢呐。整体打包,收费二千四百元。孩子,这要不要?”吴磊说:“不要。我给奶奶唱山歌。”熊老板说:“不要算了。”

启儿爷念:“第四项:杠上的人,三班。八个人一班。二十四个人。每人收费三百元,外带每人一条毛巾一块香皂,两包好烟,吃两餐饭,一餐大肉饭,一餐便饭。”吴磊说:“那得多少钱?”熊老板说:“还有乡亲们的流水席,估计得六桌。这一项总共加起来,估计两万多元拿得下来。你作三万元的准备。”启儿爷问吴磊:“孩子,你有这么多钱吗?”吴磊说:“启儿爷,我家的情况,你晓得。我家刚还完债。我刚上班,没有存款。”熊老板说:“我可以出面担保,你去借。向私人借,或者向银行申请贷款也行。”吴磊问:“要利息不?”熊老板说:“私人利息要多些。银行要少些。”吴磊问:“本金还不还?”启儿爷说:“傻孩子,哪有不还的道理?”吴磊说:“对不起!我不想借。”启儿爷说:“你先借着,慢慢还。”启儿爷问熊老板:“杠上的人能不能用两班?”熊老板笑了,说:“这减不了。这远的山路,棺材又重,人家都是三班人。我不能坏了规矩。”启儿爷说:“杠上的人收费能不能打折?”熊老板说:“这事哪有打折的?现在的工价你不是不知道,我不能让做苦力的人吃亏。我就是想做慈善事业,众口难调,他们不会同意我这样做。”吴磊说:“要你做慈善事业吗?”熊老板搞毛了,说:“细东西!不是我找上门的哈!是你们请我来的哈!连死人都舍不得用钱,请我来做什么?请我来同你们说空话吗?真是的!”

吴磊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说:“我知道要用钱,没想到要用这么多。”熊老板哈哈一笑,说:“你去找找,看有便宜的吗?”吴磊说:“熊老板,对不起!不让你白跑。你跑一趟,我付你一百元

误工费好吗?”吴磊拿出手机,叫熊老板拿手机出来扫码。熊老板冷笑了,站起身来,说:“笑话!我要你的钱?我是缺钱的人吗?说出去好说不好听。”于是熊老板从皮包里抽出二百元钱,丢在椅子上,说:“细东西,你奶奶生前见了我就亲热管我叫侄儿。这是随礼的,不要嫌少。你看微信不是来了吗?我走了哈!你不晓得我几忙。”熊老板跨上摩托车发动了,一阵风地走了,风中丢下一句话:“如果想通了,再打我的电话。我还是来的。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有钱人的作派,棉里藏针。

吴磊气得颤。这屈辱哪里受得了?启儿爷安慰吴磊:“这不怪他。他有他的难处。”吴磊说:“我没怪他呀!只怪家里穷,我还没有赚到钱,拿不出钱来,有钱我晓得大方。”启儿爷说:“孩子,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吴磊说:“启儿爷,您放心。刚才谈价的时候,我想了好半天,该想的我都想好了。麻烦您替我给奶奶守会灵。我到城里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吴磊就借启儿爷的摩托车跨上去,戴上头盔发动了,沿着霜路,加大油门,轰隆地朝城里开。

启儿爷以为吴磊是到城里去向朋友借钱的。这样的事向朋友借钱,会得到朋友们的同情,不会要利息的。启儿爷以为孩子知道就是家里还穷,这钱还是要用的。三万元不是小数,不知能不能借到?如果不能借到,该怎么办?启儿爷心痛这个苦命的孩子。启儿爷家有些存款,但那卡在外面打工儿媳妇的手里,他就是开口,也当不了儿媳妇的家。家是儿媳妇当的。那是孙儿孙女的学费。启儿爷爱莫能助,只有同情的份。

启儿爷就替吴磊在奶奶灵前续香敬,不停地化纸钱,向榻上的亡人禀告:“奶奶请放心!您不要着急!您的孙子到城里想办法去了。”

坟中婆婆坐在榻前陪着启儿爷叹气流眼泪。

腊月的天,大门外睡虎地,天上的太阳很白。太阳下,神山含雾,余脉连绵,高低起伏。通村公路贯穿其间,双向互通。

那路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大别山振兴之路。

#### 四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时后,只听到垸头的大路上汽车声轰隆。吴磊竟把他开的大型挖掘机用卡车装着,从城里景区改造的工地上,开了回来。

工地上的机械都是配套的,大型挖掘机是履带的,在水泥的通村公路不能走,若走会破损路面的,于是吴磊就用卡车装着朝回开。吴磊是多面手,会开大型挖掘机,同样会开卡车。吴磊将卡车停在家门口的坪子上,上到卡车上,放下卡车上的专用钢板斜道,将大型挖掘机从卡车车箱里开下来,同样停在家门口的坪子上。

那挖掘机挖臂上巨大的牙齿,在空中用钢丝绳吊着一个平板的台子。那台子是工地上运吊建筑材料用的。台子上放着启儿爷的摩托车,还有几箱子礼花和炮竹。

启儿爷心里顿时明白了吴磊的用心。这苦命的孩子果然有他出人意料的心计。启儿爷在睡虎地也是能人,日子里各种农用机械会开。两轮的摩托,三轮的手扶拖拉机,四轮的农用货车,他都得心应手,知道各种机械的用途。启儿爷当然明白这苦命的孩子,将大型挖掘机从工地上开回来做什么用的。

吴磊从工地上将他开的大型挖掘机用卡车装着开回来,并没有费多长时间。吴磊骑着启儿爷的摩托车,径直赶到工地上老板的办公室。老板问吴磊:“你怎么回来了?”吴磊对老板说:“老板,我将挖掘机租三个小时,按时付钱好吗?”挖掘机出租每小时五百元。老板问:“你租挖掘机做什么?”吴磊含着泪将熊老板谈价的情况同老板说了。老板就明白吴磊的用心,深表同情,说:“孩子,我不收你的租钱。”吴磊说:“我付油钱好吗?”油钱就更少。老板说:“我也不要你的油钱。”老板心想,手下有这么好的

员工,关键时候理应帮他一把,这个孩子懂事,会记得他的恩情。这是留住人才的好方法,乐意行善。老板对吴磊说:“既然动用了机械,那就要抓紧时间。工程在赶工期,你懂的。”吴磊说:“老板,我知道。”

老板是内行人,于是叫手下人将所需要的设备,吊钩、吊床、钢丝绳子,一应俱全,搬到一个吊建筑材料的平台上。然后亲自动手将准备工地典礼用的礼花和炮竹搬几箱子,放到驾驶里。老板问:“音响要不要?”吴磊说:“要。”那音响设备是智能的。于是老板叫人将一套音响也搬到了驾驶室里,安装好了。吴磊戴上耳机。老板对吴磊说:“你试一试音响效果。”吴磊就对着耳机说:“小米,放哀乐。”哀乐就从音箱里放了出来。那是国际通用的哀乐。吴磊喊:“停。”哀乐就停了。老板就对吴磊说:“孩子,要用的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挺直腰杆,放心大胆开回去吧!”

吴磊将大型挖掘机开下他家大门坪子上停着后,对耳机喊一声:“小米,放哀乐!”那哀乐就从音箱里放出来,在睡虎地的风中阵阵回荡。那效果比丧乐队的效果还要强,召示着丧事即将进行。

吴磊对启儿爷说:“我这样做行不行?”启儿爷叹口气说:“孩子,用这样的方法安葬,在乡村是破天荒的事,从古到今还没人这样做过。我同意了不算,要乡亲们认可才行。”吴磊问:“那怎么办?请您给我想个办法。”启儿爷说:“事到如此,只有一个办法,你向乡亲们告哀。”“告哀”是大别山的风俗。死人枕头,家里如果拿不出钱来按照古礼安葬,子孙只有披麻带孝,到垸中沿家沿户磕头,乞求乡亲们原谅。

启儿爷就拿出白布毛衫,让吴磊穿上。那白布毛衫是满幅的,从头到脚,不缝边,是古老孝服的样式。那也是奶奶生前为他准备的。启儿爷用一条稻草要子,拦腰系着吴磊,然后拿着一根打狗棍,带着吴磊来到垸中。凡是大门敞着,家里有人的,吴磊就跪在大门口磕头作揖,伏在地上,流着眼泪告哀:“吴磊不孝,还没

有赚到钱安葬奶奶,只有如此,对不住乡亲!请您们原谅!”每家门口吴磊都这样说。

垆中的奶奶和爷爷们都吃盐米的,通情达理,谁家没有过坎的时候?知道过日子的艰难。于是同情这个苦命的孩子。做奶奶的上前扶吴磊起来,安慰他说:“孩子,莫伤心。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当爷爷的对他说:“起来吧。孩子。既然想好了,就按你的想法办。奶奶不会责怪你的。我们也不会责怪你的。”

于是启儿爷就在垆中对众人说:“是的呀!世上通天堂的路,未必只有一条,今天让这孩子移风易俗,为奶奶开一条新路吧!”奶奶爷爷们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是的!”

腊月的太阳,明亮地照在头顶上,吴磊心里就暖暖的。

## 五

沿家沿户告完哀后,启儿爷带着吴磊回到家中,商量“做井”的事。“井”就是亡人棺葬的穴,决定亡人葬在哪里。

按照乡村古老的丧制,要请个地仙来看风水,进行选择。风水好坏,决定子孙的发旺。这也是需要花钱的。通常五百元不为少,一千元不为多。吴磊既然将大型挖机用卡车装着拖回来了,当然也没有请地仙。

启儿爷问吴磊:“孩子,你想把奶奶葬在哪里?”吴磊对启儿爷说:“奶奶生前告诉我,相传睡虎地山顶下有一条龙脉,我想将奶奶葬在龙脉之上,打个翻身仗。”启儿爷说:“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你知道垆中为什么没有人葬在那上面吗?”吴磊说:“不知道。”启儿爷说:“垆中没人葬在那上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先人葬在那上面,怕子孙受不住,适得其反。子孙若是不成器,败坏了风气,落人笑柄。二是那地方是麻骨地呀!做井多难。再说山上没有路,将棺材抬上山多凶险。若是发生抬棺的人,不小心脱肩,棺材落地的事,那就不是好兆头。”吴磊说:“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将奶奶葬在那上头,您不

用担心,相信我受得住。做井怕什么麻骨硬?山高怕什么没有路?你看我开回的是什?我会将奶奶平安地送上去。”

启儿爷就会心一笑:是的。这些困难在孩子眼里,算不得什?有机器在手,胜券在握。启儿爷说:“孩子,去吧!”

穿着毛衫的吴磊,就跨上驾驶室,发动了他开的大型挖掘机,将吊齿上的平台放下来,在众人的眼里,扬起挖臂,顺着路朝睡虎地山上开。那履带轧轧响,根本不在乎有路无路。吴磊顺着山脉,斜着朝山上开。那山顶之下是一道天然生成的麻骨石圈,像一条龙的浮雕。

龙脉之上荒芜得很,又是刺条,又是茅草,一人多深,没有人敢涉足,但这些都不在吴磊的话下。他一路披荆斩棘,不一会儿就到了,那道白色麻骨石的龙脉之下。

垆中的奶奶和爷爷们站在山下望。只见吴磊将挖臂伸向那道麻骨龙脉,将挖牙啃住麻骨石,负力吃重,机声轰隆,那麻骨石哪里是利齿的对手?吴磊只用几铲子,将挖起的麻骨石和沙砾朝两边堆,一会儿工夫,干脆利落,就把那井做却这要是用人挖,那该多艰难?

奶奶爷爷们都夸吴磊的技术好,不愧是奶奶教育长大的,有出息,将睡虎地一代代人想做却不能做到的事做到了。惟愿这孩子将奶奶葬到龙脉之上,从此解脱厄运,一篷扯起,顺风顺水,行时发财哩。

那时候吴磊就看好了,选准了。那条上山做井的路,就是送奶奶到天堂去的。

## 六

吴磊将大型挖掘机开到家门停住后,太阳升到半空之中,就到了亡人入敛的程序。入敛的事由启儿爷按传统风俗主持。启儿爷晓得古礼,是乡村传统治丧的行家。

吴磊将吊床上用的钢丝绳子,挂在挖掘机的巨牙之上,吊起来平稳地放在大门前。那吊床正好是放棺材的棺床。启儿爷在大门外因地

制宜,用蓝红塑料布,扯了个简易的棚子。用大型挖掘机送葬,那吊臂伸不进屋,只有在大门前场子进行。因为亡人入敛时,按照古礼不能见阳光,所以启儿爷就在大门口,扯了这样的棚子,相当于在屋里入敛。

入敛也不用多人。有启儿爷出力,让吴磊做帮手就行。奶奶生前就将棺材准备好了,那是奶奶养鸡生蛋,舍不得吃,卖了积钱,就地买的木材。那黑底子的棺材,虽说是杂木打的,但奶奶爱体面,用心一年刷一次清漆,放在屋里搁在凳子上阴着,漆黑发亮,就像杉木的,镜子照得见人的影子。棺材的头边,写着一个大福字,是金色的。金字的周围,绘的是红色牡丹花,象征着花开富贵。那都是奶奶的手笔。奶奶识得字,能写会唱,绘得一手好花样。

启儿爷同吴磊将奶奶的棺材抬出来,放在吊床的棺床上。大门前的场子很平,棺材放上去后很稳当。启儿爷和吴磊把穿戴齐整的奶奶,从屋里的榻上抬出来,放进用皮纸垫的棺材里。于是启儿爷就用木勺儿将用水发过的熟石灰,细心地铲进棺材里,将遗体周围填满。那石灰也是奶奶生前省吃俭用,为自己准备的。奶奶将钱给启儿爷从镇上买,叫他用运货的空车,从镇上拖回来的。远亲不如近邻,隔壁隔落地住的,启儿爷乐善好施,愿意帮寡奶孤孙的忙。细心的奶奶生前就把她的后事,准备得井井有条。启儿爷将棺材里的奶奶露出头脸,让吴磊看最后一眼。吴磊泪流满面。

于是启儿爷就叫吴磊进屋,同他将棺材的盖子抬来,盖上了。盖上后,启儿爷上到棺材上,用脚使劲跺实,然后下来用桐油拌的石灰膏,将棺材四周的缝儿仔细抹合。启儿爷拿出四根大铁钉,喊:“亡人受钉!孝孙磕头饮泣!”这是传统棺葬的说词。棺材上盖后钉钉,是人生最后一道程序,棺盖上钉后,从此子孙阴阳两隔,是最痛苦的事。吴磊就在奶奶的棺材前,双膝跪下磕头,泣不成声:“奶奶受钉!奶奶受钉!”启儿爷将四根铁钉用斧头在棺前钉下后,那棺材就牢实得让活人放心。

启儿爷从屋里掇出一个笊箕,那里面装的是启儿爷帮忙煮熟,沥好的米饭。启儿爷叫吴磊掇着笊箕,从棺材上翻过去。这叫“跨棺”,意味着家里的饭传承着有人吃。不断炊烟,生生不息。

吴磊掇着笊箕跨棺之后,启儿爷就拿起那个搁在棺材上的瓦盆,用力丢地上,嘭地一声摔碎了,将那床大红的毯子,覆盖在黑漆的棺材上。于是那苍凉的声音,就从启儿爷嘴里颤抖出来:“孝家赠我八宝钱,点燃宝钱暖金棺。左边暖个娥眉月,右边暖个月团圆。娥眉月上生贵子,月团圆上点状元。”这是传统的丧歌。

启儿爷只唱四句,朝天吼一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起棺!送亡人上路!”

于是穿着毛衫稻草绳子系腰的吴磊,就热血沸腾,迎着天上的太阳,在众人的眼睛里,上到他的大型挖掘机的驾驶室里,开始进行那场撼天动地的葬礼。

## 七

那时候那身穿毛衫苦命的孩子,坐在驾驶室里,将哀乐放大了。那哀乐在天风中阵阵回荡,如泣如诉。

四乡八堡留守的老人们带着炮竹赶来了,来送孩子奶奶最后一程。孩子的奶奶在日子里是几好的人,还通医道哩。日子里老人们有个三痛两痛,她会扯草药给人煎着喝,喝了后就会好起来。小孩子如果头痛发烧,她就会上门刮痧,通经络,让孩子退烧回神。日子里老人们记得她的好处,念系她老人家。

启儿爷将工地老板送的礼花点响了。礼花姹紫嫣红,朝天冲起来。那时候在漫天的太阳光里,那苦命的孩子开动大型挖掘机,用吊臂上的挖齿,将安放在棺床上的,那具盖着红毯子的黑漆棺材,平稳地吊起来,与驾驶室平行,吊在他的眼前,沿着他做井时择的路,缓缓前行。哀乐阵阵,机声隆隆。那盖着红毯子的黑漆棺材,红黑对比,极显楚地风采,就像春天一簇

盛开的映山红。

出垵的路边，睡虎地的乡亲们，点响了送行的炮竹，一树接着一树放。出垵后四乡八堡的老人们，在路边接着放带来的炮竹。炮竹连天，红烟紫雾，腾空而起。那景象让那苦命的孩子，感动得热泪盈眶。

主礼的启儿爷，随着吊棺的挖掘机走。

那时候启儿爷指着天上的太阳，高声叫道：“孝孙哭歌！”启儿对驾驶室喊：“孩子！你不能憋着，把想说的唱出来！”那孩子含着热泪高声唱：“黄鸡公尾巴拖，三岁伢儿会唱歌。不要爷娘教给我，自己聪明学来的歌。”这是山里的童谣。孩子记得这是他三岁想念娘时，奶奶教给他唱的。他唱了后就不想娘。

那时候那孩子含着热泪，接着唱：“竹子爷，竹子娘，我跟竹子一般长。竹子长大做树杪，我长大了做栋梁！”孩子记得这是他上小学时，奶奶教给他唱的。他唱了，奶奶夸他聪明。他心里暖暖的，身上就有了力量。哀乐声中，那个苦命的孩子哭着唱，唱着哭，哭唱得路边爷爷奶奶们眼泪流。

那孩子开着大型挖掘机，顺着他开的路，开到山腰龙脉之下，把吊臂扬起来，将棺床连同棺材平稳地放到那做好的井里，松开一边钢丝扣，抽出钢丝，将奶奶的棺材平稳地落入井中，操作机械朝井里覆土。

那孩子操作机械流着眼泪，对着龙脉大声喊：“奶奶呀！孙子做不到董永卖身葬父啊！孙子也做不到守孝须得三年满啊！我知道那不是您的心愿！您的心愿我知道！那就是苦人总有翻身日，春来杨柳也发青！不信你看天上月，从不亏待赶夜人！”

那孩子操作机械哭得咽住了，透过气来后，接着喊：“奶奶呀！孙子记住您的话！跟好人学好人，跟着燕子学飞行。耕读传家勤为本，努

力赚钱住进城！奶奶呀！孙子向您作保证，找个媳妇接进门。生好儿育好女，两家烟火都继承！您听到了吗？您听到啊！”那覆土随着哭喊声从井里隆起来。启儿爷这才知道，莫看这个苦命的孩子平时不多言不多语，这时候喊的词儿，情真意切，顺口得很，有文采，得了奶奶的真传。

那孩子喊：“奶奶呀！不信苦人无路走，条条大路通天庭！孙子劈路来送您，送您天堂看前程！奶奶啊！请您放心！孙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您听到了吗？您听到啊！您一路好走！走好！”那孩子喉咙喊破了，嘴里有了血腥味。山风吹来，那喊声在山中阵阵回荡。天上的烟花，山上的炮竹、风中的哀乐，都是寄托哀思的。

那孩子操作他的大型挖掘机挖着沙石，一会儿就将龙脉之上奶奶的坟，覆盖成形了。明亮的阳光下，在乡亲们眼里，那就是一座巨大的坟茔，显示着新堆的气象。

启儿爷宣布葬礼完毕。

那孩子将大型挖掘机开到家门地坪子上停住了，脱去毛衫，关掉哀乐，从驾驶室下来，当着启儿爷的面，对着送葬的父老乡亲们，双膝一跪，伏地磕头，起身作揖，道一声：“多谢父老乡亲！等我发财之后，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于是那孩子纵身一跃，上到驾驶室，发动机器，将大型挖掘机，开进卡车的车箱里，开着卡车沿着那条大别山振兴之路，径直开向城里去，赶到工地上班。

正值午时，太阳当顶。

机声轰鸣，车轮滚滚。

远村如黛，江湖如镜。

责任编辑 召唤

## 普通话

杨胜应

椿树做的小床。长一米八，宽一米五，是二十年前爷爷为庆祝我上学，特意雇人上门量身打造。一顿饭，一盘胡萝卜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煎豆腐，炒白菜，半只炖鸡，一壶烧酒。木工杨师傅吃得满嘴油腻，喝得红光满面。等我和弟弟上桌的时候，只剩下满盘狼藉。看着我和弟弟，争先抢着还残留几根胡萝卜丝的盘子，爷爷流了眼泪，安慰我们说，下次一定让我们管够。这一等，就是三年。那是我考取了初中，爷爷非常高兴，卖掉了新收的两担谷子，买回了三斤瘦肉。胡萝卜炒肉丝虽然很香，但却找不到三年前的味道。看我们兄弟俩低头拱饭，爷爷偷偷地流泪。那一刻，我打心底发誓，一定要活出一个模样来。可惜，三年后的中考，我以几分之差，无缘中专，那时候的爷爷，身体也每况日下。弟弟将进入初中，我决定跟随叔伯们南下福建打工。爷爷虽然不忍，但也没有拒绝。他一辈子不喜欢认命，但也不得不偶尔认命一次。就像我的父母替别人家盖新房一样，那么多人没事，偏偏是他们夫妻俩，双双被倒塌的砖块砸中。

空调16摄氏度。身下垫着竹制的精细凉席，身上盖着薄薄的毛毯，红玉背靠着我不睡。真热，真他妈的热，我想。深夜，我辗转难眠。红玉起来上卫生间，不满地嘀咕，大半夜还不睡，明天还得赶工。我心里异常烦躁，第一次大声

吼叫，就知道赶工，不是有人做吗？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老子精力充足，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碍你何事？张大宝，你吃错药了，竟然敢吼老娘。要不是老娘，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破工厂给人打工，你这没有良心的。红玉气急扑过来扭打，我一脚给踹了过去。肥胖的红玉，就像一个矮冬瓜一样，滚下了床，发出一声闷哼，随后是嚎啕大哭。我没有起身安慰，而是取出硬玉溪，点了一支。吐了几口烟雾，我才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地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听见我说要回老家，红玉马上不哭了，警惕地问，回去做什么，回去多久，什么时候回去？我看了她一眼，爷爷过世了，我得去奔丧。红玉虽然蛮横，但也知道大是大非，知道我是谁带大的。爷爷突然离世，她似乎也被我的悲伤感染了。她十分支持我回去，主动给我备好资金，叫我回家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花，要让爷爷体面地离开。红玉没有跟我一起回的意思，其实我也没有想带她回去，乡亲们的流言蜚语不把我淹死才怪。

爷爷的丧事由堂伯父主持着，三年前光荣成为人民教师的弟弟，配合着把各项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归来，无疑是悲伤中的一丝喜悦，当然，这丝喜悦，很快就被悲伤扼杀。看着乡亲们忙前忙后帮衬，我内心流过一阵阵暖流。还是小地方好，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就连以

前爷爷得罪过的人,在这时候,也纷纷赶来帮忙,送爷爷最后一程。在这里,死者为大。生前再大的仇恨,也会跟随人的死亡而烟消云外。刚到家,我一句话不说,扔下包裹,直奔堂屋的灵堂,直挺挺地跪倒在地,喊了三声,爷爷,不肖子孙张宝玉回来了。一边喊,一边磕头,眼泪默默流淌。我丝毫感觉不到额头已经被我磕出血来了,若不是堂伯父阻止我,我一定会磕到晕厥过去。吃完中午饭后,我才逐一地和长辈们,伙伴们打招呼。我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大家多了异样的眼神。招呼完毕,我跟随阴阳先生去后山择地。地择好后,刚到屋,就被堂伯父给拉去了院外的墙角。堂伯父很认真地提醒我,宝玉啊,你怎么操着满口的外地话,你怎么不说我们这里的话儿,你这样子,像什么事儿啊。大家都在议论,说你在外混好了,忘本了,要是你爷爷泉下有知,能够安静地走吗?

躺在小木床上,吹着小电扇,开着五瓦的小灯,我辗转反侧。在这夏日炎炎的季节,盖着崭新的棉被,我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热度。好像此刻正是隆冬,外面大雪正下。堂伯父下午提醒我的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但无论如何,我始终改不了口音。这不是我第一次为说话倍感难安了。记得1998年春节,在和爷爷弟弟吃完年夜饭后,我就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隔壁镇的二姨夫家。在二姨夫家过了三十夜,第二天清晨,就跟随二姨夫坐上了南下的班车。到了湖南的吉首,排队几个小时,终于买到了火车票,然后在株洲转车,又排队买了几个小时的票,这才坐上去福州的车。到了福州后,又坐了几个小时的班车,历经二三十个时辰,我和二姨夫终于抵达了福建泉州。二姨夫在刺桐路为一个小型养牛厂老板喂养奶牛,吃饭住宿的地方就在牛圈的对面,是临时搭建的一个小窝棚。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想进去,还得经过一个破旧的铁门,进出铁门都得自备钥匙。二姨夫虽然有钥匙,但也不可以随意交给他人。更悲哀的是,老板瞧不起我的小身板,还认为我是童工,拒绝雇佣我,并且警告二姨夫,

赶紧把我送走。迫于无奈,二姨夫只得把我交给他一个老乡。我在二姨夫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跟随他去了北峰镇的群石村。那儿有许多小厂,多是一些小老板在市里的大厂接活儿来加工。争取一些小额利润。这些加工厂都是做的陶瓷工艺。所谓的陶瓷,就是用泥巴烧成各种各样的物品。和老家烧砖,瓦坛子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这里烧成的,多是一些小动物和一些生活用品。比如小鸭,小鸡,小狗或者圆形的小罐子,烟灰缸等等。我们则在这些陶瓷土坯上面涂抹色彩,让它们形象丰满起来。

二姨夫的老乡叫万军,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五官轮廓比较清秀。在小厂里很受大家喜欢。其实大家喜欢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是小厂里的质检员,所有工人的产品,都需要他的检验才算合格。因为初次涉及陶瓷,我心里总产生一些畏惧,但在万军亲手指导下,我很快就熟悉了。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活儿,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对色彩有自己的心得,中考填报的就是一所艺术师专。如果不是因为从来没有涉及颜料,我的色彩考试也不会一塌糊涂。通过几天在坯土坯上的学习,我很快熟能生巧,像一些高难度的,线条,眼睛,我也能够很美丽地画出来。万军大喜,马上把这喜讯告诉了老板。老板亲自查看,并叫我现场绘画,见我果然表现优异,立即委以重任。刚好老板接了一批唐老鸭的产品,眼睛的绘制是一大障碍,厂里多是一些学徒,要么就是一些年级大的妇女,手脚不灵活,眼睛画出来非常难看。像这样的动物,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眼睛,眼睛活了,动物就活了。

得到老板的肯定,我很激动,加班加点地干了起来。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到了结算工资的时刻,老板娘一个一个把我们叫去办公室。轮到我的时候,看着年轻漂亮的老板娘,我十分拘束,站在办公桌前,不敢坐下,也不敢抬头看对方,只是双手揉捏着自己的衣角。老板娘笑着说,小四川,你很害羞哟。对于小四川这

个称呼我没有反对,虽然1997年重庆直辖了,但我喜欢别人叫我小四川,感觉亲切,何况厂里好几个四川的,只有我有这个荣幸。我,我。我顿时结巴了起来,不知道如何回答对方。不是我找不到语言,而是我不知道如何发音,才能够让对方听懂。老板娘似乎有意打趣我。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问,你,你什么啊?我,我。我仿佛喉咙被巨石堵住了,就是说不出话来。老板娘见我脸蛋紧张得通红。知道不能够继续打趣我了,便把钱递给我,叫我数数,三百八十元,数目对了,就在收据上签字。我仓皇签下自己的名字,哪里敢去数钱,转身就想离开。老板娘起身叫住我,很认真,也显得关切地说,小四川,你得和万军他们学学普通话。我嗯了一声,转身弯腰表示感谢,快速地逃离了办公室。

万军见我想说普通话,顿时笑了,你小子,总算开窍了,普通话有那么难吗?你仔细想想,我们说的是四川话,只要说慢一点,是不是别人也能够听懂?我想想,好像是这样一回事,点了点头。万军又道,你只要把声音稍微变一些,就和说普通话差不多了。我按照万军的说法试了又试,可惜还是不行,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万军见我方言的影响根深蒂固,也懒得再继续指导我了。我想想,反正厂里大多都是老乡,说不说普通话都可以交流,也就不再那么刻意了。我甚至想,我不会说普通话,就凭借我的能力,老板也不会开除我。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半年,半年时间内,来了一些人,也走了一些人。因为是暑假时间,村里的一些学生纷纷前来厂里做活,争取一些零花钱。那时候的我,已经算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了,不仅参与色彩的调配,还参与部分产品的检验。

有一天,来了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漂亮女子,老板亲自嘱托由我带她。我内心有些激动,也有些慌张。这女子一米六五左右,身材高挑,且不像当地女子一样皮肤黑,她的皮肤很白,看起来水嫩水嫩的,让人看了一眼还想再看。女子很热情,主动和我打招呼,还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我出于羞涩,没有接招,只伸出沾满颜料的左手,示意对方,手脏,不方便。女子叫高邦,就在隔壁高厝村,是市里一个职业中专的在校学生,暑假太长,她闲着无事,就来厂里做活儿。她还告诉我,她家里也有加工厂,不过是做鞋的,做鞋容易伤手,她一个大美女,自然不愿意去做那样的事。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美女,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一个白富美了,她并不排斥我这样一个打工者,自然赢得了我的好感。

几天相处下来,高邦突然意识到我不会说普通话。她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优势,终于可以反过来教我了。有天完工完得早,她没有着急回家,而是把我叫住,说要和我聊聊。我忙说。有什么好聊的,你快回家吧,我还要去爬清源山呢!高邦道,不允许。带点撒娇的味道。那神态,看得我有些痴了,内心跳得很厉害,脸蛋情不自禁地红了。我有点傻乎乎地,嗯嗯地回着对方,根本不敢看她。她笑了起来。轻声对我说,你害羞了。我忙道,哪里,我热的,你不觉得今天好热吗?高邦知道适可而止,她附和着,今天都快40度了,确实很热。不过,再热,我也得和你谈谈,我想和你说个事儿,你答应我,别生气好不好?我大方道,说吧,不生气。她道,你是不是说不来普通话啊?我没有想到对方还是想到了这事。承认吧,觉得丢脸,不承认吧,自己好像是真的说不来,便没有吭声,点了点头。要不,我教你说普通话吧。你教我?怎么,小瞧我了不是?我保证教会你。我说好啊。高邦自以为教我说普通话是件简单的事儿,可是学了一个下午,我连几个简单的句子都说不出来,她非常郁闷。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去的,高邦决定了,每天都要教我一会儿,做活儿的时候,她也不忘变相和我交流,对话。可惜我就是死脑筋,转不过弯儿,始终进入不了大门。眼看开学将近,高邦也焦急了起来,她甚至对我下了狠招,很郑重地告诉我,如果我学会了,她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时间相处比较长了,我和她之间的陌生感几乎没有,关系十分熟稔。我开玩笑说,还不如把你介绍给我。

高邦竟然面色不改地说,行啊,只要你学会。见对方满口答应,我很兴奋。就算对方没有时间教我,我也自己练习,向万军他们请教,可惜,还是突破不了那道壁障。高邦也有些失落,不知道是她没有教会我的原因,还是做不成我女朋友的原因。总之,在她离开工厂,回学校的前一天,她和我耍了小脾气,说以后不理我了。这让我手脚无措,心里有点酸楚感。

高邦的离开,让我失落好长时间,这种感觉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也体验过,那是我的一个叫李英的美女同桌,懵懂当中,我给对方写信,和对方约会,只要她不理我,我就会难过,倍感失落。而高邦的离开,带给我的失落感更强烈。我知道自己爱上对方了,但想到自己的身份,我最终摇摇头压制了那份感情。时间继续飞快地流逝,有一天,二姨夫突然来厂里找我们,说他四十五岁的生日快到了,盛情邀请万军和我去他那儿做客。那天我们如约前去,到场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老乡都到了。大家许久不曾见面,十分亲热,敞开肚子喝酒,很快喝得醉醺醺的。酒后大家也没有着急离开的意思,聚在一起扎金花。我对打牌不感兴趣,就在二姨夫的小床上休息,等到傍晚醒来才知道,万军输惨了,好像有四五千元。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最多也才五百来元,一年也才几千,万军相当于把一年的酬劳都输了。他没有那么多现钱,有大部分都是在二姨夫他们那儿借的。因为输多了,万军心情不好,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回去了。我虽然有点怪万军走的时候不叫我,但想到他输了那么多,心里难受,反而同情他,为他难过。因为回去要走很长一段路,加上喝酒头晕,没有食欲,我也没有吃晚饭,和二姨夫等人打过招呼,也离开了。回到厂里,万军躺在床上抽烟,发呆,见我回来了,也没有招呼。我想安慰他几句,又生怕他更加难过。好在厂里吃饭是不要钱的,抽烟也可以在厂门口的小卖部赊欠,万军第二天就从赌博的阴影走了出来,继续干活。见他像没事一样,我也放心了。

没有想到的是,月底结算工资的时候,万

军偷了厂里几个工人的工资,半夜逃跑了。第二天,我还在睡觉,就被那几个工人揪住,要扭送我去公安局,说我和万军是同谋。我当然打死不承认,但作为万军的老乡,也是万军介绍过来的人,我自然成为了他们发泄的对象。这事惊扰到了老板,老板也为这事痛心,但还是为我说话,毕竟我也不知道万军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老板为我说话,一方面是我真的无辜,另一方面,是我的能力在那儿。要是我被逼走了,厂里的活儿就耽搁了,到时候,老板损失就大了。为了安抚大家,老板私人掏钱,给每个被偷的工人补贴了两百元,那些人才没继续闹下去。这事虽然平息了,但我内心的不安始终无法排除,特别是接下来的日子,那几个人对我十分仇视,还扬言要找机会报复我。我决定跳槽,换一个工厂做,想法一旦滋生,就再也难以控制。一个礼拜后,我找老板娘支取了两百元,借口家里爷爷生病需要钱。老板娘也没有二话,直接拿了三百元给我,还吩咐我,停下手中的活儿,先去给家里寄钱。老板娘的关心让我很感动,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离开前,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放到老板娘办公室门口就匆匆地走了。也不知道,老板们是否认真看了我的感谢信,不过,看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需要我的,不是感情,而是技术。

离开群石村小工厂,我幸运地在了后茂找了一个比原来还大一些的陶瓷加工厂,叫华光陶瓷工艺厂。这里也有几个老乡,没有多久我就和他们熟悉了。听他们说,老板是个离婚女人,模样长得不错,就是有些胖,好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媳妇,因为没有生育,被人家抛弃了,后来拿了一些钱,自己在这里办了加工厂。不过,这不是她生钱的主要门路,据说她在市区还有个门面,她长期在门面那儿做化妆品生意。加工厂一直都由一个江西省的男子打理,私底下大家都在传两人是情人关系。其中一个叫杨明的老头笑着打趣我,说老板特别喜欢帅气的小年轻,你的模样非常合适,说不定你被她看重,转眼就发达了。对于杨老头的打趣我

嗤之以鼻,我是那样的人么?但初来乍道,我也没有过于显露声色,只是笑着说,她怎么可能看得上我,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来。几个老乡都惊讶地看着我,你可是读过书的,怎么说不来普通话呢?特别是杨明,他拍拍胸脯说,瞧,我大字不识一个,照样说得顺溜。杨老头确实没有说大话,他的普通话,方言音比那几个年轻的还少。我万分尴尬。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就是改变不了呢?对于我们说四川话的人来说,只要把音调稍微变化一下就是普通话了。来到华光厂,每晚睡觉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着话儿,感觉每个音都很准,比普通话还普通话,可惜说出来就是变样。

日子在无聊繁琐中流过。半个月后,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板。她身穿一条黑色的紧身牛仔褲,上身穿着一件带毛的皮衣,很好地把她一米七左右的高个凸显了出来。不过,从对方比较凸的腰身来看,她比较胖,属于丰满类型的女人。她的脸蛋不算很漂亮,但也属于小美女范畴。她浑身上下散发着的成熟女人味道,瞬间吸引了我。她进了工厂,把我叫去办公室。她叫我坐下,像警察审犯人一样审问我:现在多少岁,叫什么名字,读过几年书,哪里人等等。我有些忐忑,知无不答。问完了,她突然覆身过来,挑逗地看着我说,你觉得我美吗?我结巴着说,美,很美。说完我紧张得浑身冒汗。看我紧张模样,老板放肆地笑了起来,肆无忌惮的,胸前的肉,抖得厉害。她说,你果然不会说普通话,方刚那家伙没有骗我。你怎么不会说普通话呢?姐姐教你好不好?我吓了一跳,连忙说不敢。她说,就这样定了,我会经常过来。

离开办公室,从老乡口中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叫红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教我讲普通话,好像她没事做一样。我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老乡,生怕他们嘲笑我。但就算我没有说,被红玉叫去办公室这件事,依然被他们奚落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我要发达了,被老板看中了。我经常在想,难道她真的看中我了?要不然她也不会问我,她漂亮不漂亮,也不会提出教我

说普通话。我心里有些不安,想离开这里。可是年关要到了,我离开这里,又去哪里找这样一个适合安身的工厂呢?我狠下心来,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真正到那天再说。经过和红玉的相处,我发现事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她只是生活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儿,至于那小江西方刚,也并不是她的什么情人,她只是分身乏术,不得不把工厂交给一个稍微放心的人管理。红玉是真的打算教我说普通话,见通过对话教不了我,她还去咨询了一些朋友。最后她找到了个方法,找来基本初中语文教材,叫我空闲下来就放开嗓子读书,她还亲自一字一句地教我念。不知道为什么,读书,我的发音很端正,字正腔圆的,很标准的普通话。红玉非常惊讶,似乎看到了曙光,便教得更认真了起来。甚至有时候,店铺也不开,跑来教我,这让我十分感动。受她的邀请,那年我留在了泉州,没有回家过春节。那年春节,我并没有因为远在异乡而感觉到孤单。红玉带着我去了很多地方玩,还带我去惠安看了海。在她的指导下,我终于会说普通话了。红玉惊喜地忍不住抱了我转了一个圈儿。我像一个木偶一样,任由她抱着。不过,我们没有发生更多深入的动作。

红玉仿佛认定了我这个弟弟,在小江西回家后,她便把工厂交给了我。我受宠若惊,但也倍感惊喜,认真地替她管理。我们的关系随时间的推延,不断地加深。半年后的一天,在她的生日宴会上,她向我倾述了她的辛酸。她并不是不育,而是老公有了另外的女人。她不甘心,找男人闹,结果被男人抛弃了。她知道无法更改这个结果,便索要了一些赔偿。从此,她不再相信男人,觉得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平时她故意做得很喜欢男人的样子,像个富婆,喜欢和小年轻在一起,外人则误以为她是那样的坏女人,其实她心里很苦,一直希望找个疼她的男人。红玉说我很好,真的很好。说到这里的时候,红玉睡了过去。看着眼前春光流露的成熟魅力女人,我身体有了反应,我心慌,紧张,不

知该怎么办,就这样安静地守护在她身边,直到第二天对方醒来。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昨晚没有说什么胡话吧?我摇头。她说真的?我再摇头。她这才放心地洗脸去了。我有些纳闷,她话里的胡话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在华光又过了半年。爷爷突然意外生病了,需要一笔钱,我只得硬着头皮找红玉支取工资。红玉二话不说,直接拿了两万给我。并放我回家看看爷爷。我很感动,说了声谢谢。回到家里,把爷爷照顾好,半个月后我便再次回到了华光。原本红玉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我也想在家里多陪陪爷爷。可是,因为我满口普通话,让爷爷蒙羞,爷爷非常生气,叫我说方言,我竟然怎么也说不出。爷爷愤怒地骂我,说我背弃祖宗,还扬言不要我这个孙子。我十分伤心,万分不解,不就一个普通话吗?到处都有人说。之前我还因为说不来普通话,成为大家的笑柄,为何,我会说普通话了,又因说不来家乡话而被亲人唾弃。对于爷爷的指责,我很恼怒,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回到华光才知道,红玉因为投资化妆品,买到了假货,很多顾客使用后脸部受损。红玉支付了巨额赔偿,掏空了她的存款,她不得不把店铺、住房转手,只身住到工厂里。这次事件对红玉的打击很大,她的性情大变,竟然以借我的两万块钱要挟我和她结婚。我当然不甘心,可我又没有办法偿还欠款。我甚至想到过偷偷地跑掉,让对方找无可找。但想到祖祖辈辈都没有做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我只得同意了红玉的要求。就这样,我们连结婚证也没有扯,便住在了一起。多年过去,因为和爷爷闹别扭,也因为和红玉的同居,老乡们的谣言到处扩散。我终觉无脸见人,便一直不回家。如果不是爷爷过世,我依然没有回家的念头。

爷爷的丧事办好后,我给小弟留了一些钱,便打算离开。小弟没有挽留我,因为他也要赶去上课。他去学校前告诉我,今年年底他可能会结婚,希望到时候我能够回家。我点头答应了。爷爷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两兄弟,弟弟的

婚事,是家里的头等大事,我自然要到场。小弟欲言又止,我知道他肯定有不便说的话想和我说,我没有追问。小弟见我没有问,只好走了。他离开几分钟,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叫我带嫂子一起回来。我想到了红玉。这些年,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没有办证,但也算是事实夫妻。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把工厂做得有了起色,在泉州也买了房子,车子,除了没有生孩子,该有的都有了。只是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不想和红玉生个孩子。难道我心里还隐藏着其他的想法?我曾经去高厝村找过高邦,也单独约她出来喝过咖啡,也得知了当初她并不喜欢我的事实。就像当初我给李英写情书一样,她虽然答应做我女朋友,事实上,她并不喜欢我。她给我的答案很简单,我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她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在离开前,我给初中同学杨波打去电话,他是我初中毕业后唯一还保持着联系的同学。杨波得知我竟然在老家,大为惊喜,非要叫我喝一杯。杨波是班上考上中专校的三个同学之一,后来和县上某领导的女儿结了婚,如今在县财政局上班,有车有房,育有一个女儿。不知道为何,我脑海里突然闪过李英的影子。我鬼使神差地问,你知道李英的消息吗?说到李英,杨波嘿嘿干笑着,很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来聚餐,保证能够见到李英。杨波的答案让我振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聚餐在县上新修的朝阳酒楼。见到杨波,我直言不讳地说,干嘛选择在这样的酒店,纯属浪费。杨波拍着我的肩膀,低声说,怕什么。公费报销,又不花你的钱。再说了,兄弟你回来了,我怎么能够在小餐厅请你呢?听了他的话,我只能笑着摇头,不知如何作答。十多分钟后,几个老同学陆续来了,有两个还记得名字,有两个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在大家都主动报着名字和我打招呼,赵谦,刘铭,吴迪,王志成,这四个同学都在县城谋生,赵谦在县自来水厂送水,刘铭在职校教书,刘铭当初和我一样,没有考上中专,不过他没有弃学,而是去读了高中,

后来考了个师范大学,算是曲折救国了。吴迪自谋职业,学了广告策绘,开了个广告公司。王志成后来参军,通过家里关系,转业到县交通局做了一名司机。李英和刘铭一样,也去读高中,考了大学,大学毕业后,通过公考,目前在一个乡镇做公务员。前些日子,李英刚借到县委统战部工作。李英是在半个小时才来的。她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头发高高地卷起,棕色,白嫩的脖子露出来,给人一种高雅的气质,看得我砰然心动。只是,白嫩的脖子上,缺少饰物,看起来有点小小的遗憾。多年不见,李英也不再是当初的小女生,她变得很开朗,走到我身边,直接叫杨波让位,靠着我坐下就自罚了三杯啤酒。喝酒的举止和她的穿着打扮有些出入,但不影响我的感觉。

整个宴会几乎都是在灌酒的气氛下进行的,没过多久,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李英非要去唱歌,说喝得不够尽兴。既然美女要求,几个男士当然接受。原本我是不愿意去的,多年来

不曾放开喝酒,几杯下肚,就觉得头昏脑涨,有些难受,但李英死挽着我的手,不准我走,整个身子往我身上挤着。我有些心猿意马,便答应了。在吧台,我直接要了个豪包,可惜,唱到一半,同学们就跑掉了一半,等到了12点,只剩下杨波、李英和我。杨波悄悄对我说,兄弟,我得走了,你嫂子打电话来催我很多次了,再不回家,就挨批了。你和李英难得见面,抓住机会,她还是单身哟。说完对我露出了诡异的微笑。杨波的话,仿佛一根火柴,划过干枯的稻草。我看着一边唱歌一边扭动身体的李英,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了她。我大胆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李英的反感,她似乎更加有意地靠近我。我借着酒意在她耳边轻轻说,很晚了,我们去休息了吧。李英停掉歌声,突然不满:张大宝,说普通话!

责任编辑 召唤

## 康哥

马 潞

不等客人说话，康哥已经提着自己的工具包，一瘸一拐地离开。他走得很慢，偶尔还会回头瞥一眼自己刚刚修好的机器。

正逢年关，这家家庭游乐中心的客流量达到了一年中的顶峰，数百平的店里每天都人头攒动，鼎沸人声夹杂着各种机器的音效，前台乐此不疲地播放着已经让人听不真切的流行歌曲。

狭窄的办公室里不停有员工进进出出，脚步匆忙，这几日客人太多，每天上班就如同打仗一般。经理几乎每天都在招人，主要针对打寒假工的学生，学生都比较勤快，学东西也快，关键是，他们都是做短期工，到了店里的淡季自然会离职。

康哥提着工具包刚走到办公室门口，迎面就撞上来一个手里提着两大桶游戏币的男孩子，康哥顾不得腿脚不便，急忙侧身，才避免了对方撞到自己身上。

“康……康哥，对不起对不起，没撞到您吧？”男孩子急忙道歉。

康哥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这个男孩是前两天招进来的，据说在省城上大学，在康哥的印象里，是个很勤快也很能吃苦耐劳的孩子。

康哥没搭话，只是摆了摆手，示意他去忙自己的。

男孩点了点头，玩命般提着手里的沉重的游戏币飞奔去前台。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十来个平方，几张

桌子，一个饮水机，所有员工在饭点的时候都在这里用餐，休息，本来就不多的空间变得更加拥挤。办公室里面连接着同样狭窄的库房，密密麻麻堆着各色公仔娃娃，机器零件，和很多大大小小的纸箱子。

“康哥。”

“康哥——”

有几个员工正坐在桌子前吃饭，见到康哥进来，不约而同打起了招呼。

康哥只是点点头，便再无他话。只是在看到一个相熟的老员工的时候，才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哎，吃得好哩！”

老员工嘿嘿一笑，“最近不是忙吗？吃点好的，不然怎么上这个班哦。”

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康哥，笑问道：“康哥，你吃了没？”

康哥接过香烟，找了个位子坐下，才回道：“还没有，等下吃。”

随即摸出打火机，将手中的香烟点燃。

角落里，女经理从那台老旧的电脑后面探出一张笑脸，看向康哥：“康哥，上个月的工资表做完了。”

康哥的目光落在女经理胖乎乎的脸上，笑着问道：“领导，我能发多少？”

女经理神秘一笑，嘿嘿道：“我也不知道。”

康哥白了一眼那个比自己还小上十几岁的女领导，笑骂道：“那你还说？”

女经理起身，断了一只扶手的电脑椅吱呀作响，她走到康哥面前，笑道：“这个月我们分店的业绩很好，每个人的工资都不低。反正我报给老板了，等老板签字，工资就下来了。”

康哥趴在桌子上，转头看向站在身前的女人，用开玩笑的口吻笑着问道：“领导，你悄悄给我透露一下，我能拿多少？”

康哥知道，以上个月的业绩，他的工资肯定不会低。可是这里的工资表，却不是公开透明的，在发到薪水之前，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发多少。

而知道每个员工薪水的，只有女经理和老板。

女经理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依旧没答话。

见女经理守口如瓶，康哥突然起身，用孩子般的语气抱怨道：“哎哟，我这个月还有几千块的信用卡要还，给娃娃请家教，交保险，太难了。”

女经理闻言哈哈一笑，转身就回到了那台办公室唯一的电脑面前坐下来。

康哥十几岁就离开了家乡，来到这里，跟着一个表亲学起了机器维修，九十年代各种大大小小的游戏厅开满城市的角落，康哥有天赋，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在调试维修游戏机的领域也算小有名气。

后来游戏厅逐渐被网吧取代，康哥到处找活计来维持家庭开销，但总是入不敷出。再后来，这家游戏厅的老板经人介绍找到他，请他做了机修师傅。

可是，天不遂人愿，两年前，康哥查出了膝盖骨坏死，做手术要十几万。

康哥的孩子才上初中，媳妇儿在超市做着一份收银的工作，每个月只有可怜的两千块钱。

康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钱，去省城的大医院把自己坏了的骨头换了去。

在这家分店，他是资历最老的员工，以前老板很信任他，店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会

先和他商量。

直到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瘸子，直到那个坐在电脑面前的女人从一个普通员工突然升到了经理的位置。

九零后的年轻人有能力，有活力，开始用很多康哥听都没听过的什么各种A皮皮管理公司。只有小学文化的康哥就慢慢从门店管理者做回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机修师傅。

康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逐渐被这个时代甩在身后。所幸他的技术精湛，电玩城离了机修师傅就运转不了，所幸才升任经理一年多的年轻女人对他还算恭敬。

老板全国各地都有生意，偶尔才会来一次分店，这里的大小事务就都顺理成章地交给了年轻女人。

老板年龄和康哥差不多，省城人，典型的富二代，话不多，个不高，长得白白胖胖。

在康哥眼里，老板的为人处世，除了抠门了一点，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以前刚开业的时候，凭借着康哥二十多年与电玩城打交道的经验，才使得分店顺利的发展到现在。

康哥从未居功自傲，上班从来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

可是最近，康哥总会有种隐隐的不安。自从年轻女人走马上任，对公司制度和运营进行了多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康哥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被边缘化的老员工。

就拿今天来说，好像康哥连看自己薪资条的资格都没有了。

老板会不会卸磨杀驴？康哥心底总是不自觉地冒出这样的想法。

一想到如果自己失业，没有什么积蓄的家里，所有的生计就只能依靠妻子一个月微薄的两千块，别说存钱治病了，痛就直往康哥心里面钻。

康哥落寞地坐着，双手用力揉了揉脸颊，努力让自己不去想最坏的可能。

“康哥，康哥……”

这时，一道身影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康哥抬头，是刚刚那个在门口险些撞到自己的新员工。

“怎么了？”康哥问道。

男孩显然是跑过来的，喘着粗气，额头满是汗水。

“那边有台机器故障，所有领班轮流修也没修好，客人一直都等着……”

康哥出于本能想起身，却突然犹豫了一下，抬起的屁股又悄悄放下。

“把游戏币赔给客人，把机器关了，我等下过来。”

新员工愣了一下，后知后觉地点头应道：“哦，好。”

说完转身便要离开，却听身后的康哥开口叫住了他。

“算了，你带我去吧。”

“哎，好，康哥，我给你拎包！”新员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几步并做一步，一把抢过桌子上的工具包。

电脑前的女经理见到这一幕，指着新员工对办公室里的人打趣道：“看看小周做事，你们都要多学学。”

众人闻言爆出一阵善意的哄笑，虽说小周才来没几天，不过他的确让很多同事都喜欢。

小周羞涩地挠了挠头，提着工具包侧身让康哥先走，然后快步跟了上去。

“小周，你读的哪个学校？”走在前面的康哥头也不回的突然问道。

这是康哥第一次和小周说话，小伙子显得有些错愕。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迅速回道：“我读书笨，就只能上一个普通的本科学校。”

康哥回头看了他一眼，笑道：“不管是哪所学校，多读书总是好的。”

小周腼腆地笑了笑，重重地点头附和。

“那你怎么会到这里上班的？”康哥接着问，语气柔和了许多。

“家里穷，就想着假期的时候能赚点钱。”小周老实回答道。

“老家是农村的？”康哥又问。

小周羞涩的表情逐渐变得伤感，“我爸去年出车祸，没了一条腿，现在就我妈一个人挣钱，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康哥闻言顿足，转过身来，重重拍了一下小周的肩膀：“你是个好孩子！”

康哥突然想起，自己上周答应了刚上初二的女儿，发工资了要给她买一套书，叫啥名不记得了，反正得要几百块。

小周把康哥带到出故障的机台面前，康哥只是简单瞧了几眼便知道了问题所在，他慢慢蹲下身子，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机台，又从工具包中拿出一些工具。

小周双手扶膝，安静的看康哥修机台，偶尔还会蹙着眉头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

“嗯，康哥，你那颗螺丝是不是放反了？”小周突然开口道。

康哥闻言往里一看，还真是，由于零件太多，自己修机台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这种问题。

但是小周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这么一会儿就能看出问题所在，属实难得。

康哥心中不禁感叹，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以前公司的员工，跟自己学机修，文化低一点的，观察力终归还是差一些。

很快，机台修好，康哥让小周去忙，自己慢悠悠地走回了办公室。

刚坐下来，女经理就对他说道：“康哥，老板今天会过来，晚上有个会议，人事可能会有一定的调动。”

康哥闻言，心中一紧。

“哦。”

他勉强挤了个微笑，简单应了一声。

女经理似乎没有觉察康哥的神色变化，继续说道：“老板问我公司的新人怎么样？我说有几个还不错，可以培养到管理层来。”

就在这时，康哥鬼使神差地接了一句：

“机修师傅的活，赵强完全可以胜任。”

康哥话音刚落，女经理就愣住了。

康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提赵强，赵强一年前刚来公司的时候跟着康哥学机修，很快就小有成绩，又得到女经理赏识，进入管理层当上了领班。

“我也觉得强子业务能力不错！”回过神来，女经理也附和道。

正在这时，一个笑容阳光的小年轻走进了办公室，女经理一见他便开心叫道：“强子，你终于来了！”

赵强径直走向女经理的办公桌，将一杯包装精美的咖啡放在桌上，笑道：“咖啡，趁热喝。”

女经理笑颜如花，甜甜地回了句“谢谢”，拿起咖啡喝了一口。

康哥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摸出一支烟点燃。

“听说老板要过来？”

赵强随手拖过一把椅子，坐到了女经理的身边。

女经理放下咖啡，突然严肃地说道：“这次会有人事变动，你表现得好一点，我可在老板面前说了你不少好话。”

“好！”赵强点了点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康哥心里顿时涌出很多无奈和委屈。

赵强年轻，有能力，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刚进公司的刻苦勤劳，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做职场小白。现在的他，每天都在讨好上司，能偷懒就偷懒。

可在上个月，他的工资却高了康哥的很多，康哥觉得很不公平，自己每天累死累活，拿的薪水却没赵强的高。所以，他现在对赵强非常不喜。

接下来，康哥便看到，女经理和赵强在低声说着什么，似乎还有意背着他。

他再也坐不住了，掐掉手中的烟头，提着工具包便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办公室。

外面人声依然鼎沸，可在康哥眼里，这世界仿佛都已经静止。

或许，今晚过后，他该好好想想自己未来的路了。

晚上刚过饭点，老板就到了。

女经理带着赵强等一干管理人员，在店门口站得整整齐齐，迎接老板。

老板并没有带其他人，随行的是他的妻子，和高挑美丽的老板娘并肩前行，又矮又胖的他显得很滑稽。

两人一出现，女经理便迫不及待地迎上去，伸手挽住了老板娘的胳膊，亲昵地道了一声：“姐，你也来了。”

老板瞥了一眼康哥的腿，随即笑问道：“林康，你的腿现在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康哥努力挤出一个笑脸，故作轻松地回道：“就那样呗，除了走不快，也没得啥子影响。”

老板闻言只是点了点头，便转身和其他员工一一打招呼，看到熟悉一点的员工，还会寒暄几句。

赵强小心翼翼的站在女经理身后，大气不敢出。

“赵强越来越精神了哈。”老板伸手拍了拍赵强的肩膀，笑道。

赵强也陪着笑，站得愈发挺直。

最后，老板转头问女经理：“会议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店里有资格参加会议的除了女经理，康哥，赵强和另外一个领班，还有一个前台组长，是个长相甜美的年轻女孩。

众人很快便挤在办公室唯一的电脑前，围成了一个圈，老板如众星捧月般靠在电脑椅上，酝酿着开场白。

他伸出食指挠了一下油亮的额头，清了清嗓子，才开口说道：“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有两点，一呢是我准备对门店重新装修，具体的计划我已经发给小陶，小陶，给大家发一下。”

“好的，老板。”

女经理起身从桌上拿起一摞打印好的计划书，准备发给众人。

“我来吧。”一旁的赵强站了起来，从女经理的手里抢过计划书，依次分发给众人。

女经理满脸笑意，对赵强的表现极为满意。

等每个人都拿到了计划书后，老板才继续说道：“关于装修的计划都在里面，这期间还需要你们员工的协调与配合。”

说罢，他伸手拿过桌上的矿泉水，拧开瓶盖，重重地喝了一口。

“想必你们也清楚，因为疫情，生意不好做，年关过后，我准备裁掉一些人，公司也有自己的难处，希望被劝退的员工不要介怀——”说着，老板的目光在身前坐着的员工身上一一扫过，最后在康哥的身上略微停留，才收回去。

康哥心中一凉，难掩落寞，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他悄悄攥紧手中还没捂热的计划书，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点。

“老板，你放心，既然公司有难处，我们做员工的，无论谁被裁掉，相信都不会埋怨的。”众人都还没说话，赵强第一个开口附和。

老板满意地点了点头，女经理脸上的笑意也愈加浓烈。

老板将手里的矿泉水放回桌上，继续说道：“接下来，我会和准备裁掉的员工们进行单独沟通，也会给予相应的补偿。好了，没什么其他事的话，就散会吧。”

众人闻言，都陆续起身，只有康哥，后知后觉般抬起头，缓缓站了起来。

正当员工们准备离开时，又听老板说了一句：“林康，你留一下。”

众人都愣住了，随即不约而同转头看向康哥，瘦弱的康哥面色苍白，仿佛瞬间老了十几岁。

有的员工满脸不可思议，或许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第一个被裁掉的竟然是康哥。

“你们都去忙吧。”见众人愣着不动，老板不得不开口催促。

听到这话，员工们才回过神来，快步离开。

“来，林康，坐。”老板或许想撑着扶手站起来，却没想到电脑椅没了一只扶手，让他差点扑了个空。

他走过去，一把搂过康哥的肩膀，拉开一张椅子，等康哥坐下，他才绕回电脑前落座。

似乎是不不知道怎么开口，于是他又打开那瓶水喝了一口。

对面的康哥低着头，看不清表情。那份计划书还拿在手里，只是有些皱皱巴巴，如同一条条狰狞的伤口。

沉默半晌，老板终于开口了。

“这几年你也为公司付出了很多，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会尽量满足你。”

康哥这才抬起头，满脸复杂神色，委屈，不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愤懑。

是的，他很愤怒。

他不过四十出头，在这里上班以来，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个瘸子，他完全可以去更大的电玩城做机修师傅，也正因为他是瘸子，他才不能丢了这份工作。

一想到贤惠持家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康哥脑中就一片空白。

他看了一眼被电脑挡住大半张脸的老板，发干的嘴唇微张，却始终没有开口，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该说些什么。

比起老板，康哥对自己这只瘸腿的怨恨更大，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腿，攥紧拳头悄悄地狠锤了两下。

“康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见康哥迟迟没有回应，老板又开口问道，显得极为耐心。

康哥再次抬头，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可以让我自己辞职吗？”

老板听到这话，以为自己听错了，他都已经准备好迎接康哥的狮子大开口。

“你说什么？”老板身体前倾，做了个侧耳的动作。

康哥盯着老板，表情严肃，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可以让我自己辞职吗？”

老板确认自己听到的没错之后，不禁愣了一下，随即便笑道：“这个当然没问题。”

顿了顿，他又继续说道：“另外，公司会给你们劝退的员工每人两千块的补偿，和当月工资一起发放，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康叔缓缓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坐麻了，好一会儿才从椅子上站起来，身影单薄的他此刻有些颤颤巍巍。

“谢谢。”他对着坐在电脑后面，终于看得清楚张脸的老板微微鞠了一躬，便转身要走。

老板见此情形，伸出一只手，欲言又止。

“康哥，康哥，店里有台机器又坏了——”

康哥刚走到门口，小周的声音便传了进来。

下一秒，一道身影便冲进了办公室，小伙子满头大汗。

看到康哥正好在，小周一脸惊喜，正欲开口说话，突然看到电脑前端坐着的老板，便连忙收口。

“对不起，老板，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小周有些尴尬。

老板看了看康哥，转头对小周笑道：“没关系，年轻人，干劲十足啊！我听说公司新招了一个工作很拼命的年轻人，就是你——

小周吧？”

“啊？”小周听到老板的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随即急忙点头道：“是的，我就是小周。”

“嗯，不错，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老板对他点了点头。

“好的，谢谢老板！”

康哥转头看向小周，青涩的面庞上，那双眼睛里，都是光芒。

“小周，带我去，我教你怎么修。”康哥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柔声说道。

半个小时后，小周提着康哥的工具包站在一台机器前失神。

半小时前，康哥修好这台机器，将工具包递给自己，然后问道：“你会写辞职信的吧？”

单纯的孩子不假思索便回道：“会的。”

康哥看着正在擦汗的小周笑了笑，道：“帮我写一份辞职信吧，写漂亮些，就当做我教你修机器的报答了。”

不等小周反应过来，康哥的身影便已经消失在熙攘的人流之中。

公司门口的十字路口，康哥走了好几年，或许以后，他都不会再经过这里了。

康哥骑着电瓶车，停在路口等红灯，他回头看了一眼晚上八九点仍然门庭若市的店面，紧了紧身上厚厚的冬衣，自嘲般一笑，道：“我只是一个瘸子啊。”

矮小的电瓶车慢慢消失在街道尽头，终于淹没在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和交错的灯光中。

责任编辑 召唤

HUANG

WEI

〔作者简介〕：黄薇，笔名羽童，四川崇州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西南班学员。著有散文集《梦着的蝴蝶》《散文中国第五卷：七个人，七种散文》（合著），诗集《水边书》和长篇散文《县联社》。在《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星星》诗刊《诗选刊》《中国诗歌》《散文诗》《四川文学》《安徽文学》《青年作家》《西南军事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诗歌。作品入选《2014中国年度诗歌》《2008中国年度散文诗》等国内多种诗歌选本。散文集《梦着的蝴蝶》获攀枝花市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散文《在钢铁中生活》获首届四川散文奖单篇类一等奖。五次获攀枝花文学艺术奖（政府奖）。现为攀枝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攀枝花文学》副主编。



## 薪火相传

——我与《攀枝花文学》的十年

黄薇

《攀枝花文学》五十岁了，她对攀枝花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五十年来，她以纯正的风格、高雅的品质，呈现出一本纯文学刊物应有的独立之姿。我衷心祝愿她永葆青春，四季花开。

与《攀枝花文学》的结缘，再简单不过。我在攀枝花，耳濡目染的是当时热气腾腾的攀枝花文学。我在来攀枝花工作以前，主要在《凉山文艺》发表作品。我第一次去《攀枝花文学》编辑部，怀揣着凉山州作家协会开的转会介绍信，来到攀枝花市作家协会所在办公地炳草岗人民街85号，这个地址同时也是《攀枝花文学》杂志社编辑部的办公所在地。刘成东主席热情地接待

我，还赠送他的诗集《黑月亮》和散文集《夜雨心窗》给我。之前，我常在《攀枝花文学》上读到刘成东老师的作品，还能读到吕文秀老师的作品，于是渐渐知道，他们不仅在攀枝花是有影响力的作者，还是《攀枝花文学》杂志的编辑。

1997年，《攀枝花文学》杂志刊发了周强的短篇小说《利好消息》，同时配发刘成东、张鸿春以及陈雨声的评论，这期杂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攀枝花的本土作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后周强的又一篇小说力作《扑面而来》也在杂志头条隆重推出，后来又有了黑子、雷浩、陈启垠等青年作家闪亮登场，他们真是风华正茂啊，再后来又隆重推出了召唤的小

说。这些作家都受到了攀枝花文坛的瞩目,由此可见,《攀枝花文学》在当时紧跟时代大潮和文学发展浪潮,不断推动作家的代际发展,特别是紧盯实力作家、青年作家的成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展现作品的机会,使得一茬茬作家茁壮成长。2009年,攀枝花市文联联合湖南省名刊《散文诗》杂志社为我举办了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文学学院院长、《攀枝花文学》主编周强的主持下,这次研讨会成功举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攀枝花文学》作为攀枝花作家创作的重要平台,有着一份不可忽视的文学功绩。

2013年,市文联需要加强文学学院的编辑力量,向我发出了邀约,通过人才引进,我被调到市文联文学院担任《攀枝花文学》编辑。从作者到编辑,这是我与《攀枝花文学》的缘分,也是一个新鲜的经历和挑战。我刚到编辑岗位,就担任了杂志副主编,一年后又担任执行主编,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主编周强给予我极大的关心和鼓励。通过一段时间对杂志的了解和如饥似渴的学习,加之我在企业负责过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创办过企业内刊,对编辑流程比较熟悉,我最终放下思想包袱,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时逢攀枝花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文学院筹划了两个大型文学活动,一是筹划召开《攀枝花文学》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二是编纂《攀枝花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文学作品集《艺苑撷英》。承蒙文学学院院长、杂志社主编周强器重,能放手将这个任务交由我负责。说干就干,召唤、杨解、田小英和我四个人分头选稿,随后进行了辛苦的编校工作,终于在座谈会召开之前使两部选本付梓印刷出版。在《艺苑撷英·小说卷》中,我设计展示了历年杂志优秀的、代表性的插图,周强主编对此大为赞赏,认为我的编辑水平在这项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不得不说,通过对创刊四十年周年文学作品的选编,我确实与历任编辑和作者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和交流。《攀枝花文学》一创刊,就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它是四川

省地市州最早创刊、且公开发行的一份杂志(另一份是《凉山文艺》)。创刊以来,刊发过当代文坛许多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打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攀枝花文学》杂志合订本,离我们而去的过往,又出现在面前,那是一个文学理想喷发的时代。翻阅每期杂志,无论是排版、布局、编者按以及卷首语,你都能体会到编者的专业水平和对每一篇作品所付出的心血。一份杂志,像一个庭院,蓬勃生长的是文学作品这棵大树。而院子里的花草,就是杂志的插图,1998年以前,杂志的插画由专业美术编辑刘秀华老师负责,1998年到2007年间,杂志的插图都是由时任攀枝花金江画院院长李良胜老师亲自手绘制,李良胜老师甚至还设计过杂志部分年份的封面。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精美的插图成为《攀枝花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

仰望这份置身于浮躁社会中的《攀枝花文学》,这份始终保持着独特纯美清音的地市级纯文学杂志,她的每一任主编、编辑都在这里辛勤耕耘,留下了坚实的脚印。这份传承使我在刚进入编辑队伍时就得到了心灵的洗礼,因此信心满满地接过历任执编的接力棒,坚定文学理想,坚守文学阵地,想方设法细心呵护《攀枝花文学》作家队伍的成长。

《攀枝花文学》在主编周强的带领下,组织起一个很好的编辑团队:召唤、杨解、田小英,再后来,又来了年轻的编辑张莹、吴雨声、曾兴。几年间,这里的一些同事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使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家是一茬茬在生长,编辑也是不断地加入团队,然后像流水一样离开。或许,他(她)们仍在不同的岗位上,追逐着自己的文学梦。他们留给《攀枝花文学》的智慧和成果、才华和作风,以及他们每一个人的脾气秉性、言谈举止、穿着打扮,都给我留下美好记忆。

从1994年起,我们开办了的头条主打栏目,栏目名称从“本期看点”“特别关注”“文学地标”到“本期策划”“特别推荐”,几经变更,并于2013年重启,继续延续到现在,承担着发掘、

培育、推介攀枝花作家的重任。李应磊小说《不速之客》，朱均小说《爱在八千米》，石阶的《空谷》(长篇小说节选)、《宽井》(长篇小说节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曾蒙诗歌《曾蒙的诗》，召唤小说《黑丧鼓》(长篇小说节选)，黄海散文《钢铁的呼吸》，黄河《东方寓言》(长篇小说节选)，元丁散文《师父》，姚春早小说《中年危机》，温馨诗歌《在采场，我仰望一树繁花》，马飏诗歌《太阳铁》，张亮小说《我的女儿叫精卫》《散发香气的公路》《羊进了教室》，刘庆华报告文学《拓荒者之歌》，孙玉华非虚构作品《轮换》，李骊报告文学《我的第二故乡》，刘希望、杨国梁报告文学《脱贫最后一公里》，刘海军散文《索玛花的向往》，廖建华散文《廖建华散文作品小辑》，向勇小说《扶贫校长》，元丁、史俊、胡毅报告文学《温暖的钢铁》，召唤报告文学《向往青山》，杨正毅小说《小艾过年》，谭清琼散文《谭清琼散文作品小辑》，张荣国小说《大石房》(长篇小说节选)，罗毅纪实文学《红光、红光》，张龙小说《一地狗血》，张良小说《寻夫》，王玉军小说《微信运动》，谢文锋《桃花街》纷纷在这里亮相，推出的作品可谓蔚为大观。这些作品，见证了作家的成长，见证了一本文学刊物对攀枝花本土作家的关注和厚爱。

“小说看台”历来是刊物的主打栏目，攀枝花本土作家的重要的小说作品也在这个栏目隆重亮相，攀枝花的小说作者队伍由此逐形成：蔡承荣《鬼王潭传奇》《孩子和鸟儿》、谢敏《私语者》、胡毅《红灯街旧事》《我们的生活充满咣当》、吴穷《人到中年》《通关》《铁核桃》、龙雪峰《初恋那些事》、于彬《爱无来生》《声声慢》、王玉军《父子一场》《失联二十四小时》《墨水有毒》《双簧戏》、徐海涛《竹河情话》《换届》、姚春早小说《暖冬》《钢铁无故事》、元丁《存折》《破云》、向勇《镇山之宝》、邓岚心《煎熬》《薪火》《没有影子的人》、张龙《捍卫》《冒险走一遭》《拜生》、赖俊熙《背顶柴》、刘兴明《成昆恋人》、黄元芳《多出一份爱》、陈显寰《陈麻婆传奇》(长篇小说连载)、雷辉志《两种结局》、范光

耀《抓住遂盗》、麦子《徐家村的故事》、范茂强《普桃花的春天》、田丽媛《三角梅下的小屋》、李星桦《后门》、马尚平《驻马店旧事》等。

十年间，刘成东、吕文秀、李平、马飏、曾蒙、王子俊、羽童、刘成渝、孙其安、温馨、李冰、普光泉、王政、北斗、周越周南、陈建、罗云、黄谷、周小云、黄元祥、桃子、凡羊、黄仲金、谭明发、黎剑平、何祥云、黎庆、甘文良、王幸、云川、谢文锋、曾国涛、其余、徐甲子等一批批诗人的诗歌如同星星般闪烁在《攀枝花文学》。

散文作家方阵建设也稳步推进：胡跃宁、元丁、黄海、黄仲金、马尚平、吴兴刚、刘成渝、陈建文、宋晓达、邓岚心、杨岷、刘虹、杨解、肖思强、尹怀国、范光耀、徐良、吴兴刚、袁晖、罗毅、焦民权、张莹、马晓燕、李刚花、何遂忠、严清、徐海涛、吴雨声、向勇、廖建华、石宝霞、刘海军、俞飞鹏、陈小荣、邓明莉、董文军、黄元芳、冯斌、史俊、张鑫吉、赖柯羽等新老散文作家成为《攀枝花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

杂志也策划过“攀枝花女子方阵”“攀枝花诗人十人展”，邀请过名作家罗伟章、马平来攀枝花为小说作者看稿，举办过“共圆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诗意攀枝花”“品味大筇”“百年红心——讴歌英雄攀枝花·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等重要征文活动以及“木里采风”“青山村采风”“致敬改革开放、再现攀钢辉煌”以及“攀木情深”等纪念专刊。

2015年以来，《攀枝花文学》在培养文学新生力量上持续发力，开辟“刊授学堂”栏目，重点刊发攀枝花大、中、小学在校学生的文学作品，历任责任编辑张莹、吴雨声、和建梅、管夏平将这片园地经营得风声水起。“刊授学堂”栏目别出心裁地邀请到攀枝花知名作家点评小作者们的作品，并长期坚持了下来，一是为了提高读者对作品的欣赏力，二是为了指出作品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三是逐步建立起一支文艺批评队伍。每则点评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但意义重大，不仅提高了广大受众的阅读兴趣，也使刊物更贴近作者和读者。

2009年以来,《攀枝花文学》举办每年一度的《攀枝花文学》优秀作品奖评选;2014以后,《攀枝花文学》每年一度的优秀作品奖由只颁给本土作者,扩大到刊物所有作者,其中自然包括外地作者。邀请过路也、梁平、龚学敏、大卫、大解、藏棣、蒋蓝、龚学敏、卢一萍等作家、诗人等作为颁奖嘉宾的同时,也开展名家讲座。攀枝花作家王玉军、元丁、刘成渝、李良胜、陈显寰、温馨、吴雨声、王政、邓岚心、罗云、陈景峰、马飏、廖建华、饶宝康、张亮、谭清琼、曾蒙、姚芸等获此殊荣;远道而来领奖的还有甘肃作家曹建川,山西作家张玉,陕西作家赵丰,上海作家陈杰、吕思静,云南作家艾泥等人。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云南作家胡子龙,他曾从云南祥云坐上一天的汽车来到攀枝花领奖,足见他对《攀枝花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这一奖项的重视。2023年3月,我在邛崃国际诗歌节见到诗人赵晓梦和作家、诗人杨献平。如今写出长诗《钓鱼城》并获得四川文学奖诗歌奖的赵晓梦见到我时说:“当年,《攀枝花文学》杂志还给我颁过奖呢。”他拍拍身旁的散文家、诗人杨献平,又说:“当年献平获得散文奖,我获得诗歌奖。”言语间不无对《攀枝花文学》的无限好感和殷切希望。我相信,这些年来,这些获奖作品是献给《攀枝花文学》五十周年最好的礼物。这些获奖作品无论是对攀枝花作家向外走,还是外面的作家了解攀枝花,都是有帮助的。

在担任《攀枝花文学》执行主编的十年间,对我来说是机遇,也是责任。2013年到2023年十年的时间里,我都是在办《攀枝花文学》,“办刊物很辛苦”这句话,我就是在这些年体会到的。作为执行主编,我不仅要对刊物每期的发稿质量负责,还要对刊物的印务、发行和编辑部日常管理负责。记得编辑部即使在人手较少的情况下,也坚持将作者发表的样刊杂志一件一件包装好,亲手拎到位于中心广场的邮电大楼邮寄,稿费也一张一张填到邮费单上,送到邮电大楼,等待一份一份的汇单打印出来,收好小票,再去财务报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这

十年间的《攀枝花文学》合订本,算起来,六十期杂志刊发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我看过、读过、校对过的,每一期杂志的卷首语都由我撰写,这令我十分感慨,也很亲切。

我在这块沃土上劳作,时时体验着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我担任过小说编辑、诗歌编辑、散文编辑以及文学评论编辑,甚至其他栏目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与攀枝花的作家接触更加密切了,作者、编者、读者之间互动互信,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我与《攀枝花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无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它使我有幸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参与到攀枝花文化事业繁荣的伟大征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仅亲历了攀枝花许多重大的文学活动,而且还与攀枝花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共同成长。这些机遇和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作家和文学前辈们亦师亦友的相处,也时时温暖着我,鼓舞着我,激励、净化着我的心灵,这一切,都是《攀枝花文学》给予我的。我感谢与《攀枝花文学》相伴而行的十年,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人生选择。

与《攀枝花文学》相伴而行,使我跻身于攀枝花文学繁荣发展这一伟大事业中,使我不断成长、进步,直到成为攀枝花文学繁荣发展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讲述者。这一段人生旅程有痛苦、有欢乐,有成功、有失误……可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五十年过去,感念所有为《攀枝花文学》付出过心血的新老同事。

五十年过去,感谢一茬又一茬的作家对《攀枝花文学》的信赖和托付。

《攀枝花文学》已走过五十载,她还会继续走下去。新时代的《攀枝花文学》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在回望来时路中,重温初心,铭记使命,继续前行。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从《攀枝花文学》起航

叶青松

我们似乎总会对“第一次”情有独钟，如数家珍，也习惯称之为“初”，比如“初恋”，其实也是从这些许多个“第一次”出发，驶向彼岸。而《攀枝花文学》就是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品发表，她让我在文学的海洋扬帆起航，尽情翱翔。

因为喜欢文学，也在高中班主任的熏陶下更加热爱文学，大学时，我为了给同学们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也为了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一下学期我便开始着手申请创办校刊。经过半年多的摸爬滚打、趟水过河，校刊和学生组织“北极星校刊社”得以成功创建，我也担任第一任主席、主编直至毕业。

我的整个学业都是在省内完成的，所以我一直想走出江浙平原，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希望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青春力量。毕业时，我选择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前往重庆最偏僻、最贫穷的国家级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一边承担基层政府的宣传，一边开展“青少年之家”的建设。也是在这里，我终于重回“写作者”的身份，开启文学发表之路。

青翠茂密的森林装扮的大山映入眼帘，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从村落中穿行，这方山水养育着这方人，这里的环境令人欢喜。

生态环境很好，生活环境却不容乐观，随之而来的气候、饮食、语言以及心理落差

让我陷入怀疑。经历水土不服的重感冒，在阳台上晕倒后，感性覆盖理性，那一刻，我特别想回家。因为理想主义，所以往往会被现实揍得遍体鳞伤，但是最后往往也是因为理想主义硬扛了下去。燃烧的激情褪去，剩下的将是纯粹的初心。当我和小伙伴们利用周末去拜访五保户，奶奶的那一句“你们是政府来关心我们的”，那一刻，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对！”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从此，我们学习这里的方言，品尝这里的美食，走在街头，突然之间有一种豁然和欣然。

当开始适应、融入这里，灵感悄然来临，情感强烈时我就用文字将它们记录下来，也开始尝试投稿。偶然的一次我搜到了《攀枝花文学》的官方公号，了解到这是一个优质内刊，在四川省外都有重要影响，也看到征稿启事里面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投稿的“刊授学堂”的栏目。我顿时特别憧憬，但我不太确定这个栏目是否也会刊发外省作者的稿件，于是向编辑部打去了电话，得到了编辑老师肯定的答复。通完电话我激动地整理了一组诗歌，以《西行漫记》（组诗）的标题投了稿。

投稿就像是嫁自己的孩子，迫切希望得到回复，但也需要矜持。等待了一个多月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编辑部打去了电话，编辑老师还记得我，并答复已被2021年

第1期录用，那一刻我兴奋得跳了起来，就像一颗大白兔奶糖辗转于我的味蕾，牙齿咀嚼，幸福的闪电击中身体里的每一个树杈。此外，编辑老师还探讨了这组诗歌，提出了鼓励也指出了不足。

由于僧多粥少的创作环境，效率至上的工作风格，越来越多的刊物已经没有那份耐心去和作者交流稿件了，对于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来说，收到一封退稿信都会开心——我们都希望自己辛勤耕耘的田地被重视和尊重。这也让我看到了《攀枝花文学》编辑老师们的负责和坚守，也就是通话的这几分钟，对一个文学青年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那一种信心，支撑自己越走越远，像一颗种子开始发芽。

快过年那会儿，我在公众号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第一时间跟好朋友分享了喜悦，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官方刊物上，而喜悦与朋友圈的确是不错的搭配，在同学、朋友的点赞和鼓励下，文学的嫩芽开始茁壮成长。

年后，与故乡离别，再次回到原点。一次下村返回的途中，我收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的电话，疑惑着接通，原来是《攀枝花文学》的编辑老师，她亲自告知我稿件已被留用，并让我提供银行卡号和邮寄地址。我猜想难道是准备给我发稿费吗？不久，银行账号果真收到了一条转账通知，备注是《攀枝花文学》稿酬，这也是我第一次收到稿费，特别惊喜。因为觉得自己的习作能被刊发就十分开心了，没想到还有稿费鼓励，3首诗歌200元，还是蛮高的。我再一次被这份刊物的用心和负责感动。

再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攀枝花的快递，我知道一定是样刊来了，我飞快地翻到自己作品刊登的那一页，认真研读附在作品后的“作家点评”。作家老师细致点评了我的这组《西行漫记》，用很大的篇幅点出作品

的优点和独特之处，我开心得合不拢嘴，当然也在最后指出了我的问题：语言生涩、缺乏打磨、需要历练。这则点评为我后来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两本样刊，在我“毕业”时一本赠送给了扶贫所在村的书记，另一本珍藏在我的书柜上。

当然，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前面写道，从《攀枝花文学》起航，驶向更深更远处。接下来几个月，《淮海晚报》《中国青年作家报》也相继刊发了我的作品，我想，这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也是对《攀枝花文学》以及编辑老师们的最好回应。

回到故乡，已是9月，我开始备战考研，用三个月时间从理工科三跨考到文学。12月，家乡的市作协推荐我参加“江苏文学院第七期青年作家读书班（新人班）”。次年3月，在经历初试、复试和调剂后，我最终成功考研上岸，成为了一名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

有了在《攀枝花文学》和《中国青年作家报》上发表作品的经历，我很想尝试在更多的期刊上发表作品。2022年6月，我的一组诗歌在江苏省一级期刊《翠苑》上发表，12月，我的一组关于考研经历的诗歌也在江苏省一级期刊《连云港文学》发表。

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陪伴我在文学的海洋坚定信念，乘风破浪，它们也像一个个点，绘成一串串省略号，我知道这些都只是开始，热爱永不止步。回想这些文学经历，总是会与《攀枝花文学》连接在一起，假如不是你的厚爱，我的后来又会如何？

《攀枝花文学》，我的梦中情刊，祝你50周岁生日快乐！愿我们继续保持热爱和期待，奔赴下一场山海！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风是一条透明的河

陈苑辉

## 1

在碧空如洗的日子，一群青涩的、身穿校服的共青团员来到敬老院打扫卫生和翻新菜地，其中一个就是我。那时候，金灿灿的阳光斜斜的烘烤我们的头发、脸和裸露的手臂，大风被太阳赶跑了，只留下一丝丝无处藏躲的对流，在山坳处散漫地游荡，不时轻轻抚慰着清静的敬老院。我喜欢风，又害怕风。

敬老院建于墟镇一隅，结构呈“回”字型，前后是两长排楼房，左右则立着高墙。楼不高，才两层，外观也不太引人注目，就像一件洗干净晾起来的旧衣裳。有的老人坐在院子的长凳上晒太阳，有的老人到墙边的菜园里忙活，也有的老人站在二楼的通道呆呆地望着下面。身材矮小的我，被安排进女同学组，负责清扫大院及通道，其他男同学则扛起锄头走向菜地。

一踏入门槛那会儿，我就揣测会不会碰到阿傲头。如果碰见他，我该怎么说？怎么答？我的内心忐忑不安，脸庞也有些发烫。当我扫到楼底排椅旁，抬头的一刹那，真的看见了阿傲头的身影。他站得远远的，朝这边看了几眼，应该也发现了我。但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低下头，借助扫帚和地板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掩盖“嘭嘭嘭”的心跳声。我害怕被他认出，更害怕

他径直走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该称呼阿傲头什么？直呼其名肯定不行，显得没有修养，不礼貌。若是排资论辈我真的该叫他“叔公”，但会被其他同学听到，未免太丢脸了。年少无知的我认为敬老院有熟人或亲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在地偏人稀的雾庄村，阿傲头位居“叔公”辈分，每个村民都应该这样称呼他。迫于敬老院那样的特殊场合，又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综合症，我选择了无视和沉默。其实从小到大，我均未叫过他“叔公”，不但我没叫过，整个雾庄村的后辈人都没叫过——他似乎并不值得我们晚辈的敬重。

时间的脚步走得很慢，我巴不得快点结束志愿服务活动，离开尴尬之地。所幸的是，阿傲头转身走了，再未出现，可能他也在忌讳什么。

当我们一行人排队离开敬老院，院长连连的致谢声和团委书记的“请留步”在身后响起。那一刻，我却明显感觉到一股强劲的风从后面涌过来，穿透我的整个身体，快速往前方跑去。

我的心底开始发冷。

这股风是从雾庄村吹来的，随着时光的酝酿与发酵，汇成了一条透明的河，一直伴随我离开了雾庄。

雾庄村是我成长的地方。它的地势很高，为全镇之最，里面蜷缩着一百多户人家。如果

把村道拉直,形如符号“√”,最窄的地方,两峰相峙不过五米,山峦的起伏与褶皱助长了风的力量,像有巨人成天鼓着腮帮子呼呼地吹。

那年腊月二十六,峰从“珠三角”打工回来了,我跟他谈起在敬老院碰见阿傲头的事,他裂嘴笑了,叼上一支烟,打火机“嘭”的一声点着,对着我喷出一口浓烟,呛得我直咳嗽。他嘿嘿嘿笑,说,不知阿傲头什么时候回来,我再去搞一下他。

“不要玩他了,他很可怜。”我劝道。

“你懂什么,他很好玩的,不然,我们的日子太无聊了,哈哈。”

“你是不是想起小时候逗他玩的场景?”

“肯定了……那时候他真好玩,我们偷他烟丝,学他抽烟,捉弄他,哈哈……”

自从踏入中学的校门,加入了共青团,我的认知在知识的累积中发生了改变,往年少的懵懂无知里添加了愧疚。然而,我无法将过去经历的种种统统抹出脑海。它们蛰伏着,瞅准时机突然钻出来,与我短兵相接。既然无法堵截,亦无法彻底填埋、隐藏,就让它们丝丝缕缕冒出来吧,坦然面对,彼此和解。

年底了,山风变得更大,像一条透明的、涌动的河,在我的心坎上潺潺流淌。不曾想,它一直贯穿了我四十多年的生命历程。

## 2

平时我们见不到阿傲头。我们只知道他去了一个叫“敬老院”的地方。年少时,我极少离开雾庄,也不知道敬老院长什么样子。

一片片金黄的稻谷收割完后,宽阔的稻田留下一截截矮秆,忙碌了一季的村民脸上绽开了笑容。脱稻谷,翻晒,筛选,最后挑去两公里外的村尾碾米。

当白花花的大米碾出来后,阿傲头就从敬老院回来了,在雾庄待上两三天。

阿傲头一回雾庄,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聚过去,围着他给我们讲故事,或者观看他抽烟的

样子。他抽的是卷烟。那年头,雾庄村几乎没有人吸得起盒装烟。之前我见过一个外村的包工头抽过,万宝路,听说他每年去一两次香港,赚了钱就回家,然后到我们村承包建筑活,手下有五六个工人。我父亲也是建筑工人,父亲小心翼翼地接过他递的烟,仔细打量一番,满脸赔笑,可是回家后跟母亲谈起这个包工头,他们满脸愁容,意味着锅里的羹又要被掙去一大半。

只见阿傲头坐在门墩上,闭拢了双腿,从侧边的裤兜里抽出一包半透明的薄膜袋摊在腿上,翻几下打开,我们看见里面包裹着一团蜡黄的烟丝和裁成小方块的白纸。他伸出手指往嘴唇上一沾,捏出一张小白纸,铺上一层薄薄的、蜷曲的烟丝,滚几圈,推成一条卷管。卷管一头大,一头小,像一个小喇叭。大的喇叭口被他摁进去,堵住,再用舌头舔几下尖细的一头,放进嘴里转几圈,用门牙咬住。

这个时候,阿傲头开始找火柴。他朝左边裤兜摸一摸,又换右边裤兜摸一摸,摸出一个小四方盒。推开内盒,他抽出一根火柴梗,又推回内盒,将盒子侧竖起来,举着火柴梗朝盒边锄几下,火柴梗“哧”一声,燃出了黄豆般大小的火苗。他嘴巴叼着卷烟凑过去,烧一会儿,噙着嘴猛吸几口,抽出卷烟,嘴巴张成“○”形,吐一大团烟雾。烟雾缓缓扩散、上升,升到门框、砖土上,终于消失了。

有时阿傲头过于着急,被浓烈的烟雾呛到了,张嘴对着卷烟猛咳几下,眼珠子鼓鼓的,有泪花漾在眼眶里。憋不住的泪花从眼角处溜出来,迎上先行霸道的点点眼屎,逃离不成功。他抬臂擦拭一下,泪花和眼屎都消失了。

少不更事的我们,一度认为阿傲头抽烟的姿势很帅,便偷偷模仿他抽烟。我们先去拾捡别人吸过的烟嘴,掰出少许残存的烟丝,一点点收集起来,积少成多。接着,开始学卷烟。可是我们没有小四方的白纸。峰建议撕开书本纸来卷。

“峰哥,书本上印着字,不好吧?”我提出疑问。

“怕什么?都是旧书,这些知识都已经学完了,还有个屁用啊?”

“可是……还可以复习一下……”

“孤寒鬼,你是不舍得,想攒书卖钱吧?那好,用我的……旧书早被我撕得没剩几页了,哈哈哈!”

峰比我大三岁,嗓门大,讲话的时候像打雷,其余的小伙伴没敢吱声。用他的旧书,他没意见,我们也没意见。于是,书卷的烟,每个小伙伴都吸上几口。沉浸在烟雾缭绕中的我们洋洋得意,仿佛我们也成了大人。也许是尼古丁的作用,每次吸完后我有些头昏脑涨,走路时好像喝多了酒,步伐踉跄,摇摇摆摆。

卷纸爬满了字,吸起来舌头麻辣辣的。我们决定换白纸。白纸从哪里来?阿傲头成了我们的目标。然而,阿傲头不肯,他说他有的也不多了。我们拿出峰的旧书,撕一半跟他对换。终于扛不住我们的死缠硬磨,他只好点头同意了。但是没吸几次,他就不肯了,说印了字的书纸吸起来嘴巴辣,不好吸。

我们就笑他:“你以前不是也用过硬纸吗?”

“报纸比较软,没那么辣。”他一本正经地解释。

“一样的,你不要骗我们了。”我们又哈哈大笑。

我们的笑声招来了风。有时候风很大,从山的那边呼呼灌进来,拉扯着晾衣的竹竿、花草树木和房顶的薄膜。有时候风变温柔了,像一只手轻轻抚摸村庄。

“我的烟丝去哪了?”阿傲头突然涨红了脸。

“不知道,哈哈哈。”峰的笑声最大。阿傲头自然不相信,责骂道:“鬼屎峰,肯定是你拿了,还给我。”“没有,真没有。”峰一边闪躲一边忍俊不禁。我在旁边,真的没亲眼看见峰拿他的烟,也做不了证,只跟着嘿嘿笑起来。我的笑不一样,是建立在阿傲头丢烟这件事的滑稽之上。我不是峰的帮凶,只是旁观者。

阿傲头骂骂咧咧的。过了一会儿,峰自动投降,但提了要求。按理说峰腿长,跑得快,像一阵

风,阿傲头根本追不到。他只想刁难人家。没办法,阿傲头抖着手指匀了一小团烟丝和几张小白纸给峰。得了战利品的我们,欢呼雀跃而去。

### 3

偷偷摸摸吸烟之事,终究被大人知道了。

你们怎么那么蠢呢?书本是用来学知识的,怎么能卷成烟?最早发现荒唐之事的是我二伯,他告之我父亲。随即,我被一条木根追了几丈远。家是不能回了,只能暂时去躲避一下。夜幕一点点降临,胆小又饥肠辘辘的我乖乖回了家。

“小小年纪就学大人吸烟,会变傻、变笨的。”父亲刻意拖长了尾音。他没打我,有气无力地倚靠桌旁的橱柜嚼着散装白酒,黑瘦的脸颊微红,几条青筋蜿蜒在脖子上。白天在炙阳暴晒中干活,晚上才借助酒精释放一下周身的疲惫,父亲每顿饭必谈起他生活的艰辛。于是,他要求我认真读书,不走弯路,将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说完,他眼眶红了。我羞愧地埋头吃饭。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吸烟了,不仅仅是忌惮父亲的威严,更是目睹了家境的贫穷与无助后,改变命运的渴望在心头涌动。

阿傲头遭到了大人的责骂,说他带坏小孩子。又威胁说,再是这样,就不让他回雾庄,一辈子待在敬老院。

阿傲头低声嘀咕着,仿佛自己也是迫不得已,百口难辩。其实这事怨不得他,充其量是未加以劝阻,谈不上什么教唆或误导。他就是一个五保户,平时住在墟镇的敬老院,稻谷收成之后走十里的山路回到雾庄,跟他的亲戚讨米。

讨到一袋米,阿傲头下午就驮着返回敬老院。偶尔也会住上几天,这主要取决于他亲戚的老婆。她说,住几天吧,反正也差不多过节了。若她心里积了怒气,就指桑骂槐,说阿傲头鬼精鬼精的,算准了时机,一等到稻谷晒好了米碾好了就回来掠取,却不想着帮衬一下收稻谷,真像养了一条狗……狗会看房子,阿傲头会做什么?我们也经常吃不饱,还要给他拎上

一大袋,白眼狼!

阿傲头听了,不敢说什么,下午就灰溜溜走了。听大人说,在敬老院,米要自己提供,菜也要自己种。他大概三四个月回一次雾庄,回来就一件事:带米。他一回来,不管大人和小孩都会逗他一下,他极少生气,苍白着脸跟人讲述见闻和遭遇。可惜,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我们听腻了,便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想搭理他。他只好坐在门墩上,一边慢条斯理地卷烟、吸烟,一边喃喃自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名,阿傲头也应该有,但我从未听说。“阿傲头”带有鄙视的意味,于何时叫开已不可考,反正大人这样叫,小孩子也这样叫。他的亲戚家离我家几丈远,所以他每次回来,我几乎都能见到他。

如果你们不认真读书,长大了就会像阿傲头一样,讨不到老婆,去敬老院,你们愿意吗?雾庄的大人都这样教导男孩子。

现实的案例太具说服力了,我们无不恐惧地摇摇头,撇撇嘴。可是,阿傲头也有心花怒放的时候,当他谈起敬老院的一位老阿姨,我们的注意力又被吸引了。

有一次,阿傲头从敬老院回来,神采飞扬。我们猜测他肯定踩了什么狗屎运。果然,他羞羞答答、断断续续地讲,敬老院有个年纪相仿的女人喜欢他。我们就笑,那女的长得好看吗?他说,肯定好看了。我们又催他,赶紧带回雾庄,给我们瞧一瞧。他说,好。第二次回来,我们问他,怎么又是一个人?那个女人呢?他说,那女的不肯跟他回雾庄。第三次依然是一个人。我们怀疑他撒谎,嘲弄他,诋毁他,说只有傻子、疯子或瞎子才会看上他。他显然急了,额头上的青筋暴突出来,反复狡辩说,有的,真的有,她长得好看,我们已经住到一起了……

怎么可能呢?居然有人喜欢阿傲头?所谓眼见为实,那个女人我们从未见过,笃定阿傲头说大话,瞎编。可是究竟有没有那样一个女人?或者说,真如他所言俩人住到一起了?我们始终不得而知。大人们不相信,雾庄村好多个

高大魁梧的男人都找不到老婆,五短身材、瘦骨嶙峋的阿傲头会被女人看上?绝对不可能。

质疑声四起,阿傲头默默卷烟、舔烟、抽烟、自言自语。大人们走远后,他凝望着远方的大山不说话,似乎也懒得解释,任凭微风拂过他脸庞稀稀拉拉的胡须。

#### 4

后来,我上了初中,周一至周四寄宿于学校,周五下午放学回家,周日又返校,除了那一次共青团去敬老院做公益活动看见过阿傲头,之后再未见到。

“阿傲头不回雾庄了吗?”我问母亲。

“回啊,只是回得少了。”

“哦,很少碰见他了。”

“你要碰见他干嘛?”母亲有些愕然。事实上,我的脑海里挤满了词语、句子、代数、几何和abc,后来又加入了浮力、化学元素周期表等,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他,仿佛一回到雾庄就会勾起一些过往,诱惑我去打捞。我真的不应该想起他,应该心无旁骛搞学习。读书,是我唯一改变命运的绳索,我绝不能松手。因此,他应该是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影子。

又过了一年,阿傲头的那位亲戚得肝癌死了。母亲说,从那以后,阿傲头就很少回雾庄了,或许一年只回一次——毕竟不待见了。初三毕业后,我开始分析他为什么被称为“阿傲头”。傲,是一种狂妄自大或异常固执不服管教的意思,但是他并不具备傲气的资本,只能理解为固执之人、没用之人。方言,反映了一种认知、状态。“阿傲头”就是方言中的叫法,音译。

在雾庄人心中,敬老院是谈之色变的,没子女赡养的老人才会迫不得已去敬老院度余生。如此看来,阿傲头的人生是缺失的,或者说是失败的。也许,他不仅仅缺少一个女人,缺的还有他。

之后,我再未见过阿傲头,也很少有人提及他。难道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整

个雾庄没有人聊起此事,只有跟一群发小开玩笑时,才会将他的名字拎出来,套到某个人身上取笑或侮辱一番。

使用“阿傲头”这个词语频率最高的人是峰。他最喜欢开玩笑,经常哈哈大笑,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读完小学六年级,他便挥别了校园生活,外出打工。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每逢春节皆相聚,闲聊。他开一辆二手本田摩托车载我出去玩,呜——呜——呜,油门拧得很大,冷冽的山风涌过来,撕扯着我们的头发和衣衫。可是,我们觉得很开心,像一匹野马在草原上自由奔跑。

读大学时,我家的老屋倒塌了,一家人只好暂住到村尾的茅草房。峰骑了摩托车,停放在我家的门坪里。我搬了凳子和桌子出来,沏了茶。茅草房建在几丈高的山坳里,连绵起伏的山峰耸立于门坪四周,风很大,把我们果园的枝叶吹得摇摇晃晃、哗哗啦啦。

“阿峰,你回来了?”母亲从厨房里出来,问。

“嗯,回来了。”

“赚了大钱吧?”母亲停在厨房门口,又问。

“赚个屁——没赚到钱,打死工嘛,吃不饱饿不死。我可不像你儿子哦,有知识,有文化。”

“谁叫你不多读书呢?”我逮到机会补上一刀。

“读不会啊!你忘记了,读书的时候我经常抄你作业的,哈哈。”

峰说的是事实,他确实没心读书,把心思都放到别的事情上了,作业全抄我的,不给他,他两眼一瞪,像牛眼睛。

春节成了峰和我唯一交集的时光。转眼间,我已工作六年,峰却外出闯荡十几年了,依然没啥起色,帮人打工,干苦力活。他烟瘾大,咧嘴笑时露出又黄又黑的牙齿,好像八百年都没刷过牙。我迷途知返,早已爬出吸烟的泥沼。吸烟不仅有害健康,还可能讨不到老婆,峰却领悟不深。我苦口婆心规劝,他横竖不听。

“阿峰,还没有娶老婆啊?”父亲陪着一起喝茶闲聊。

“是啊,没人嫁啊!”峰苦笑了一下。

“不急,我也没娶老婆呢。”我安慰他。

“你肯定不急了,你那么有文化,又是老师,肯定不担心娶不到老婆。”

“慢慢来,不急。”父亲说,“缘分是命注定,时候未到,你想强求也没用。”

“那你帮我算算啊?哈哈。”峰的担忧很快被大笑赶跑了。

“你再也不娶老婆,就变成阿傲头了。”我打趣说。

“是啊,要变成阿傲头了……”峰瞬间沉默了,低头剥手指甲。那些捉弄阿傲头的趣事肯定爬上了他的心头,年少时他取笑别人,而今他成了被取笑的对象。

阿傲头是否仍存于世,我们不关心了,也不再追问。可是,他似乎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未曾消失。当年捉弄阿傲头的多数鬼主意都是峰出的,他也玩得最欢。若干年后,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峰却借助阿傲头来打趣、嘲笑自己。

## 5

峰说,他曾在私人作坊打铁,也到石厂碎过石头,照看工地,被人雇请种树苗等,他做过的工种自己都数不清楚。后来他听了父母的建议,扎实沉潜几年,攒下几万块钱,婚事却一直悬着。

在务工的城市,峰碰到一些女孩,却嫌弃对方是外省的,不可靠,吃不了苦,雾庄村好几个外省女孩子嫁进来,最后均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跑了,从此杳无音信。外省女孩信不过,雾庄人都这样说。

峰终于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娶上了老婆。老家的媒婆搭桥牵线,第一次见面彼此不嫌弃,亲事就算定下来。第二次见面,一万五的彩礼提到了女方家,女孩子被峰带回家过春节,摆几桌,就算结婚了。年后再去补结婚证。

峰的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眉开眼笑。

年初五,我从峰的房子下路过,他招呼我上去喝茶。我祝贺他终于结了婚,要脚踏实地

做点事,扛起这个家。他喜笑颜开拍着胸脯,仿佛给人一种保证。他领来新婚妻子,作了介绍。令我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老婆竟然大舌头,我听不懂她讲什么。峰赶紧解释道,她舌头有点短,吐字不清,但是听惯了,也听得出来。

峰领了结婚证后,带着老婆去了惠州。他盘下一个肉档,做起了小本生意。

过了半年,峰的老婆怀孕了,被送回老家休养,峰的父母亲乐坏了。怀胎九月,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呱呱坠地。

从惠州匆匆赶回家的峰,抱起孩子亲个不停,觉得老天爷开眼了,他母亲还准备沉沉的祭品到观世音菩萨庙酬谢。消息传来,我也替峰高兴。看来,他跟“阿傲头”还是有区别的,峰有了自己的小家,生下儿子,续上了香火。

一个人在惠州卖猪肉确实辛苦,峰常常忙不过来。小孩长到一岁后,他决定由老人养育,让老婆去惠州做帮手。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三四个月,峰的老婆经常半夜出走,据说峰的老婆隐瞒了病史,一犯起病来,连家门都找不到。峰半夜寻找,还要去拉猪肉,累得差点丢了半条命。

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峰只好将老婆暂时送回她的娘家。他不敢将其送回自己家,听说犯病时会虐待孩子。又过了几个月,峰一个人实在顶不了肉档生意,便转让了店铺。可当他回到岳父家,却不见老婆。娘家人说,她犯病了,已经走丢一个多月,音讯全无。峰只好自己去找,到年底仍毫无线索。

峰返回雾庄,搂着两岁的儿子哗哗哗流眼泪。峰的母亲大病了一场。孩子四岁时,上了幼儿园小班,他老婆还是音讯全无。

有一天,峰托人打听到一个可靠消息,她的老婆重新结婚了。也就是说,她娘家人贪图男方彩礼,又将她卖了一次。峰闻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给我打电话,咨询重婚罪的事。我跟他解释,得有证据,也就是说必须证明她老婆已经跟别人以事实婚姻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了。

旁敲侧击不成,峰几次去岳父家偷找找人、摊牌,扬言要报警。岳父岳母默认了女儿已

再次嫁人的事实,并说,他们的女儿给他生了个儿子,权当抵消了。峰无计可施,只得折回老家。他父母也想明白了,这样的老婆不要也罢,谁娶了谁倒霉。

“当没娶过……幸好生了个儿子。”峰几次半夜给我打电话,诉说心里的苦。

“再找一个吧。”我劝道。

“找了几个,都不成,算了,不找了,把孩子养大就可以啦……我没文化,笨,那些人都是骗彩礼的。”峰不断责备自己。

“缘分一事还是随缘吧。”我安慰他。

如今,峰的孩子上六年级了。他说,成绩不好,就像他当年读书时一样,很差劲,遗传的,没办法。

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劝他多关注孩子的内心,多与孩子沟通,或接到身边读书。峰说,没办法啊,在城市里读书供不起,只能丢给老人家。

“可是你爸妈年纪大了,根本管不了你的儿子。”我说。

“没办法啊,只能这样……我认命了,不像你啊,有文化,儿子肯定教育得好啦。”峰显得很无奈。

不管我怎么劝告,峰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反驳。他一边吸烟,一边喟叹。那一刻,我仿佛看见生命中的隐疾是如何让平凡的命运重蹈覆辙,心里一阵阵抽痛。

去年底,还是约在我家门坪。阴天,峰和我面对面坐着,喝茶,聊这些年各自的境况。我们家已建了两栋一层高的楼房,并排而立。一旁的茅草房还保留着,像一位耄耋老人。大风从茅草房那边灌进来,我们不禁收拢了双臂。

不知不觉,峰和我都迈入不惑之年。他命运多舛,我的经历也并非出彩。环顾苍穹,我又想起了阿傲头——他像天边的一片云,不经意般游走、明灭。

一年又至尾声。冷风吹彻,如同透明的河流一次次从我身体穿过,又将我沉沉地淹没。

责任编辑:黄薇

## 大地的馈赠

北 走

---

村里的每块田地都有名字：南港头，高田上，浜底头……

这些田地的名字世代相传，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不知道多少人的姓名湮灭了，而这些田地的名字却从未丢失。这些田地的名字和它们的属性一样，质朴、土气，就像本来就是属于它们的，不过是某一天某一个村民在翻土耕种时，它们自己从黑色的土壤里蹦了出来。

### —

有一处田地，叫烂娄里——田里一年四季都是烂泥，专种荸荠、茨菇。生产队每年都会将紫云英及其他杂草填入烂泥里，因此烂田很肥沃。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分到了两份烂田，母亲用来种荸荠。五月底下种后，母亲却去得很少，在管理上不用花什么心思。烂娄里比旁边的田低一截，很容易蓄水。烂田的水沟通吴淞江，夏天，一场暴雨，吴淞江的水灌满水沟。我们把水沟筑断，用水桶舀干沟里的水，运气好的话可以抓到几条蛮大的鲫鱼。此时，烂娄里一片碧绿，荸荠秆茎密密匝匝。折一根一捋，秆茎里面有排列整齐的横隔膜，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时，荸荠也还没有长成，我们跑去荷

塘采莲蓬吃。

农历十月底，可以挖荸荠了。已经是初冬季节，母亲挖荸荠时穿棉袄了，她光脚挽起裤腿，踩进冰冷刺骨的烂田里，收获的喜悦让母亲忽略了所有的艰辛。荸荠长得好，不一会就装满了一篮子，母亲提着篮子将沾满烂泥的荸荠倒入田埂上的木桶，下田再挖，装满两个木桶后，用扁担挑回家。一天里，从烂娄里到家，母亲来来回回好多次。父亲吃公家饭，没有人帮母亲。放学后，我背着书包飞奔去烂娄里，文具盒里长长短短的铅笔发出哐当哐当的撞击声。远远看见母亲弯着腰一捧捧翻挖着烂泥，黑色的包头巾里露出缠绕在发髻上的红头绳，在夕阳里十分醒目。顾不上喘气，我抓起几个带泥的荸荠，在水沟里洗，一洗，荸荠现出原形：圆润饱满，深紫色的外皮闪着诱人的光泽。我像松鼠般快速将荸荠转圈啃去皮，急急地咀嚼，满嘴清甜无比的汁液，比糖水更美味。我专挑个大颜色深的吃，直到打了几个冷冷的饱嗝才停嘴。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里办了个罐头厂，以生产荸荠罐头为主。镇上收购站向农民收购削光皮的荸荠，收购价比上街卖还高。为了控制数量，收购站发放票据收购，村民领到票后才回去削。冬天的晚上，生了煤炉，

全家人围着炉子削荸荠。家里所有的暖瓶都被灌满开水，任水壶里的水咕咚咕咚地沸腾。屋里热气蒸腾，炉火通红，还是抵抗不了冬夜的寒冷。手不停地削着冰冷的荸荠，手指从疼痛直到麻木，伸手在煤炉口烘一下，缓过来后继续削。每个人的脚下紫黑色的荸荠皮越堆越高，放了清水的桶里白嫩嫩的荸荠一层层堆叠起来。

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用削铅笔的小刀削荸荠，非常熟练，一只削完，整张皮还在上面。大家都专注地削，偶尔说几句话。我不闲着，不时嘟囔手指头疼，削几个就站起来跺跺脚，拿“汤婆子”灌水暖手，间或还将削好的荸荠丢到自己的嘴巴里。家人们只是笑，并不停下手中的活。

荸荠削到一定数量，就拿去收购站出售。有一年，下大雪，我跟着母亲搭邻居家的船去收购站卖荸荠。船在吴淞江里慢悠悠前行，数不清的雪花从灰色苍茫的天空源源不断地飘落下来，落在江面，消失得无声无息。雪花落在我眼睫毛上，眨巴几下，没了，冰冷的空寂和莫名的欢欣交织袭来。船到收购站，船头像盖上了一床现织的蚕丝被。收购站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的脚边是红的、白的、黑的各种颜色的桶，桶里是满满的晶莹雪白的荸荠，雪落桶里，分不清哪个更白。大雪纷飞里队伍慢慢往前挪动，后面的人不时引颈张望。终于轮到我们的了，过秤、结算、拿钱。母亲低头一张张数了好几遍，一共七十二元，她笑咪咪地说：“明年你们的学费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罐头厂没开几年就关掉了。荸荠挖起来后只能自己去街上卖了。母亲将带泥的荸荠堆在客堂一角，等年前去卖。我念初中，放寒假回家，姐姐哥哥在甬直镇上高中，还没有放假。母亲便请大舅帮忙去卖荸荠。大舅带着二表兄，摇着他搭棚的小木船来了。二表兄比我大五岁，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现在已是干农活的一把好

手。把荸荠装上船，大舅和二表兄摇着船带着我往甬直而去。大舅说，甬直是大镇，离得也不远，街市热闹卖得快。进入吴淞江，大舅看了一下风向说，扯帆吧。他竖起桅杆，扯起灰白的帆布，小船借风而行，水流哗哗，飞速向前。我坐在船头，看着两岸不停地向后奔跑，想起了课本上学到的诗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上出发，到甬直已中午了。大舅船上什么家当都有，行灶煮了咸肉菜饭，我美美地吃饱后，和表兄上街摆摊卖荸荠，大舅负责洗。河道两边是街市，在一座桥堍下，我们提着荸荠挨着其他摊位放下篮子。二表兄很会做生意，嘴巴甜人老练，称秤的时候秤杆总是翘得高高的，荸荠卖得很快。眼看快卖完了，我飞奔去船上，让大舅快点洗，再提着一篮送过去。到天黑，船上的荸荠已卖了大半。吃过晚饭，我跑到甬直中学去找姐姐。姐姐见到我很惊喜，说还早，要不你们去看电影吧，她告诉了我电影院的位置。我们跑回船上，大舅表示不去看，我和二表兄买了香瓜子，去了电影院。看了什么电影早就忘了，电影院的凳子是冰冷的水泥条板，没有靠背，院场两边空着，中间也没有坐满。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和其他人一样快乐地边盯着银幕边嗑瓜子。电影散场，地上铺了一层瓜子壳。回到船上，我站在船尾向河里撒尿，河面的灯影晃动着跳起舞来。钻进舱棚，三个人挤挨着睡下，偶尔有人声脚步声在冬夜冰冷的空气中传来，竟有些莫名的惆怅，我在惆怅中跌入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姐姐来了，她帮忙卖掉了几篮子荸荠后才去上课。不到中午，荸荠全部卖完。大舅将整理好的一沓零钱交给我，说回去给你妈。我小心地把钱放入口袋。返家时大舅走了一段小河道，冬天水位低，船在河道行驶，只看到高高的河岸，河岸上杂草枯黄，船只激起的波浪卷过两岸老树裸露的黑色的根，河水与河岸犬牙交错，

隐藏着无数的秘密。一路上看着萧瑟的大地与河流，我的心里却快乐着。

## 二

外白塘四面环水，与村庄仅一条土路连通，外面是宽阔的吴淞江，里面是风平浪静的内河。外白塘队里只种藕。

夏天，一放暑假，我便和村里的小伙伴游过内河，偷偷进入外白塘的荷塘，高低错落的荷叶盖住了小脑袋，望出去是看不到边的荷梗，带刺的荷梗不小心擦到皮肤，火辣辣疼，我们毫不在意。在层层叠叠的荷叶下，再热情的太阳也找不到我们，村里的老队长更看不见我们。

荷叶下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荫凉幽境。抬头从荷叶的缝隙间寻找荷花，有高高探出荷叶孑然独立的；有与荷叶齐肩不矜不盈的；有怯怯藏于荷叶下，或粉红或雪白，或含苞或怒放的。我们并不贪心，采几枝荷花，摘两片荷叶，一片中间掏个窟窿，套脖子上，另一片撑头顶挡太阳。偷偷溜出荷塘，挑一枝刚开放的荷花，一片片摘下花瓣，置于水面，目送花瓣如一条条小舟，载着我们的童心和快乐，随波飘远。掐去尚粉嫩的莲蓬，用一根白线一头扎于荷须根部，一头打圈套于食指，然后将线全部缠绕于荷须根部，举高放手，让荷须做自由落体运动。荷须分三色，须头嫩白，须身一半金黄，一半青白，降落时旋转打开，美得炫目，胜过盛开的向日葵。我们一遍遍玩，乐此不疲，只为欣赏那短暂的美丽。

采莲蓬的乐趣更胜于采荷花，可以满足口舌之欲。荷花花瓣刚掉落时，莲蓬里莲子还空，我们不摘，等莲蓬长得饱满了才去收获。在荷塘里我们像快乐自由的鱼，四处乱穿，摘了一堆莲蓬，手都握不下了。莲蓬有的饱满得像圆月一般，莲子几乎要自己从莲蓬里蹦出来。挑一个，剥出莲子放入嘴巴，

脆嫩清甜，满口生津。我们还挖藕茎吃，那是还没长成形的藕，味道虽然不如莲子，也是白嫩爽脆。吃得忘乎所以时，猛听到岸上有人大声呵斥，马上作鸟兽散，快速往内河游去，一边游一边嘻嘻哈哈与岸上跺脚的老队长对骂，回家后免不了被大人一顿责骂。

秋分前，早晚凉意渐浓。晚上，老队长在村里走一圈，安排挖藕。第二天一早，妇女队长带领年轻姑娘、小媳妇、大妈们在藕田里一字排开，有穿短裤的，有高高挽起裤腿的，白生生的腿像极了洗干净的藕。藕深植于水田的淤泥之中，看不见摸不到，挖藕无法借助工具，全凭一双手、两只脚的功夫。折掉枯叶，手顺着荷梗往下探，触到硬梆梆、圆滚滚、滑溜溜的东西，便是成熟的藕了。探出整条藕的首尾，手脚并用，挖松藕四周的烂泥，小心地抓住藕往上提，此时可以感觉到藕脱离藕床发出的“噗吡”声。整条藕起出来了，直起腰，嘘口气，抑制不住兴奋，托着对旁边的人炫耀：“看，我挖了条大藕！”大家都兴奋起来，铆足了劲，暗中进行比赛谁能挖到更粗壮的藕。有的藕长得深，挖的时候双腿陷在淤泥里，上身几乎伏在水面上，脸侧着，一半浸在水里，屏息静气，像在虔诚地倾听大地的回音。很快，妇女们全身沾满污泥，和挖出的藕一样，辨不出黑白。一条条藕从妇女们手中送到岸上，一堆堆排在田埂上，如翘首待发的小舟。

接下来就是男人们的事情了。男人们将藕装上担子，迈开有力、富有节奏的步伐往村里挑，嘴里“嘿哟哟”哼着劳动号子，舒缓肩上的分量，扁担“咯吱咯吱”上下快乐地颤悠着。挖藕时，小孩子们虽然嘴馋，但吃不到，因为那是集体的财产。几天下来，藕田全部挖完，队里组织人手，摇着几条船载着藕去苏州葑门横街卖。集体挖过的藕田，每家每户都可以去捡漏——藕田淤泥里总有遗漏没有挖出来的藕，就像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捡稻穗一样。有心人在挖的时候就故意留几条，捡漏时直奔而去，

收获颇丰。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和她们一样，母亲说，这样她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好在母亲总能辛苦地在深深的淤泥中探找出一两条回来。

拿到家，我立刻掰下头段去河里洗，一洗就显出了本来面目：白嫩滑润，真正出污泥而不染。急急咬上一口，脆、嫩、甜。没几分钟，一段藕全入了肚。但藕最好吃的方式不是我这样贪嘴生吃，炆藕才是吃藕的最高境界。将藕洗净，一节节分开，一端斜切去一片，往藕孔里灌糯米。糯米事先用食用碱浸泡，淘净晾干后呈淡青色。一边灌一边拍打藕身，直到藕孔里装不下，将切去的顶端盖上，用竹签钉牢。把填饱糯米的藕放入灶台大铁锅，加水将藕淹没，再放入适量食用碱，食用碱可以使藕容易酥熟，增色增香。盖上锅盖，用干烈耐烧的木柴旺火烧，七八分熟时候改文火慢慢煨。

母亲说，差不多了。揭开锅盖，热气缭绕，清香满屋，闪着暗红色光泽的藕，酥香饱满，诱人垂涎。母亲将冒着热气的炆藕起锅放到盆里，表面水分马上自己收干。我抓起一段就往口中塞，酥而不散、松而不粘、糯而不腻，糅合着微微的甜味，好吃到热泪盈眶，当然，也是太烫的缘故。我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吞咽着，此刻，觉得母亲真好，日子过得真好。父亲喜欢将炆藕切片装盘，撒上绵白糖。暗红色的藕，藕孔里淡粉色的糯米，雪白的糖，色香味全有了。我吃相也文雅起来，夹一片入口，细嚼慢咽，除了好吃，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不到，物质贫乏的日子也是可以活得优雅和有仪式感的。

包产到户后，我家没有分到外白塘。要吃藕，只能去街上买了。

### 三

我家在南港头的三亩责任田，种过几年经济作物蔺草。蔺草从日本引进，织的席几乎全

部出口日本和东南亚，一度成为故乡小镇的支柱产业，因此，蔺草被乡亲们称为“黄金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不到十岁，暑假时我跟着父亲住在公社大院的宿舍。某天，来了一群日本人，那是一个前来指导蔺草种植技术的代表团。其中一位年轻女子，身着鹅黄色无袖连衣裙，脚踩高跟凉鞋，裙裾飘飘，头戴缀花阔沿草帽，肩挎红色坤包，戴黑色墨镜，腕上精致小巧的手表，皮肤雪白，幽香暗袭。这名女子的形象超出了我对女性的所有想象，在有限的词语内，只能用太漂亮了表达自己的震惊。用后来的话来说，是惊艳。

午饭由公社食堂两位“大厨”负责，在会议室摆了几张桌子，没有空调，搬了几台落地扇，开到最大档“呼呼”摇着头。我在人群里奔跑，不时到漂亮女子身边绕一圈。她向我招手，我兴奋地跑过去，她摊开的手掌里有两颗黄色的方形糖，示意我拿，我抓起后跑出会议室，拿起一颗放到嘴里，和以前吃过的任何糖果都不一样，化不掉，嚼着嚼着，甜味淡了，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口香糖。现在已记不起来我最后是咽下去了还是吐掉了。

下午，代表团乘着公社唯一的带舱棚的机帆船去吴淞江边的农科站，察看蔺草实验田的种植情况，现场指导如何收割、染白、摊晒。试验田的技术员操作，代表团的人员反复纠正讲解示范，一丝不苟。阳光毒辣，全程没有一个人躲到屋内，包括那位好看得看不够的女子。

在引进蔺草种植的同时，引进了日本织席机的乡席厂规模越来越大。包产到户后，大量农民种植起了蔺草。

我上高中后，家里也种植起了蔺草。收割蔺草时正好放暑假，虽然我还是个学生，但完全当成一个壮劳力来使用了。母亲带领我们姐弟三人没日没夜地干，此时明白，土地好的收成，完全是靠流下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蔺草比本地草长得高，为防止生长时倒

伏,长到一定高度后要罩尼龙网。收割时先得去网,掀掉一点割一点,蔺草才不会折断。割下后握住相应高度轻轻抖动,短小无用的草纷纷落下,杂草去除后捆扎好。在田头挖好的坑里铺好塑料布,担水倒入,加入白泥搅拌,将一捆捆蔺草投入,不断翻滚,浸透后捞起。这是蔺草收割中最费力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经过白泥水浸染,蔺草的色泽和韧性才会发挥到极致。一家人将湿漉漉的蔺草用船运回家,分搬到门前、屋后、路侧等太阳照射得到的地方,开始晾晒。这是最讲技巧的一环。其实大抵高超的手艺无非是经过千万次的重复,晒草亦如此。能手晒草呈扇形,密、薄、匀、快,一气呵成,如丹青高手画扇子,母亲就是这样的顶级高手,她是侍弄土地的艺术师。早上晒的草,午后必须翻晒,获得均匀的光照。翻好草,并不休息,又赶去田里割草。过不了多久,回去收草,在太阳下山前将捆扎好的草搬运回家。盛夏,阳光炽烈,曝晒两天,蔺草就干透了,捆扎时可以感受到清新脆爽的气息。收完草,再去割草、净草、染草,直到月漾湖面,蛙声连绵才摇着船回家。

蔺草收割的日子,每天身上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下午翻草的时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为了防止晒伤,穿长衣长裤,竖起衣领,头戴草帽。烈日将火炉般滚烫的汁液毫不吝啬地倾泻向地面,溅起无数无形的火花,落到裸露的皮肤上,热辣辣的灼痛。人像有无数漏洞的水袋,汗水不停往外溢,我常以为会流干了。背上的衣服晒得结了一层白色的盐花,颈部、手臂晒蜕了皮。蔺草上的白泥水晒干后,翻晒捆扎时白尘漫舞,如雾似霾,不消一会,头发、眉毛、鼻腔全白了,大家相互调侃修道成仙了。傍晚田头,蚊子部队兴奋地吹着集结号发起冲锋,前赴后继,无孔不入,在你还没有觉察之前,向你开了一枪,痛痒无比。“六月的天,孩子的脸”,最怕来一阵阵雨,一看到天要变,马上丢下手中的活,拼足马力抢收晒着的蔺草。如果一经雨淋,蔺草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

蔺草收割时,最辛苦的自然母亲,早上,

等我到南港头的责任田,母亲已经收割了一大片。晚上,我在院子里的竹躺椅上睡着了,母亲轻轻叫醒我,让我回屋去睡。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她不是在田头忙,就是在家忙,似乎这是她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像田地就是用来生长庄稼的一样。蔺草收割完,母亲坐在河边竹林里,将晒干的蔺草按长短归类捆扎,越长收购价越高。

出售蔺草那天,全家比过年还开心,蔺草卖掉后,父亲给了钱,我去给每人买了根奶油雪糕,一根奶油雪糕可以买两根赤豆棒冰呢。父亲买了肉,一家人说说笑笑摇着空船回家。坐在船上,光脚拨弄清冽的河水,看着吴淞江来来往往的船只,我完全忘了辛苦,竟想起了那位给我吃口香糖的日本美女,或许她家的榻榻米就是我们家种的蔺草织的呢。一季蔺草的收入,也支撑了我们姐弟三人一年的求学费用。

如今,那些有名字的田地都消失了,在它们的身体里长出了叫不出名字的工厂和高楼,村民们有了一个新属性——失地农民。他们领着失地补偿,不必再用汗水去浇灌土地换取收成了。我不知道他们是高兴还是失落。

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除虫,什么时候收割……这些烙印在村民们心里的农时,和一块块失去的田地一样,逐渐模糊起来。村庄还在,大地无言。那些田地始终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肥沃的胸膛,任凭村民们种荸荠、种藕、种蔺草,种水稻、种小麦,种春天、种秋天,一代代村民们也种下了他们的一生。现在,这些田地里种上了令它们陌生的工厂、高楼,注销了它们的名字,假如它们会开口说话,它们会说些什么呢?

我们全家离开那个吴淞江边的小村庄已经三十多年了。故乡的大地,曾经无比慷慨地给予了我们她的全部。

责任编辑 黄薇

## 火红年华（外一篇）

张鑫吉

汪曾祺有一名段子，说栀子花因长得枝叶粗大，为文人不喜，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我想，汪老这一干文人，一定没有见过攀枝花。

攀枝花先叶后花，开花便无叶，枝干高壮，花朵展开有一掌大小，花叶则肥厚润实，花朵常常是红艳艳的，突兀的挂在一条条裸露的枝干上，坠地铿然有声。如果非要拿什么来做对比不可，只能说，实在堪称花中李逵。

来攀枝花之前，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打开百度，铺天盖地宣传着这样美好的画面：“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听上去很是浪漫。我心里浮现出宣传照上阳光明媚的图景，一树攀枝花在两江交汇之处的悬崖上凛然盛开。

谁知，来了之后第一顿聚餐，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小菜，说：这是凉拌攀枝花。

我大惊。问旁边，花呢？旁边摇头。转头问另一边，另一边是本地人，指指盘子，你尝一下就知道了。我撇了一筷子，原来吃的是花芯。

签了工作合同，回到老家，外婆蹲坐在

堂屋的门牙子上抽烟，一只瘦猫靠在她腿边。攀枝花？什么攀枝花？她眯起眼睛问。那个四川云南边边上，产矿的地方，毛主席说开发就开发了，搞三线建设。她弹了弹烟灰，喷出一口呛人的烟子，眼睛灰蒙蒙地望向对面的群山，那我晓得了，攀枝花，以前叫渡口。沉默半晌，烟子里又淡淡地飘过来一句话，有点远哦，我孙儿。

我第一次路过大渡口，坐在公交车上，盯着手机上弯弯绕绕的陌生地图，百无聊赖地数着剩下的站数。车子驶过一个桥头，开始笨重地“突突”爬坡，我把头侧靠在窗户上——一小截豁然开朗的江面突然展露出来。眼见得两山耸峙，夹着一江碧水滚滚而去，又转瞬即逝地消失在下一个弯道里。金沙江，这就是金沙江。不知为何，我感动得几欲落泪。

其实，见到江，就等同是见到故人了。

我在江边长大，写童年旧事时，便总爱提到江边玩乐。现在想起，大江东流去，那种挟着时间的尘沙的厚重的寂寞，流进心里就不再有出路。

攀枝花落了，我凑热闹，捡了很多，拍照发给我妈，说，这就是攀枝花，没见过塞，可以炒腊肉的。我妈说，这有什么吃

场，不如炒蒜苗。我说，你懂个屁。

将花朵去了花瓣和花蕊，只留下小小一丛花芯，冲洗干净，怀着一份享用美味的爱物之心，仔仔细细地晒在阳台上。下班回来看一眼，打扫卫生时看一眼，放到干了、落了一层灰，我才终于又想起它来。拎起一只对着阳光看，灰扑扑，暗沉沉，像用凸了的扫帚。思忖半晌，家里既没有腊肉，也没有炒锅，当初费那么大劲的捡它回来——究竟是为了啥？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捡白果，捡野菜，兴高采烈弄很久，最后都丢进垃圾袋。

其实这习惯还是从我妈那里捡来的，幼年时她带着我爬山，身上总带着一个小袋子，蒿头、车前草、羊奶子……遇到什么采什么。于是我对捡东西采东西总是有莫大的热情，在大家都在用铲荠菜的小铲子做拨浪鼓时，我就知道这个菜可以带回去变成饺子馅。我在山里野了回来，胡乱扒拉几根折耳根回家，我妈也总是爱惜地清洗干净，最后拌在晚上的凉菜里。

如今，捡拾东西的乐趣仍在，陪着我把日子拌在菜里的人却留在了原地。少了一半的工序，也就少了一半的滋味。

躺在垃圾桶里的食材细数着我的罪孽，也细数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

攀枝花是热烈坦荡的花，带着盆地的冬天不曾拥有的热度，带着横断山脉的壮丽和巍峨，以一种全然陌生的方式，向我赤裸裸地展现着与过往的生命经验截然不同的美的范畴。

仔细说来，攀枝花盛开在寒冬腊月，加之先叶后花的习性，像极了文人盛爱的梅。在时代的演绎和变迁中，攀枝花如今也成了广州人口中的英雄花，若是生在北方的中原，说不定文学史上就要多出许多佳话。

不同的花，在中国人的意境里承载着不同的生命姿态。菊，适合开在疏落的竹篱

下；梨花，适合开在清冷的青瓦檐下；西府海棠，须种在精巧的园林池水旁；攀枝花呢？攀枝花应该最适合开在荒山悬崖之上。

高山荒土，枯枝黄叶，这一切都契合着攀枝花的美学特征。它是一户人家七口人的陪伴，见证着开拓者的勇毅，却也见证着一个不毛之地未能脱尽的荒凉。

环顾四面八方无处不在的荒山，就像看着自己精神上的荒漠。

太干了，太贫瘠了。攀枝花，除了这火红的李逵，除了一丛丛不敢亵玩的剑兰，还有什么能开在这样的土壤上？

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绕口的段子：朋友，现在正是你来攀枝花看攀枝花人捡攀枝花来炒腊肉吃的好季节。是的，对攀枝花人引以为傲的攀枝花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被用来做一盘被时令限定的炒腊肉。

走到公园里、大街旁，到处都是提着口袋捡掉落的攀枝花的人。所到之处，地上皆燃起一丛丛的花叶篝火。捡花拾花，一种原本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行为，却巧妙地糅合进了实用主义的精神。这种矛盾中带着和谐的生活美学，这种在荒凉的夹缝中探着尖生长的浪漫，令我感受到一种莫大的惊喜。

某天路过学校的文化广场，一片地面上突兀地积了一滩水，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朵朵攀枝花掉落时砸出来的痕迹。

开，要开在十余米高的枝头；落，也是落得这么不甘寂寞。

朋友跟我讲祖辈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迢迢赶来的三线建设者的家属们从车上下来，看见半边的天血红血红，车在身后远远驶去，扬起漫天尘沙，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直升机接连洒了三年的草种，山头才终于隐隐冒出苗芽。

纵使这样，一批批的支援队伍还是带着家属陆续到来。人的信念可以超越自身设下的极限，一群人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梦想种在青春里，种在不可能发芽的地方，他们用精

卫填海的孤勇，搭起帐篷、建起高炉、修起铁桥；用愚公移山的执着，在不毛之地升起炊烟、盖起高楼、炼出钢铁。

三线建设，原来是很多个家庭的故事，是很多个具体的人的故事。

我一直不喜欢宏大叙事，但这当中的执念，令我在某一根弦上动了一动。

那一年坐在回家的绿皮火车上，我依旧把头靠在窗上休息，行经一片江岸，远远看见一片攀枝花树立在两旁，树顶落满了叽叽喳喳乱飞的雀儿，阳光明媚，江碧波欲燃——像极了网络上看到的那张城市宣传照。

我闭上眼，想象着一朵丰腴的花苞在金色的阳光中缓缓绽开，一只麻雀扑扑飞来，轻盈地立在上头。

### 在时间的身后

三月六日下午，我从医院出来，拿到体检复查单，显示结果良好，在路上买到了刚出炉的甜品。

骑着小电瓶匆忙赶路，迎面遇上一场烂漫的粉色晚霞，夕阳在高楼的背后露出光芒的形状，风很好，裙摆在芒果黄的袜子上很好的晃动。

穿出黑暗的隧道，两旁的路灯昏黄得恰到好处，穿透惊蛰这一天的叶片和葳蕤的宫粉紫荆，不知为何突然想起博尔赫斯关于落日和月亮的诗句，想起一首喜欢的歌的旋律。

一切都刚刚好，生活在瑕疵中向我露出一块洁白。

我被微小的幸福充满着，几乎想要哭泣。

我常常是这样，为一些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原因落泪。听到一段无果的爱情故事会哭，想起江流的波光会哭，站在城市的小小角落，仰望浩瀚宇宙的时候无法自制地想哭。

有人说，当人处于巨大幸福中的时候，对事物的感受力会变得迟钝，会开始用“平淡”来形容生活的状态。

说到底，敏锐是痛觉的一种，例如郁达夫笔下扫帚在地面留下的灰尘的细纹；从槐树底一丝丝落下的光线；脚踏在落蕊上的触觉，看似乏味纤弱，实际上内里是一种极大的悲哀。一叶知秋的人、忍踏落花的人，都是在四季的运转中疼痛着的人。敏锐的痛觉从不钻心裂肺，而是皮肤上拔不出来的倒刺。

古话说，情深不寿，慧极必伤。在一部分人的眼里，世界就是三体里面那个二维展开的质子，展现着无限细节的真实。童年不知在哪里看来一个故事，说一个人突然间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电话声，然后精神衰弱到快要崩溃。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三尺微命，凡人无法在无尽的感知中获得幸福，但一个丰沛而痛苦的灵魂往往是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土壤。我在高中时爱极了史铁生，在生命支离破碎的时刻，伟大的文字带着地坛神性的余辉从痛苦中拔地而起。于是我给青春期里迷惘的老铁写信，说，铁子，我们本来就是那种人啊，不要悲伤，敏感是上天的惩罚，也是上天的福祉，马克思说，这是矛盾的辩证法，我们独一无二。

琼瑶写《还珠格格》，讲一个个爱得轰轰烈烈、海枯石烂的人，对于生活的终极追求是去大理，过普通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国产仙侠剧开山祖师《仙剑奇侠传》，反过来讲一群人放下柴米油盐的生活去拯救天下苍生，于是有三生三世都错过的爱情，在大雪里白了头；有三生三世都错过的亲情，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诺言在大火里烧尽。

“平淡”未必真平淡，不过是换了外衣的幸福。习以为常的幸福折断了曾经敏锐的牵系外界的纽带，那一根长久嵌进皮肤的倒刺终于被包进柔软的血肉里，那些一点点在生活里隐隐刺痛人心的情绪，像清尘微露一样消散在熹微晨光里。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是为“旦”，是为新的生，是那些不断被追寻被书写的大道

至简的生活理想。

和爱的人守在山口看夕阳，大风灌满发丝和衣冠的一刻，感到钻心的痛苦，觉得自己被无边无际且真真切切的幸福充满着，想让一切就在这一刻终止，却也想就这样漫长地活下去，变成一个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一个在川流里被磨净棱角的小小石子。

呼唤形而下的快乐，爱真实而具体的人。我们用书籍用哲学对抗生命的虚无，却必须在人间烟火里寻找存在的勇气。

爱逛菜市场，看新鲜的蔬菜被农人仔仔细细地码成整洁的小堆，散发着香气的水果堆在小车上，鸡毛蒜皮的争吵，浓烟蒸腾的早点铺，提着大袋小袋的行人在拥挤的人流中穿行，盘算着端上饭桌的菜肴。想到一株植物是如何从土壤中拔了节、蜷曲的新叶在多少个日夜悄然舒展，最后才这样挂着露水和泥土来到我面前，便觉得触手可得的日常里无不写满了奢侈。

哪一样惊天动地的爱，不是要鸡毛蒜皮地去给。

人们习惯于把平淡的生活叫成“过日子”，把煎熬的生活叫作“度日”，后面又每每接着“如年”两字。这一“过”一“度”，里面是中国人对生活的认知。寸步为“过”，日子一脚一步地走踏实，在每一个平淡的日升月落里走过去，就叫“过”日子。过的日子是慢的，是淡的，也是心安的。“度”是测量，人困在了相对论中漫长无垠的时间里，在一秒长如一年的煎熬里期盼尽头。

所以，会“过日子”的人，都是了不起的生活家。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找到一个稳当的幸福，何尝不是在满地的六便士中看

见月亮。而传统遗留下来的“女主内”格局，往往又赋予了女性更多对生活柔和而深切的关注。我沉浸在这些女性的世界中时，常常被一种来自日常而超越日常的力量所震撼。她们看见一朵花的盛开，看见盛夏阳光投下的阴影，照顾好一盆盆草木，也为美丽的饰品和衣服倾心；她们把五花八门的调料调制和谐的音符，用柔软的手掌包裹幼小的生命，却也在风雨如晦中支撑一方温暖安心的天。柔而韧，顺而直，纤而美。在狭小的天地中窥见广阔的宇宙，在一片落叶中看见降临的秋天，是“一花一世界”的境界，是诗心，是佛心。

因为这样的关注视角，女性的写作也常常被男性世界所排斥，认为其纤弱、无趣、狭小、无意义。我也曾如此鄙弃过生为女性的人生、生为女性的语言、甚至包括在“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中自甘地奉献了一生的母亲。我赋予自己离经叛道的勇气，赋予自己奔向更广阔天地的决心，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忘了赋予生为女性的生命以光辉灿烂的意义。

没有谁可以制定规训的法则，制定一个完美的生命模型。我享受自己那些纤弱狭小的审美情趣，珍视着每一片混在一地鸡毛中的零光片羽。我像一个走在时间身后的人，捡拾着泯灭的春夏秋冬里掉落的碎片，视若珍宝地拼接在自己残缺的灵魂上，它们如同深海中的鲛珠，如同沙漠中的泉眼，使我完整，使我得以在生命的至暗时刻，被璀璨的光照亮。

责任编辑：黄薇

## 家在矿山

李刚花

我儿时的家在矿区一座名叫桃花山的半山坡上。桃花山，其实桃树并不多，只有零星几株，倒是那红心果树，房前屋后、坡坎沟渠随处可见。

桃花山在矿区背后，站在山顶，便能俯瞰整个矿区。山上住着很多人家，一排排平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如梯田般布满整座山。一条小路七弯八拐，从每家屋檐下延伸至山顶。房屋最早都是席棚屋，房顶盖着黑黑的牛毛毡。后来渐渐改建成了土墙房，房顶换成了青黑的小瓦，屋脊镶嵌着几片玻璃或塑膜亮瓦。白天，灿烂的阳光洒进屋子，夜间，床前明月落一地白霜。隔着土墙和木格窗棂，夏日的虫吟声声入耳，屋顶常有风雨蟋蟀的天籁之音。

那条小路虽小，却是孩子们的大世界，是我们玩耍的乐园。那条路上有我们飞奔的身影、顽皮的脚印、爽朗的笑声。每天吃过晚饭，小伙伴们便陆陆续续从家里钻出来，聚集在那条路上。打沙包，修房子，捡瓦片，学鸟叫，尽情地嬉戏打闹。大家时常玩得忘乎所以，有时不知不觉玩到了路中间。直到有人大声喊叫：“让一让”！才知道挡住了别人的路。

小路每一段都长着不同的面孔，因地势

和结构的差异，被每户人家修建成不同的风格。有的用石头铺成，有的用矿井废弃的溜槽、铁轨和钢管搭建而成，还有的砍成三合土。但绝大多数是泥土路。泥土路孩子们最喜欢，那是孩子们办“哥哥家”的理想场所。

那条小路每间隔一段便会横腰长出一条条钢丝，捆绑在路边的铁桩上。晃眼一看，就像设置了一道道“关卡”。这些“关卡”曾绊倒过很多人，有一次我被绊倒，膝盖摔破了，鲜血直流。原来，这些“关卡”是为了防止路基倾斜倒塌，家家都在房屋地基打上铁桩，铁桩再用钢丝拉住加固。我家门口那一段路是父亲用石头砌成的，大约有一人多高，下面是别人家的后阳沟。门前三根铁桩打入路基，像三个忠诚的士兵长年累月守护在那里，守护着我的家，守护着那条路。父亲再将一根废弃的铁管绑在三根铁桩上，既能加固铁桩，还能做护栏。父亲统统将它们刷上绿色油漆，给它们穿上美丽的外衣。这根漂亮的铁管距离路面刚好一张凳子的高度，恰似在那里安放了一张长长的“铁条凳”。夏天，天气炎热，坐在“铁条凳”上，冰冰凉，舒爽极了。晚上，孩子们写完作业，便跑到那里“排排坐，吃果果”，神侃葫芦娃吐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精彩。大人

们忙完一天的活计，也会集聚过来坐在“铁条凳”上乘凉歇息，闲聊家常。

“铁条凳”的端头，有一棵桃树，桃树干粗大，长势峻拔，树冠呈圆锥状，远远看去，像一支倒立着的大笔。每到春天，桃花像一只只小小的精灵，跳跃在枝头。坐在院子里写作业，抬头，从木栅的缝隙便能看到满树桃花。我时常会放下手中的笔，跑出院子，来到桃树下，轻闭双眼，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祈祷一场大风吹来，期待一场花瓣雨的降临。

待到桃子成熟时，树上便会“长”出许多孩子们来。一会这里露出个头，一会那里伸出只手，弄得树叶窸窣窸窣，压得桃树弯腰投降。其实那桃子，说真的，一点也不好吃，就是普通的毛桃，个头小，青涩，吃起来有些涩口。但有总比没有强，摘下来，便迫不及待“夸夸夸”吃起来。树下有深沟，我们在树上开心，大人在树下担心。桃树下的深水沟，确实有人掉下去过。那是隔壁的小杨娃，那天他在树上突然发现了一个大桃子，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脚踩空，掉了下去。他爬起来，满身油污，样子狼狈极了。这下，再没人叫他小杨娃了，都叫他“臭杨娃”。

我家隔壁有一间用废弃的铁桩、溜槽、铁管、钢丝搭建的吊脚楼。吊脚楼呈长方形，左边稍低，右边稍高，看起来错落有致。台面是用大小不一的溜槽锤成铁板拼接而成的，由于拼接不够严实，每个拼接处都有一条缝口。捉迷藏时，通过那条缝口，便能窥视到吊脚楼下的一切。吊脚楼的外边用三跟铁桩打入路基，然后将台面铁板和铁桩焊接在一起，再用钢丝捆绑加固。铁桩之间也横绑着铁管，只是那铁管偏高，不能坐在上面，只能当扶手。铁管上方，在端头的两根铁桩上拉了铁丝晾晒被子衣物。我时常扶着铁管，远望着对面的山，想象着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能走出那座山。

吊脚楼下方是别人家的后阳沟，正下方是一个斜坡，外面部分悬空，那块悬空的地方，隐蔽又凉快，是我们藏猫猫的好地方。我们时常到那下面玩耍，爬上爬下，找宝藏，拿一根棍子，东刨西刨，好像下面埋有金子。有时什么也不玩，就在那里呆呆地坐着，也觉得开心。

吊脚楼是隔壁杨叔搭建的，从吊脚楼爬几个台阶就是杨叔家。杨叔喜爱下象棋，有爱好就有朋友，那些棋友经常到他家下棋，阵地时常从他家里延伸到台阶上，再延伸到吊脚楼上，引来观者无数。吊脚楼上，家里家外，热闹非凡。

杨叔家的儿子“臭杨娃”脑袋聪明，就是说话爱结巴，受他父亲影响，也爱下棋。他经常和他爸对弈，但屡战屡败，只有和我下，必胜无疑。有一次，我们正在吊脚楼上下棋，几个回合，便让我丢车失马。眼看他就要赢了，突然，我身旁一个人拍了拍我说道：“跳开马，双重炮将军。”顿时，我反败为胜。“臭杨娃”输了，气得满脸通红，说话更结巴了：“观观观棋不不不语真真君子……”说完眼圈都红了。

不下棋的日子，我们便在吊脚楼上讲故事、背唐诗，比谁讲得好，背得多。张三讲故事好听，他信手拈来，不慌不忙，绘声绘色，大家都喜欢听。但诗歌我背得最多，从《悯农》到《咏鹅》《登鹳雀楼》《凉州词》……都背得滚瓜烂熟。记性好，忘性也大。因为忘性大，还被母亲揍过。那时候矿区用水困难，没有自来水，每天定时放一次水。于是每家每户都修有一个大水缸用来蓄水。要是错过了放水，一家人没有水用，那可是大事。

有一次，母亲外出，叮嘱我记得放水。那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吊脚楼上玩。玩到高兴时，便将母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母亲回来，看见已见底的水缸，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给了我几巴掌。母亲打我时，王小二

正好从我家门口经过。王小二就是诗歌总背不过我那个人。她学习不好，考试每次都在班上垫底，倒是勤奋得要命，每天起得比鸡早，起来就张开嗓子哇啦哇啦读书。母亲听见这读书声，还能了得，便一遍遍催促我起床。我时常想，那么刻苦，成绩还不好，莫不是真如古人所说，读的“望天书”？她看见我挨打，一脸高兴。最可气的是，看一眼还不走，气得我直跺脚。

父亲那时候在矿里掘进队上班。煤炭工人工作时间长，危险且辛苦。父亲上中班的夜晚，如果凌晨还没回来，我和母亲都无睡意，耳朵竖得老高老高，只有听到父亲踩踏铁板的声音，才能放心睡觉。吊脚楼还是我的“报信器”，让贪玩的我少挨了很多训斥。父母从外面回来，都要经过那吊脚楼，只要他们一踏上那吊脚楼的铁板，我就能辨识出他们的脚步声，父亲的脚步声不急不缓、先轻后重。母亲下脚很轻，步子很急。只要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我便赶紧拿出作业，装模作样写起来。父母一进家门，看见我在学习，脸上就会露出欣喜的笑容。

我们在桃花山居住了二十多年。后来，家中经济条件好了，父母在矿区买了楼房。搬新家不久，母亲说老屋无人看管，执意将其卖掉。我和父亲不舍，坚决反对。可家中母亲强势，一意孤行。搬家那天，收拾完家里的东西，父亲摸摸这，看看那，久久不肯离去。我站在院里的葡萄树下，看着头顶满架葡萄暗自神伤。那棵葡萄树是我从同学家挖回来给父亲栽种的，葡萄架是父亲亲手搭建的。多少年了，我看着葡萄树一天天长大，犹如父亲看着我一天天长大。

几年前，国家出台棚改政策，山上的棚户区全部纳入了棚改规划。棚改后，职工家属都纷纷去市区买了房，好些还买了车，年轻人每天开着车上下班，过上了白领般的生活。

前些日子，听母亲说，山上老屋全被推掉了。我想带上父亲回去看看。那天，父亲特别高兴，我们到了山脚，却没有一条可以上山的路。父亲站在那里，一抬眼就看出我家老屋所在的位置。他用手指向远方对我说，这里是吊脚楼，那里是桃树，这边是“铁条凳”，那边是……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望去，恍惚间，山上消失的房屋突然耸立了起来，一排排平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如梯田般布满整座山，儿时的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瞬间，耳畔响起和玩伴们打闹嬉戏的声音。那些儿时的玩伴，他们都去了何方？他们都和我一样已生华发了吗？

父亲退休多年，虽住在市区，但隔上一段时间，便会回矿区住些时日。早上，去公园走走，遇上当年的老同事，一起说说话、叙叙旧。傍晚，去爬爬山，走走矿区废弃的铁道，心里便觉得舒坦，那是他过去每天都要走的地方。他喜欢矿区的山，他说宝鼎山的每一株草木都认得他，摩梭河畔的每一块石头都和他亲，走在去往矿区的路上，才感觉真正回到了家。

家是什么？家在哪？搬离矿区这些年，我也辗转居住过好几个地方，从高楼到高楼再到高楼，感觉不过是身体的搬迁罢了，而灵魂深处那个家永远在矿山。

责任编辑 黄薇

## 麦浪漾起悠悠情

杨锡全

《麦浪漾起的村庄》是攀枝花作家召唤继长篇小说《黑丧鼓》荣获第八届四川文学奖、中篇小说《牛轭湾》入选四川省作协脱贫攻坚重点作品扶持后，又入选四川省作协乡村振兴重点作品扶持的散文集，2023年1月，甫一出版便受到好评。这部18万字的散文集由“散板”“风物”“脸谱”“附录”四辑构成，大多篇什曾在《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四川文学》《朔方》《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于湖北潜江乡村的召唤，本名徐肇焕，如今，他带着文学梦入川虽已15载，但他总是心心念念生他养他的那片水乡故土。于是，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他以凝练婉约、诗性典雅、近乎凄美的句式和底色，超拔地为读者呈现出了这部“不一样”的，凝聚着乡村烟火气和乡村人文景观的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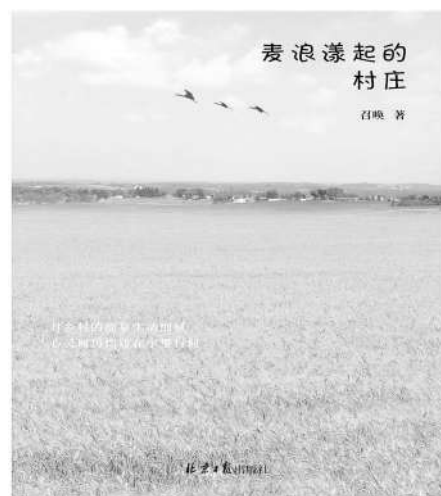
“磨刀，看似一种动作机械、呆板、简单、重复的劳动，却需要膂力、腕力和韧劲。村里的男人们，不管多粗多糙的秉性，只要撩一捧清水蘸在磨刀石上，心气神就会沉淀下来，那双老茧又长新茧的手呢，也变得灵动起来。他们就像自己的女人绣花似的磨着镰刀，磨啊磨……磨了正面磨反面，磨

了刀刃磨刀尖，一气儿要磨亮一季麦收的镰刀才肯收手。”这是首篇《麦收》对磨镰刀的描写，廖廖数笔，我们便感受到麦收前村里那种忙碌而蓬勃的氛围。磨刀，原本是一项粗活，一经作者点化，就赋有了诗意和情趣。

“今年的麦子怪招人疼的，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像个待嫁的村姑，羞答答的，生怕抬一下头。四婶爱抚着她们红润光泽的小脸蛋，受用得怎么也不忍心下镰。”作者把麦子当人来写，这“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说人呢，是说长得像模像样；说麦子呢，自然是说秆壮穗大了。“羞答答的，生怕抬一下头”是说麦穗籽实饱满，沉甸甸的抬不起“头”来。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让麦子有了生命，让眼下的丰收之景更加鲜活，尤其是“受用”二字，让人们眼观丰收之景的喜悦心情一下子活络起来，这种丰收在望的喜庆，让读者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高兴。

《麦收》的“重头戏”是四婶和她的男人。从“撵”男人外出打工，到对男人的苦苦思念，再到男人回来后的两情缱绻，写得丝丝入扣、情意绵绵、动人心弦。

村里的好些男人外出打工，四婶终于眼馋了，有一天，她对四叔说：“人家的男人都



外出打工了，连‘一把手’也到武汉打工了，你也出去吧，家里的几亩田我能盘下来。”四叔有些不敢信：“你不稀罕我？”“过腻了？”四婶笑笑，没理他。那年麦收一完，四叔就随着村里的几个汉子去了武汉。四婶“撵”男人外出打工挣钱不假，让男人外出长长钱都买不来的见识，才是她心头最朴素也是最美好的巴望。男人外出的日子，四婶才尝到了牵挂的滋味。这牵挂也许有那么点甜蜜，但更多的是“巴望不到”的伤感！听她心里涌起的无名惆怅吧：“冤家，你怎么还不回家？只要你回家，我横草不要你捡，竖草不让你拿，就是油瓶子倒了也不要你扶……我一日三餐地侍候你……”这几句内心独白，是无数留守妇女的常态。“狗叫声是半夜里响起的，只一声，四婶就醒了，或者说四婶原本就没睡安稳过，接着是狗爪子抓门的声音，抓得四婶心头一痒一痒的。”妇人夜夜盼郎归，今晚终于有了动静，内心的那份欣喜、那份激动、那份甜蜜，尽在一个“痒”字中。“还晓得回家？”四婶欣喜中含着轻轻的嗔怪与煎熬；四叔接话：“回家割麦子……”四婶立马回敬：“麦子割你哩！”很显然，是怪四叔回来迟了，麦子割了、打了、归仓了。当四叔从麦仓里抓一把麦子摊在手掌上瞧时，心里的那份愧疚呀，简直无法形容。

接着的“曲笔”更具艺术性：“麦香真像个人来疯，冷不丁就胀破屋子，随了月光银银盈盈地裹住了男人。男人心头一热，搂住了女人。”读者便知晓，接下来是镰刀也割不断的悄悄话……

《麦收》一文，从忙碌的麦收季节开笔，为我们呈现了丰收在望的麦田景象和家家户户磨镰刀的忙碌场景，再将镜头由远及近、由外而内聚焦到四婶家，然后细致地描绘在麦收日子里，她家的日常琐碎的生活。字里行间渗透着乡村那种浓浓的生活味、人情味，洋溢着丰收给村民们带来的喜悦，传递

着新时代广大农民的幸福感。

田埂，只是随意穿插在田野间的一宗事物，但在《田埂》一文中，作者却赋予了它以生命、以诗意，让读者感受到了它的灵动，以及农民与田埂、与土地的相知相惜、情深意长。

“田埂就是田埂，说穿了，它就是放牛的老农随意扔掉的一根牛绳，是村姑田边解手不小心遗落的裤腰带。田埂，更像一根柔软的花线，很诗意地弯拐在广袤的田畴；它又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将原本一马平川的土地切割成错落有致的棋盘。”这里把田埂比作牛绳、裤腰带、花线、刀子等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事物，生动形象地勾勒了田埂在广袤田畴中的不同情态：时而随意延伸，呈现了淳朴的乡村风俗；时而别具匠心，展示刚柔相济的诗意美感。这样雅俗相间的语言，读来颇感亲切，又不失典雅。“脚丫子走在田埂上，那是一种肌肤与肌肤的相互抚摸，体温与体温的对流，血液与血液的渗透。这种肌肤之亲，就像缺了门牙的老娘站在屋山头唤胡子拉碴的儿子的一声乳名，真切、自然、随意。于皮鞋，田埂一向都是拒绝的，那是一种残忍加亵渎的践踏。”作者看似不经意地写脚丫子走在田埂上是一种肌肤之亲，但如果不是有融入生命的碎裂滴血的亲情，不是有对乡土深深的依恋、挚爱与感恩，是很难写出这种感受的。这哪里是在写肌肤之亲，这分明是在写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的亲情。“缺了门牙的老娘”“胡子拉碴的儿子”，容颜的变化抵挡不住“唤”“一声乳名”，那是饱经沧桑后仍然不忘根、不忘初心的亲切、温馨与美好。“皮鞋”相对脚丫子是光鲜夺目的，但于田埂而言，显然不是一家人，不是它的同胞，所以，“田埂一向都是拒绝的”，作者甚至认为“是一种残忍加亵渎的践踏。”从字里行间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田埂、对于土地的热爱与赞美。

“脚丫子把日影踢踏得斑驳陆离，却把日

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此句巧用对称，通过“日影”的“斑驳陆离”的变化，浓缩了“脚丫子”（实际上是农民）一天天辛勤忙碌的生活；通过“日子”的“井井有条”的推移，呈现了农民生活的从容祥和、富足美好。“日影”和“日子”，一字之差，却将时光与生活写得俏皮而有张力，我想这就是作者对于平原水乡生活的沉潜体悟吧。

“走着走着，就感到脚心有一股绿汪汪的痒。”多么反常、多么新奇的感觉啊！痒怎么可以是“绿汪汪”的呢？哦，原来脚丫子踩着了毛茸茸的绿草。哦，原来这是运用了“无理而妙”的表现手法以抒写强烈而深挚的喜爱之情，真是妙笔生花。

“当然，最忙的要数那些抛来抛去的栽秧歌了。”其实，最忙的应该是那些栽秧的“人”，抛来抛去的应该是那些“秧把子”。作者有意识地将这里的表述错位，而读者读来却并未觉出它有半点不合情理，反倒觉得妙趣横生，令人涵咏不尽。

“身后呢，就忘形地逶迤出一泡比田埂还要长的热尿。”这句话，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还原了生活的本真，营造了强烈的现场感，是土性十足的原生态场景，但在作者笔下，却又平添一份闲适与诗意。我认为此句中“逶迤”这个动词最为出彩，作者不用

“拉”，而用“逶迤”，是因为“逶迤”一词更能描绘尿液的那种绵延曲折行进的状态，并且与后边的“长”形成照应。另外，此句中“忘形地”一词也很值得玩味：牛是畜牲，它拉屎拉尿是无所顾忌的，要拉就拉，可作者在这里把一个表现主观意志的词——“忘形地”，安放在牛身上，一方面展现出牛的率性而为，一方面刻画出牛撒尿、犁地两不误的野性与敬业。

笔者本人是平原之子，也在水乡生活了大半辈子，对于召唤描绘的江汉平原乡村的景或物、人或事，在阅读中常常感到身临其境，仿佛回到了从前，字里行间带给我格外亲切的阅读体验，时常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

召唤的乡土散文集《麦浪漾起的村庄》清新灵动，原生本真。我想这是因为，他时时都在用细致入微的眼光观察生活，发现和捕捉到生活中的美；用充满诗意的文字描述乡情乡音，表达对平原水乡的挚爱情怀与沉潜体悟。他的这种表达让读者也感同身受，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感。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作家召唤用他手中那支灵动的笔，描绘出一幅幅乡土气和生活味浓郁的乡村水墨画，为读者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诗人频道 ·

## 雨水前的几个章节（组诗）

余文飞

### 冬日里的苏撒坡密枝林

鹰,在这里游弋着视线的时候  
麻栎、刺叶栎、白栎、青松,都在  
它们动辄百岁以上  
熟透的年轮,喜欢勃发着黄绿色的生机  
它们一直朝上举着,蔚蓝的天空、变幻的  
云朵  
星斗和日月

大树杜鹃悄然打苞  
树梢掉落阳光,细碎,温润  
滋养着,新的一年  
低调的新生

毋庸置疑这里繁茂的绿色  
长羽蕨又在推搡着尖刀草、锁莓刺探出  
林子  
听鸡鸣狗吠,看炊烟袅袅  
这个冬日  
苦荞粑粑在彝族村寨里  
蘸着新鲜蜂蜜  
下酒

哦!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  
像极了林间,那走丢蜘蛛的网  
黏住,一缕缕一颗颗金色的阳光

我经常视它们为艺术品,却无法找到合适  
的命名

### 小雪

今天小雪,台阶很凉  
一个褪色的圆形褥垫  
让她弯曲的腰杆,坐姿显得端正一些

她目光浑浊,无数次笔直地看向路口  
又收回来,放在脚尖上,让笔直的柏油  
马路  
变得窄小,细碎,若枝叶间掉下的几块  
光亮

她不时搭着眉檐,眯着眼看向马路中间  
微秃的一行三角枫树顶  
那里的天空,云逃逸得干净利落  
阳光肆无忌惮地辽阔

小雪了,她喃喃自语,冬天了,小雪  
声音微弱  
像红透的三角枫掉落的轻响

落叶,此刻很忙碌  
跟着呼啸的车轮,跳起,裹挟,四散开来  
装作急匆匆的归根

知情人说  
她有一个叫小雪的女儿  
在陌生的城市打工  
快一年了,还没回来

## 大雪

你说的大雪是这样的  
列风,狂雪,江湖袭冷  
寒江,独钓,功名迟疑  
雪花席地而坐,藏着弯刀,掖着圆月  
忧思着黄河,是否彻底冻结  
炉火旺盛,歌狂,酒绿  
侧耳听一回马在辕门嘶鸣  
说一通历史里驰骋的古人  
弓马娴熟

我说的大雪是这样的  
小囡,今天大雪,天冷,加件厚衣  
女儿在远方笑了笑,打了个不经意的喷嚏

## 冬至

风,强颜欢笑  
不敢表达惆怅,抑或反抗  
它低眉顺目,吹过  
低垂的草茎  
枯萎,蔓延成荒芜  
且被虚幻的雪  
盖住

光秃的白杨故作镇静  
寒鸦驮走洪荒的原野

炊烟,让远方迷一样展开  
指着天边朦胧的光亮  
你开始画出春天的烧饼

我却不屑于用晶莹形容寒冰

我只听见  
哀鸿于野  
哼出最卑微的疼痛

## 与一只麻雀会晤

我看见它的时候  
它的小红爪子  
把结冰的电线握得紧紧的  
电线笔直地左右延伸  
它像一个支点

它看着我  
我向左歪了一下头  
它向右歪了一下头  
我向相反的方向重复了一下  
它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一棵青冈栎作参照  
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雪地映出我们调皮的举动

我静静看着它  
把头埋进羽毛  
羞涩地梳理几下  
它默默看着我  
向手哈着气使劲搓  
捂住冰凉的耳朵揉  
  
(我们的对视交流着酸楚与艰辛)

霜风紧了一阵  
飘动起我的衣襟  
吹皱了它的翅羽  
我看累了  
它也看累了  
它率先抖了抖身子  
我踩了几下麻木的脚

它把头转向初升的太阳

我顺着它的目光看去  
阳光刺眼

它看看我 迟疑了一下  
啾了一声  
抖开翅膀 倏地飞走  
我目送它 直到变成光影里的一粒灰尘  
裹紧大衣  
迎着凛冽的风走成一条瘦长瘦长的影子

我忽然觉得  
我俩像久违的老友  
只顾着寒暄  
忘了互致问候

## 老家

老家 老了  
老得像奶奶没牙的  
嘴  
絮絮叨叨而又说话困难  
老得像村口干涸的小河  
眼睛干涩  
呼吸  
困难

老了的烟囱  
没有足够的炊烟  
来喂饱目光

黄昏也老了  
夜幕如铁  
没有急促的召唤  
让坚硬的水泥路面  
温暖地指向  
门扉

父母走后  
老家咋会老得这么快呢

## 小寒

我是梦见过的,寒冷  
一点一滴积攒  
攀爬如白色蠕虫  
钻进受伤的树芯

我还梦见过蛇,被冻在野地里  
血管里的冰  
比骨头里的风  
皮肤上的刀痕  
僵硬

我梦里的水,原本就是活的  
在空气里随风  
在泥土里蛰伏  
在江河里婉转  
却还要拼命地活着  
在草尖上凝聚  
成伤感的一滴

我一次次从梦里惊醒  
无所适从地隐忍着,用莫名的疼痛  
看,黄昏的小寒,落日用余晖  
埋下动荡不安的灵魂

## 大寒

让清霜,流下感激的泪水  
是太阳的慈悲,这不假  
不是冰花上那些,虚伪的名字  
刻上  
就预示死亡

打枪坡路旁,半坡铁线草  
从头到脚,还绿着,它们的江南  
一直都在  
这是滇东北小县城,常有的事情

一双马丁靴从青龙山下来  
踩碎几簇低矮的马牙霜  
然后跨过铁轨  
下坡,下台阶  
像跨年一样,略显犹豫

然后,回望群山,飞鸟远去  
翅膀上抖下颤栗的冷

辽远的时空,胡乱交际  
火在过往的炉里,旺了一夜  
雪在未来的郊野,下了一夜  
今日大寒,明天除夕  
宜:打扫,交易  
忌:出行,祭祀  
且各回各家  
各看各妈  
活着的,或者往生的

## 凤梧山的午后

那古老的太阳  
在没有云朵的天空  
表情和蔼  
打完呵欠  
继续懒洋洋的

午后懒洋洋的  
比如:风  
它像个失忆的酒鬼  
眷恋着回家的路  
走着踉跄的八字步  
走着走着  
倒在草丛里  
无声无息

马缨花无声无息在不远处  
懒洋洋地打苞  
大耳朵羊在树荫下交配

精致的动作幅度  
让我懒得,也拒绝使用  
色情这个形容词

三只憨斑鸠不再为细小的种子  
吵嚷,抢夺  
它们相互梳理翅羽  
两只牧羊犬不再为可怜的骨头  
龇牙,打斗  
它们相互舔舐毛发

一切那么懒洋洋地美好  
和低着头吃草的羊群一般  
有条不紊  
似乎是这样  
我梦里的亚马逊的切叶蚁  
把新生的嫩叶  
切出规则的图形

蝴蝶卵在野姜叶的背面  
孵化  
没有因为钟表里细碎的时间  
影响进度

我试着朝孤独的群山  
喊出一个心仪的名字  
名字瞬间有了生命  
它像一件正确的事物  
悠扬地占领着山谷  
懒洋洋的空旷

## 立春

今夜的树是寂寞的  
它举着发芽的思想  
悄然思考  
草是寂寞的  
它顶着露珠  
幻想太阳

合适的一缕照耀

今夜,窗外的风不断变换着方向和力度  
树不断改变着倾斜的朝向和模样  
我的疼  
一秒钟一个姿势

我告慰自己,立春了  
黑夜落下  
所有的不安  
都可视而不见了

啊!立春了,我只想想我的故乡了  
一想起故乡  
我便多了一张失眠的床  
今夜哦!只有一袭老旧的睡衣  
抓得住我赤裸裸的忧伤

## 雨水

好几个傍晚,我看着鸿雁,陆续北去  
云朵散漫,天空齐整  
云南的云和雨  
尚不能打包,带走  
它们只带上顾惜和思念

翅羽轻缓,叫声清亮  
没入春天,光和影里  
没入远山,清灰的轮廓里  
  
那样的场景,怅然若失  
一如今日的长水机场  
天空慵懒,灰蒙蒙的  
一副恋恋不舍的神情  
有飞机仰头冲向天空  
有飞机俯降,打开起落架  
雨水,如云朵聚拢  
应着节气  
象征性地地下几滴

玻璃幕墙  
张着偌大的透明表情  
不冷不热,茫然四顾  
又是谁的女儿走向候机大厅  
头也不回  
又是谁的父亲站在栅栏深处  
空落落的  
目光被人流反复切割  
一会儿被切成个“人”字  
一会儿被切成个“一”字

## 秋雨 (外四章)

凡 羊

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让我闻到了冬日的味道,片片落叶,带着只有自己能懂的感伤,与我一路遇见,又一路再见,匆匆皆为过客。

山路已被杂草覆盖,原来的石板大多被村民抬回家做了宅基,或者砌了堡坎,山路的凋敝,我不想煞费心思地去描述。

一棵山核桃已经采光,伸展的枝条,仿佛依然缀着美好的向往。像一位不舍放弃写作的文人,片刻的歇息,安慰自己顺便安慰一下生活。

散落在林中的石头,天生一副善歌的喉咙,但它们从未唱出,不出声并不代表不能唱。

此刻,我就躲在它的庇护里,被它洇润肺腑的歌声深深地打动……

## 铜针刺

铜针刺,又名三颗针。叶片椭圆,叶沿成细小的锯齿状,故乡的山上随处可见。其根是一味中药。主治目赤肿痛,疮疖,黄疸等疾病。

铜针刺,携带锐利的锋芒,如果你的冒犯将它激怒,再厚的皮肉也会刺伤。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家菜园周围,自从父亲栽上铜针刺,园子里的蔬菜就很少丢失。母亲指着铜针刺告诉我:“碰不得,这是大老爷”。估计母亲对铜针刺的敬重,自取称谓,视作英雄。

我对铜针刺最深刻的记忆,是捉到笋子虫时,截一拃长的细竹,将中针插入管中,两翼的刺各锥入一只笋子虫的前腿,,飞行后我们捏在手里炫耀,至到它飞累了,不飞了,才取下来放进塘灰里烤熟……

## 核桃花

我家有核桃树三棵,散落在屋后,树干长得硕大壮实,每到五月开花,一串一串穗状花簇缀满枝头,被风推来搽去。花虽多,但不一定都结核桃。因为核桃花雌雄同株,雄花完成授粉后就自动脱落,雌花结出果实。

童年,捡拾核桃花让我十分恼火,我必须钻进灌丛扒开茅草,将它们捡出来,然后晒干。核桃花炒腊肉是我的最爱,也是那个年代的美味佳肴,要想吃到它,必须等到过年或者家里亲戚来访,这时就可以吃得嘴角流油,口齿生香,打个饱嗝也舍不得喷出。

这么多年过去,味蕾依然牢记着故乡这道

佳肴。只是老屋早已坍塌,核桃树不见了踪影,父母的坟上荆棘密布,重重大山包裹着她们的孤独。

## 蛇莓果

十月二十七日,与蛇莓果邂逅堤上,这种泥土里长出来的浆果,红红的,仿佛缩小亿万倍的太阳,是甜蜜的中心。忽然就忆起了童年时的一天下午,母亲洗完衣服和我一起摘蛇莓果的情景,那时的母亲好年轻,一头乌发,身材苗条。

因为怕果实挤压洇染衣裳荷包,我双手捧着,母亲采摘,遇又红又大的就往我嘴里喂,再遇时母亲也吃。红色的汁液染红了母亲的指头,仿佛涂上去的蔻丹。

祖辈传下来说,蛇莓果带有轻微的毒性,我们不敢贪嘴,怕吃多了闹人\*。就捧着拿回家晾晒,可以治小孩口舌生疮,红肿,蚊虫叮咬等疾病。

\*注,闹人:四川方言,意为毒人。

## 一碗豆浆

记得那是四月,阳光照进院子,你围着石磨转了大半个上午。

那年我几岁,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病恹恹,躺在篾席上,得的什么病也不晓得,因为根本就没有请医生瞧过。

你从厨房端来一碗豆浆,要我喝下,说唱了病情就会好转。我从来都没喝过豆浆,尝了一口觉得腥味很重,有反胃的感觉,你捏住我的鼻子,让我闭上眼睛……

一晃几十年过去,至到今天,每当我端起豆浆,就会闭上眼睛,总觉得母亲要捏我的鼻子。

· 诗海拾贝 ·

## 把脚步种植在晨曦里的人（组诗）

黄明山

### 十二张笑脸

十二张笑脸  
如同十二只花朵在春色中绽放  
说次第都不够准确  
就在一瞬

太突然  
巨大的想象刚刚启程  
特定的场合  
摠住巧合的约定  
开始在开始中开始  
即兴讲述  
采撷浪涛的激情

十二张笑脸胜过所有的彩排  
如果按时间算  
它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平均  
如果按人分  
它具备各自不同的身份  
露牙的,抿嘴的  
出声的,没出声的  
都因一个携带春风来访的人  
而转向同一个方向

会议室里的春天  
就这样让熟悉和陌生同步萌芽  
五湖四海

汇聚到紫檀平面  
灯光,杯光,眼光,心光  
照亮世界的浓缩版  
天涯此刻,亦幻亦真

### 醒 来

我们只是在局部  
一次次经历,世界醒来  
局部的光亮  
让我们看见即将被打破的黎明

黎明是过滤后的黑暗  
宛如蛋壳里的事物  
混沌,浑圆  
一个整体就是一套不可混淆的界限  
大海宁静,小溪喧闹  
早市在朦胧中开张  
万千门店  
刷新同样惺忪的双眼

把脚步种植在晨曦里的人  
心的萌动  
救赎了沉睡的原野

### 午餐的独白

眺望东湖,柔浪自拍  
风声和鸟翅翻动摇曳的静物  
玻璃内的自助餐

以独自为单位  
在远方的映照下  
放牧口感里的正午时光

细细地咀嚼一言一语  
在现实的餐桌旁  
捡拾渐行渐远的过去  
于回味中  
延伸一条通往将来的路

我在短暂的离途种下多愁善感  
眼前这些  
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  
用微笑与专注  
拉开彼此的距离  
而事实上,地域的芳华流转万千顾盼  
一步步在靠近

回回头,南山乙所  
我来过不下十次  
想到此,我喃喃自语的目光  
停留在某一菜品上  
或者叫匆匆,或者叫永恒

## 境界

把议论的时间用来种树种草  
种山水的环绕

种行进中的大大小小  
花朵盛开永恒  
尘埃在尘埃之上多么好啊  
为我们留下打扫人间  
抖落、擦拭、洗涤  
忘我于  
汗珠般浑浊或者晶莹的欢笑

## 欲望之渊是有方位的

欲望之渊是有方位的

东南西北  
藏着看不见的领域

渊水,渊谷,渊林  
至于渊藪则有更多飞翔的鱼翅  
扎堆了  
就飞不起来

好在看不见  
我们有太多的窘态或者狼狈相  
摔在岁月的宽宥里

## 今天的风有点甜(外三首)

周爱玲

昨日才入大暑节气,  
今天就刮起了东北风,  
秋的气息扑面而来。

喜欢夏天,  
灼灼天光、万物荣华,  
让我感到十分温暖。

虽然  
那些在烈日下  
也浑身冰冷的日子  
渐行渐远,  
但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终将难以磨灭。

在阵阵秋风里,  
我的百合发芽了,  
茉莉生根了,  
百日草也开花了。  
期望灿烂的花朵留住夏日的脚步。

在清浅的时光里慢慢体会,  
原来养花是养一种心情养一种寄托。

真正的平静,

不是远离喧嚣，  
而是在身边、在心里修篱种菊。  
今天的风有点甜，因为是从你的方向  
吹来。  
其实只需三两微风，便能圆了心中万千  
的梦。

## 不在身边却在心上

有些时光我是怎样度过，  
儿子未必知道，也未必理解  
虽然他是我唯一能感同身受的人。

比如，经过了潮湿的夏季，  
又逢秋高气爽，  
该是翻晒你物品的时候了。

那么多  
证件、照片、钥匙、皮带，  
还有满满一箱书信。  
甚至你用过的大宝瓶子、写完墨水的笔，  
用作备忘录的纸片 字条等等  
我都一一珍藏。

每次清理  
会用上一天时间，  
慢慢翻阅，慢慢擦拭，  
慢慢体会往昔时光，  
又一次从心里流逝。  
每次也都会因心痛而暂缓整理。

真正的逝去是遗忘。  
对我来说，  
不在身边却在心上，  
这便是永恒。

## 相思的羽毛

今晚  
我又来到阳台上

仰望心中的月亮  
一片羽毛 静静伏在地上  
瞬间就拨动我的心脏

这只忧伤的鸟儿  
一定停留过我的阳台  
祈望我的出现  
一睹相思的容颜

当它失望起飞的时候  
留下一片羽毛  
上面一定写满  
爱与思念。

## 一眼万年

昨晚，哦，应该是今晨，  
你悄悄回家，  
其实我早就猜中了。

那一年盛夏，  
蝉鸣里飘着荷花的清香，  
我鼓足勇气应约而至。

你深情地注视着我，  
良久牵起我的手，  
我怯怯地望向你，  
那是怎样的一汪星辰大海啊！

多少年心照不宣的温情，  
多少次欲言又止的煎熬，  
只一眼，  
我便永远走不出你的眼眸。

你轻轻告诉我，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一眼万年

责任编辑 沙梦成

## 诗四首

### 夏至所见

起万斌

孤村沙岸柳如烟，渔叟横舟江水边。  
日照空山飞白鹭，风穿瑶树响青蝉。  
鸳鸯荷下相偕隐，牧子林间自入眠。  
夏至花城香气绕，丰收芒果接云天。

### 采 莲

张牛生

日照池塘色郁葱，清香袅袅芰荷风。  
移来舟棹轻摇浪，采得莲蓬装满笼。  
叠绿难遮乡曲好，拈花更衬杏腮红。  
谁村好景何须问，一醉江南烟雨中。

### 观万亩梯田

姜先惠

水满青秧云在天，远方诗意向田园。  
劝君陌上深深看，一叶青秧一道禅。

### 黄昏吟

范甲增

几抹轻烟微自主，一颗星外淡无云。  
人生好似闲飞鹤，过处何曾印了痕。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陈利冬** 攀枝花市书画院副院长，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其摄影作品多次入围省级展览并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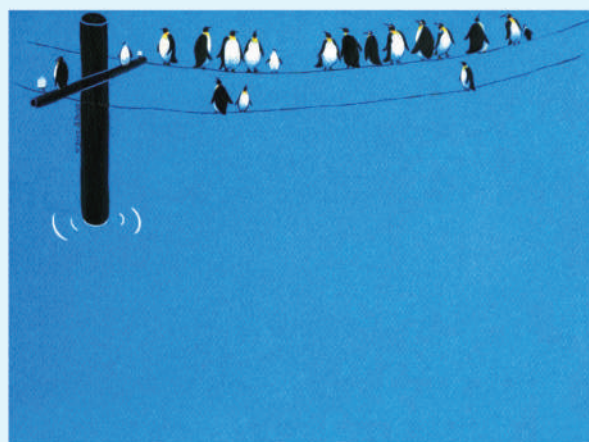


**牧归** 摄影 105 × 146cm / 陈利冬

《学校花文字》双月刊

●●追求“纯粹·典雅·超拔”的文学品质

描摹百态 观照万象 荟萃精品●●



有一天 漫画 21×29.7cm / 魏向宇